

星子落在 西加里曼丹

黑岩◎著

Falling
Star
In
The
West



黑岩 原名宋志明，資深攝影人及寫作人。1939 年出生於詩巫，一畧森木，曳陽等。

於六十年代即闖進文學殿堂，一度停筆，八十年代再度執筆。現為詩巫中華文藝社會長及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文學組組員。英國皇家攝影協會會員(ARPS)，美國國家地理學會會員。

氏於2002年10月20日與雨田，順子同被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所舉辦的“文學之夜”被表揚為“向資深作家敬禮”，並受邀出席表揚儀式典禮。並於2002年12月7日與田思，石問亭等人出席詩巫中華文藝社所舉辦文學研討會「書寫婆羅洲」並提呈論文『漫步在婆羅洲雨林的詩情畫意』。







星子落在西加里曼丹

松久春題圖

长鼻里叶面全叶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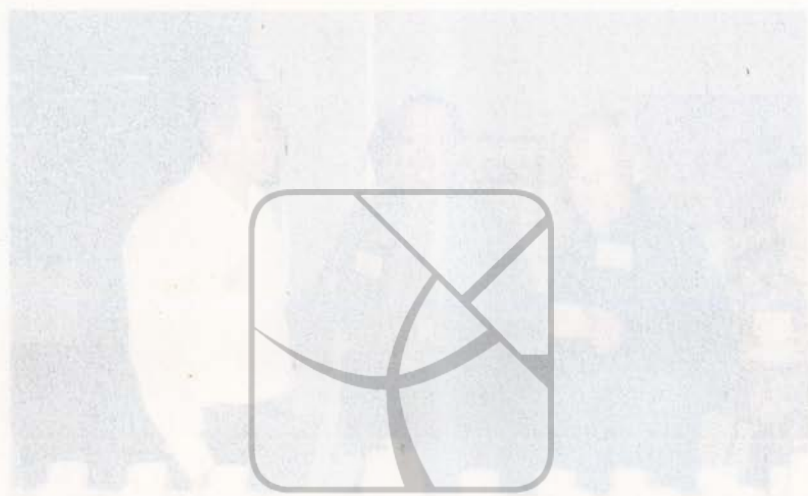
第 11 卷



目錄

以詩巫為中心 砂華小說家黑岩的近作考察 李瑞騰	1
代序	
堂。吉訶德與風車及其他	7
一盞小油燈	9
一束玫瑰花 Valentine 90	13
追魂	16
老盧的慢車	20
最後的馬吉街	23
亡羊補牢	31
星子落在西加里曼丹	44
小鎮風采	66
古橋舊影	77
桃花一事	107
昨夜我夢見看話劇	113
紅小書啟示錄	118
他曾售賣小說	126
琴姐	132
南陽街的傳說	147
折翼鳥	158
太陽雨	163
在青海湖，我見到了王洛賓	176
附錄 1 抓住歷史轉折的關鍵一	
黑岩小說集《荒山月冷》的一些考察 李瑞騰	183
附錄 2 風雨華年 桑木	190
跋：祖母的老故事	194





臺灣觀光局駐台會館（左）由輔政司大廳攝於中庭（右）合影
 • 攝於中庭大廳和火警屋，攝於中庭

以詩巫為中心 砂華小說家黑岩的近作考察

李瑞騰

發現黑岩

砂華小說家黑岩（宋志明，1939～）在六〇年代嘗試寫作之後停筆了，要到一九八八年才在文友的鼓勵下重返文壇。一九九四年，他出版了小說集《荒山月冷》（詩巫中華文藝社），收十個短篇，全是那四、五年之間的作品。從此以後到公元二〇〇〇年之間，他又累積了十餘篇，連同九〇年代初的舊作，將以「星子落在西加里曼丹」為名，預計近期出版。

一九九七年我到詩巫(Sibu)而「發現詩巫」，也發現了黑岩。二〇〇〇年，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舉辦「巍萌，黑岩小說研討會」，我針對《荒山月冷》發表〈抓住歷史轉折的關鍵〉，這才見到黑岩。前不久，他將《星子落在西加里曼丹》的打字初稿寄給我，我因此有了持續考察他近作的機會。

小說智慧之所在

黑岩極具反省性，他一方面反省自身的成長經驗，並且將其置放在砂華歷史的進程中去對照思考；另一方面，他也努力反省自己的寫作史，清楚了解自己的缺點與特點。縱使反省得不一定非常深刻，作品也並非完美無瑕，但從近作看來，黑岩嘗試以小說面對歷史與社會的意圖，確已成了他不斷書寫的一種動力，值得期待。

Sarawak



在本集前面的一篇短文〈堂·吉訶德與風車及其他〉中，黑岩說：「我感到小說應該關注的是人的命運和遭際，以及在動蕩時代，人類感情的變異和人類理性的迷失，……因此小說家並不負責再現歷史，也不可能再現歷史。」他堅信小說家「是以思考來選擇和改造歷史事件」；他服膺米蘭·昆德拉的主張，在「提出疑問」與「尋找答案」中，認為前者才是小說智慧所在。這樣的小說觀影響著他的寫作，但沒有完全決定他的小說品質，當我們遍覽他的作品，很清楚感受到：在歷史潮流底下，黑岩之所重在於生存環境之變遷，以及在那過程中人們的肆應狀況所引發的各種衝突，所形成的人事之滄桑變化。

做為一個出生在砂拉越的華人，黑岩所處的二十世紀，詭譎多變，非常吊詭。他在二十一世紀伊始時回望，指出：「二十世紀是一個理想主義的世紀，是革命以誰也不知的邏輯試圖改造人性的世紀，同時也是摧毀人們詩情夢幻的追求世紀。」今之視昔，當然比較清明，但那是因切膚之痛而感悟出來的，黑岩身處其中，所心心繫念的是：

為什麼當年那麼多優秀的青年，會如此強烈激情，如燈蛾撲火一樣，投入這場戰爭的火海中？

黑岩自己也曾是那些優秀青年之一。他並非只提問而不去探尋答案，而是選擇以小說的形式去發現並探索現象背後所存在的複雜而曲折的成因。

歷史潮流下的社會之變遷

晚清以降華工南來墾拓之歷史，對黑岩來說太遙遠了，但父執輩，乃至於祖父母同時代人移民的經歷，他必有所感受，〈太陽雨〉中飄洋過海到「石岡山」當礦工的外祖父一家人，因生存問題而走往內陸的「秋山」，「開拓山林，翻土耕種」，雖輕描淡寫，但一代人之離散，落地猶未能紮根之艱辛於焉可見。〈最後的馬吉街〉中的潮州老漢，當年在「潮山大旱災，又抽壯丁，鄉下生活實在

過不下去」的情況下：

拋棄了年老爹娘，告別了那乾涸多災多難的土地，隨著一位遠親叔伯，飄過了七洲洋上，路經石叻坡，來到了古晉的亞答街坊。

〈星子落在西加里曼丹〉中女主角白梅的中學校長，畢業於廣州嶺南大學，原抱著獻身祖國的心情，無奈在參與八年抗戰勝利之後，家鄉仍然「天災人禍，民不聊生」，社會「腐敗混亂」，「容納不下這讀書人」，「唯有拋棄家園，與妻搭上開往石叻坡的汕頭船隻」，「由石叻坡轉站赴印尼椰加達，再度轉船來到坤甸。」

我無法確知「石岡山」及「秋山」的所在，猜測應在拉讓江流域；古晉是砂拉越首府；而坤甸則在印尼西加里曼丹。華人之南來婆羅洲，或種膠林，或做點小生意，或辦教育，這些地方作為落腳之處，能否就此紮根而不再飄泊，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在家鄉，八年抗戰是大事，國共鬥爭乃至於其後的政權易幟都是驚天動地，牽繫著華人共同的命運，〈星子落在西加里曼丹〉中的吳校長和〈太陽雨〉中的黃校長皆曾參與抗日救亡，然後投身南方，前者在「解放」後「北歸」，後者則在本地的動亂中成了山裡游擊隊的領導人，終在剷山運動中「戰死沙場」。

本地局勢多變，對華人來說，形成許多對應上的艱難，從早期和拉者的關係，和伊班等原住民族的關係，乃至於其後反日、反讓渡、反殖反帝、反大馬計劃等連串風潮，然後十年動亂、斯里阿曼行動迎來和平曙光等，所在的國度多災多難，黑岩也許沒有寫砂拉越歷史的本意，但華人的生存場域就在其中，於是他無可避免觸及砂拉越的華人辛酸史。

撇開大的政治情勢所造成的影響，我們在〈最後的馬吉街〉、〈亡羊補牢〉、〈小鎮風采〉、〈古橋舊影〉、〈南陽街的傳說〉、〈太陽雨〉諸篇中，看到特定地方在今昔之比中所呈現出的人文景觀之變化。馬吉街在詩巫，黑岩聚焦於潮州漢那老字號的「吉成」小店：〈亡羊補牢〉的背景是一條麻油行，也在詩巫；小鎮在拉讓江上游；至於南陽街，根據篇首的景觀描述，江是拉讓江，南陽老街顯然就在詩巫。黑岩在其中表達了頗為強烈的懷舊情緒。



家庭・聚落・種族

歷史潮流底下社會在變遷，家庭產生的變化也令人驚駭。首先，移民很可能即是拋棄爹娘、告別土地；南來以後，竟也難以避免家族的糾葛與分化，〈古橋舊影〉的當下已在澳洲，但古橋舊影幢幢中浮現的一家人乃至於親戚間的牽扯，從四〇年代到八〇年代，在史事的更迭中，在不斷爭執與妥協的過程中，凋零，或者星散，最後即連整個古橋一帶，板屋已被森嚴的鋼骨水泥森林取代，「古橋依舊保留它的名字，不過那是插於路邊一支毫不起色的路牌柱子」。

在略嫌鬆散的敘事結構中，黑岩詳細敘說著古橋的故事，從家庭到聚落都有了大變化，這個故事由當年父親的雜工馬來人華合說起的，值得注意的是，父親對華合的那種情義，多少年後，已是白髮蒼蒼的馬來老叟都還念著：「老頭家，人真好……」，但相較於〈小鎮風采〉中的父母親之於拉子「伊姆」的慈悲與寬容，卻顯得平淡多了，伊姆帶大了二哥，陪母親度過艱困的歲月，最終得以如「以華人風俗儀式完成她的後事」，而且每年清明，「二哥總不忘帶著妻兒上山祭拜他的拉子伊姆」。

基本上這還是在家庭之中，馬來男人和拉子女人皆異族，「他者」而成為家中的一分子，那種相對待的關係，雖然不能完全超越種族，但有情義，比較起自家人鬥爭之殘酷，顯得更加珍貴。在黑岩筆下，種族差異是存在的，但有善意，令人感動的情節出現在〈一盞小油燈〉及〈星子落在西加里曼丹〉，在前篇中，我在除夕夜驅車從外地趕回家過年的途中，在荒山野林爆胎，前來解危的是操伊班語的達雅夫妻，而他們竟是三年前因車禍枉死於此的鬼魂。在後篇中，主角林楚天在砂拉越邊界傷重昏迷，救他的老嫗「講的是比達友語」。不過在〈古橋舊影〉中寫到日本佔領時期，人們「怕拉子從加帛上邊下來搶劫，砍人頭」，〈琴姐〉中亦有相同的記載，從相關文獻看來，種族之間曾經劇烈衝突，足為殷鑑。

砂州浮世圖繪

黑岩以大歷史之流動做為背景，描寫市鎮的滄桑變化中人際的糾纏，當然也不乏理想的追尋與幻滅，但主要是以詩巫為中心的砂拉越浮世圖繪，〈一束玫瑰花〉、〈追魂〉、〈老盧的慢車〉、〈琴姐〉等全都是市井小民的日常行徑。此外，繪聲繪影的鬼魂傳說，黑岩似乎特有興趣，〈小鎮風采〉中拔牙的福州老頭突然暴斃於深夜後巷陰溝，然後鎮上便傳言老頭陰魂徘徊後巷，在小說中只是映襯伊姆命運之悲苦及生活之無依，但在〈一盞小油燈〉、〈他曾售賣小說〉、〈南陽街的傳說〉、〈太陽雨〉四篇中，皆通過鬼魅以瑋顯對人世之不捨和恨憾，我覺得夜半現身助人的達雅夫妻，有救贖的意涵；〈他曾售賣小說〉虛擬美麗女鬼之購置、閱讀澤雨小說《河上傳奇》（婆羅洲森林小說），實有諷諭砂華作家及讀者的意味；〈南陽街的傳說〉敘述前世今生的靈異現象，涉及富貴人家之興衰；而「太陽雨」的異象正和秋山及玉堂夫人的鬼魂傳說相互呼應，鋪陳一頁秋山血淚史。

對於黑岩來說，鬼故事是新出現的小說內容，這些俗世傳說在市井之間原就普遍存在，黑岩挖得還不夠深，但陰森的氣氛形成詭異風格，頗能相應於詭譎多變的砂州風雲以及蒼鬱神秘的婆羅洲景象。

生命經驗的轉化

黑岩續著《荒山月冷》的小說寫作路線，把他的生命經驗轉化成題材。他出生於砂拉越詩巫，走遍砂拉越各地，此外，他曾旅居澳洲，到過西加里曼丹，訪問過中國，這是他的小說背景之所以拉得那麼大的原因；他在六〇年代曾參與反帝反殖的社會文化運動，開始寫作，演出話劇，八〇年代復出文壇，詩、散文、小說都寫，此外，他還是知名的攝影家，所以〈老盧的慢車〉寫攝影，〈桃花一事〉的秋雨是詩人，〈他曾售賣小說〉、〈昨夜我夢見看話劇〉

都和他個人的文藝趣味有關。他豐富的人生經驗鋪展成豐富的小說世界。

小說主要是敘事，什麼「事」？如何「敘」？是小說學的核心議題，黑岩作為一個小說家，他知道要寫什麼？也清楚了解自己通過小說所要探求的義理，但他對情節主線的掌握，有時候會出現未修剪的枝蔓，以致於有結構不緊密的現象發生；人物一多，有時控制得不夠徹底，從《荒山月冷》到《星子落在西加里曼丹》，都有這樣的問題，我在前面曾說黑岩極具反省性，我建議他重新檢視自己作品時，在這兩方面做更深入的思考。

(作者為台灣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主任)



代序

堂。吉訶德與風車及其他

有時在歷史悲劇中，會發覺到歷史的荒誕性和歷史的寓言性，昨天被視為神聖之事，今天卻變成了人們口中的笑談，許多當時被認為明白無誤之事，今天已很難辨出誰是誰非。所以有人認為一個作家把注意力放在〈研究政治和經濟歷史上〉，必把自己觀點誤入自己小說歧途。因為我感到小說應該關注的是人的命運和遭際，以及在動盪時代，人類感情的變異和人類理性的迷失，也就是說所謂〈歷史事件只不過是小說家把歷史寓言化和預言化罷了〉，因此小說並不負責再現歷史，也不可能再現歷史。而歷史學家是根據歷史事件來思想，小說家則以思考來選擇和改造歷史事件，如果沒有歷史事件，也會虛構這樣的〈事件〉以達到小說創作的目標，因此把小說中的歷史事件與真實歷史事件進行比較的批評，卻是類似堂。吉訶德對風車作戰的行為，批評者自以為是，旁觀者卻在一邊竊笑。

有時在歷史悲劇中，會發覺到歷史的荒誕性和歷史的寓言性，昨天被視為神聖之事，今天卻變成了人們口中的笑談，許多當時被認為明白無誤之事，今天已很難辨出誰是誰非。所以有人認為一個作家把注意力放在〈研究政治和經濟歷史上〉，必把自己觀點誤入自己小說歧途。因為我感到小說應該關注的是人的命運和遭際，以及在動盪時代，人類感情的變異和人類理性的迷失，也就是說所謂〈歷史事件只不過是小說家把歷史寓言化和預言化罷了〉，因此小說並不負責再現歷史，也不可能再現歷史。而歷史學家是根據歷史事件來思想，小說家則以思考來選擇和改造歷史事件，如果沒有歷史事件，也會虛構這樣的〈事件〉以達到小說創作的目標，因此把小說中的歷史事件與真實歷史事件進行比較的批評，卻是類似堂。吉訶德對風車作戰的行為，批評者自以為是，旁觀者卻在一邊竊笑。

02

二十世紀是一個理想主義的世紀，是革命以誰也不知的邏輯試圖改造人性的世紀，同時也是烏托邦主義政治給予人的追求新生活意義，同時也是摧毀人們詩情夢幻的追求世紀，為什麼當年那麼多優秀青年，會如此強烈激情，如燈蛾撲火一樣，投入這場戰鬥的火海中，它雖俱有殘酷的一面，但畢竟是美麗，所以人們在世俗化過程中，而難免懷念當年激情，也就是那種登仙般的飛揚感，那殘酷



的美麗。

03

米蘭。昆德拉說過〈瞭解〉並不代表尋找答案，只是提出了疑問。他說：「小說不能肯定任何事物，小說永遠在尋找和提出疑問，我編造故事，讓故事衝突抗衡，從中提出提問。」因此他討厭人們對天底下的事都在尋找答案，那是人類愚蠢的根源，他相信小說對天底下的事都提出了疑問，那才是小說智慧之所在。「小說家教讀者用疑問去瞭解世界。」偏有人坦坦蕩蕩，不需要隨時隨地，赤膊亮出胸膛的刺青，把歷史與小說創作混為一談，則是令人困頓不已，加倍相信「人生如鼠，不在倉就在廁。」當然小說不一定掀開一幅歷史長河的手卷，也不是尋常逗笑的寄托了。

10.12.2001

30

一盞小油燈

前幾天才在電話中答應了家人回家吃年夜飯，誰知同事老張的母親突然病重，硬要求我把早已訂好的機票轉讓給他，在情在理，我只有忍痛割愛，好讓他回家安心探病，而留下的工作卻由我一人承擔了。

眼看其他同事，一一先後都走了，心里總是感到有點失落和孤寂。

為了不使家人失望，就在除夕下午提早放工的當兒，獨自從 M 埠駕著那架老爺「達善」毅然踏上歸途。

一路攀嶺下坡，路途雖不好走，但卻好自在，聽到車中收音機播放的新春節日歌曲，更使人心怡，恨不得長了翅膀，奔馳家鄉，目睹那里一草一木，親吻甜甜（我那可愛小狗）。我出外三年才回一次家，興奮之心情，絕非出外人所能領會。

從市區到山里，在半途最後的小鎮打油添水，路上並不感到寂寞，偶而在途中，也有迎面疾駛而來的車輛，大家不管認識與否，都互相按著喇叭，祝賀佳節。

也不知車跑了多遠，只感到眼前山林遂漸隱沒在暮色中，在晚風習習中，一連攀登了幾座山坡。

正陶醉於山林暮色之際，車尾猛然「砰彭」地一聲，不禁嚇了一跳，心感不妙。

停車往後一瞧，嘩！不得了，原來那陳舊不堪的輪胎，經不起山路崎嶇的磨擦，後輪右胎爆裂了。

掀開後門，欲取「斯啤胎呀」，才發現置於車廂的工具，在上回修車時丟在車房，忘了拿，如何換「輪胎」，頓時空氣有點凝重起來，真是糊塗透頂，心中也暗叫倒霉。

再看，天色雖已漸黑，前面一條灰黑的山路，山里不時傳來斷



斷續的虫鳴，和晚風吹送過的餘音。

在這人煙稀薄的山區，就連螢光也在寥若晨星，更不用想見到茅盾燈光了。伸手不見五指的荒野，想起青面獠牙，咧嘴而笑的山大王……一連打了幾個寒噤，冷汗不禁由背冒然而下。

只好猛按喇叭，希望引起附近村民前來挽救，響亮的喇叭聲，陣又一陣，搖醒了山夢。

看到眼前的荒山野林，我今年的除夕，莫非要深山獨自渡過才好。想家人，這時一定焦急的等待，我這家中唯一在外的獨子，怎麼現在還沒有到家。

想之，想之，一時絕望的心情掩不住的熱淚黯然流下，同時周圍蚊虫通風報訊，發現了好地盤，也開始著無情的轟炸，除了劈拍著響驅趕夜中吸血魔王之掌聲外，山區一片孤寂，空氣也漸感稀薄，熱汗濕透了全身。

久久又拼命按著喇叭，透過一聲聲刺耳的呼喊總會帶來希望的迴響。

漆黑中，跳字鮮明的手錶，長短針正指著九與六，看來年夜飯已過，正是鞭炮遍響的時刻呵，我的除夕，卻在僻遠的郊野。

時間一分一秒在寂靜的渡過，緩慢而無情，燒焦了我滿腔的期望與興奮。

再次猛按喇叭，夜越深，顯得更是刺耳。突然地，奇跡出現了，遠處燐光閃爍，若隱若現。不久，從附近的田野茅草走出一男一女，擎著一盞殘弱的煤油燈，片刻便走到眼前，女的長髮披肩，圍著一條棕色沙籠，男的赤著上身肌肉結實均稱一身農人夫婦的打扮。

「我們是住在附近稻田茅屋，發生了什麼事啊？」

來者操著伊班語，我以生硬的馬來語與他交談，把汽車爆胎拋錨而沒有工具裝上後備輪胎的事對他說了一遍。

心里在想，跟山野村民講這些也許是多餘，若是他肯讓我這陌生人到他那茅舍過一夜，我就感激不盡了。

誰知他卻淡淡地開口說：「不要緊，我那茅屋就存有這些工具……」。令我嚇了一跳。

說著就跟在旁女伴咕咕一陣，聲調卻是那麼低沉溫柔，女的便匆匆走回原路，去拿工具了。

趁著當兒，由於那盞小油燈被女伴拿回照路，藉著那微弱的星光下與男的交談始終無法看到他的真實面孔，當時一時興奮，倒沒有注意到這些小節。

他說，本來是在外埠工務局當修車，三年前向政府申請了一塊地，種植樹膠才與老婆移居到這墾殖區。

「難道這山野附近只有你們一家嗎？」我好奇地問，他並沒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而夫婦相互對笑，脈脈情深的。而那女的始終沒有說過一句話，只是沉默地幫丈夫拿工具，我想也許我的馬來語不夠用場，還是他另有苦衷。

不及半個小時，他以熟練的技術，就把輪胎給裝上。

我在感激之餘從荷包里取出五十元一張與他，算是一點心意。

誰知他一口拒絕說：「我們山里人不用到這些，況且出門人在半途上遇上麻煩也是很平常，我們幫忙是應該的。」

我一時感到納悶，不知如何是好，總之他堅決拒絕我的心意，我也不好勉強，說聲「特里馬加舌」。

「不用這麼說，快回去吧，今天是你們華人新年除夕，家人一定等到很心急了。」呵，多善良的人，多仁慈之心，我真是在馬年來臨，在困難中遇到貴人，臨走時，我還再次地感激行禮。

「祝你華人新年快樂……」在微弱的油燈下，我緊緊握著他們夫婦冰冷的手，當車輪開動後，還看到這一對夫婦在揮手向我告別。

至到深夜十二時正，才遙望家中的燈光，大門一開，家中頓時鬧起來。

母親紅著雙眼，家中大小一擁而上，問長問短，我這遲歸的異鄉浪子。

過了年，我重新回到 M 埠工作，這次再也不敢駕車，那次的教訓把我教乖了。尤其那一盞油燈，在那人煙不見的山林，它顯得格外璀璨，那熒熒的亮光，就是午夜夢迴，仍然可見。



老張聽了我在山野落難的事，感到很內疚，我安慰他說：「你母親康復就好，反正那件事已過去了，還提它幹嘛！」

總之，老張固執地一定要請我吃一餐，以表謝罪，那天我們就在鎮上菜館，叫了一點淡茶粗飯，吃到深夜，老張借三分酒醉地向我說：「我一直在懷疑你那晚被困山區，那里荒野一片，那有什麼人家煙火，那有人三更半夜幫你裝輪胎，你是否在編故事，逗我開心。」

「那是我平時多做好事，善有善報嘛……」。我口里雖這麼說，心中卻在嘀咕，那是有可能嗎？也許老張的醉話點醒了我。

日子又過一個多月，偶然在一個週末遇見多年不見的同學小李，問他怎麼也在 M 埠工作。

「喏，我來這裡已三年多了……」小李本是在 K 埠工務局工作。「就是三年前在赴 S 埠的那條內陸山路，由於才開發不久，碎石爛泥夾在路中，很難行駛，我們這一達雅同事夫婦由於急著回家過達雅節，不幸半路遇到一陣豪雨，半途翻車，跌落山谷，雙雙粉身碎骨，真是殘不忍睹。就在那時我就來頂替他，誰知一替就三年……。」小李是 K 埠還沒家眷的異鄉人。

「聽講這位達雅同事，平時熱心幫人，卻落得這樣的下場，多可憐……。」

一束玫瑰花 Valentine 90

下午兩點卅分，正是銀行工作結賬的時分，嘀嗒作響打字機，計算機夾在電話鈴聲中，麻木而有節奏的響著。忽然有人送了一束紅玫瑰到芬妮面前，整個辦公室的氣氛頓時改變，把她弄得渾身不自在。在這送花者沒寫下任何姓名地址，怎麼一回事？

呵，今天是情人節，大家都以異樣眼光瞧著她，芬妮一時感到不知如何是好，粉臉泛起了紅暈的著急。

在旁的安妮帶著有點羨慕而有點妒忌的眼神，心里在想，不一定是她和舊情人舊情復燃，看她結婚已一年多，老公雖是留澳大學生，平時那副德性，戴著一副厚厚的眼鏡，根本看不到兩粒眼球在那裡轉動，笑則像哭，不笑時那副老土的樣子，不提也吧！怎麼會時興這一套。

芬妮在眾人奇異的眼光下，似乎著了虧心事，輕輕撥了老辦公室的電話號碼。

「喂，那朵花是你送的嗎？」芬妮緊張的問，因為連她也沒有什麼信心，她那刻板呆若木雞的另一半會來這一招，若是真的另有其人，那又是誰呢？

對方一聽太太這麼一問，納納地說：「今天下午剛好有人到我們這裡賣花，看大家買我也順便挑了一支」。

呵，芬妮鬆了口氣，雖說不是刻意買，也不知今天是情人節，他能順水推舟送上這一支紅玫瑰，芬妮已感到心滿意足，臉上再次泛起淡淡的紅暈，陶醉在幸福的夢里也無意注視在她身旁幾十雙羨慕的眼光，而肚子里的小嗶嗶也在媽媽陶醉中，受到感染似的，用力一踢。

芬妮的雷蒙送一支紅玫瑰給她，不及半小時已傳開了。

「麥克，你每晚曬月亮，今天情人節送什麼給女朋友」，有人



打趣地問麥克。

古板而有點猶太的麥克聳聳肩膀有點反感的應著，「我吃飽才沒有這麼閒情，學什麼紅毛人送什麼花。」

聽了麥克不知趣的反應，有人微微替麥克女朋友叫屈，人到中年身材有點發胖的佩蒂在旁也湊上了熱鬧。

「是啊，我們是老派的人，不時興這一套，那是年輕人的玩意兒。」

佩蒂這麼說，心里可不這麼想，尤其最近她發現老公自從她生了第四胎後，對她的感情沒有以前那麼熱烈，早上她聽到隔壁李先生以信用卡買了一套化妝品給太太，做為情人節的禮物，就很不是味道的打了幾次才接通的電話，她熱忱地向老公說。

「今天你知道是什麼節日嗎？」

「什麼節日？不知道呵。」對方滿頭霧水地說。

「情人節呵，我的達令」。佩蒂接著三姑六婆似地把李先生送給太太的禮物說了，試探對方的反應。

「人家的事管那麼多幹什麼？」對方有點厭煩的口氣，因為他面前正與一個大客戶商談生意，氣得佩蒂把電話用力一摔，一時忘了平常端莊的儀態。

對方在佩蒂的電話摔斷後，口中嘀咕著：「情人節？你又不是我的情人，我怎麼會送禮物給你……。」

「看看，今晚露絲的老公是否還會帶她去吃情人餐……」。麗娜那小嘴動了。

因為去年露絲還在新婚燕爾，一對小情人不只到美玲餐廳吃了一頓豐盛晚宴，還 DISCO 至深夜，隔天露絲驕傲的把他們當晚的精彩節目告訴了大家。

今年露絲肚里已有愛情結晶，大腹便便，走起路來一搖三擺彎腰撻背，活像老太婆，大家都在準備嘲笑她，看看老公是否還帶她去樂一樂。

一向好勝心強的露絲，自從當了大豐有限公司的二媳婦後，蜜月佳期還在雪峰寒冷的瑞士渡過，更加意氣風發，她的新房用具，

百分之百從外國入口，單是這一點已激死全體男女同事，尤其是那些心胸狹窄的女流之輩。

「怎麼了，今天你的洛比是否正像去年一樣陪你吃大餐．．．」又是酸溜溜的口語。

「不呢？今晚有人請，洛比的朋友和他的情人請我們到泰國餐廳，席位早就訂了。」一向喜愛誇大的露絲冷漠地說。

露絲接著以挑戰的口吻，帶有幾分冷傲的口氣說。

「多老土，有人結婚幾十年，連情人節是什麼節日都不知，多沒意思，我真為他們不值．．．」弦外之音，有人聽之暗笑，有人則刺入心坎，滋味真不好受。

那一晚，洛比的朋友菲立帶了珍妮，瞧在洛比夫婦眼中，這一對情人，情語綿綿說不盡，情款深深的不知羨慕了多少情人，真像一年前的露絲和洛比的翻版。

不但菜餚可口，每檯桌上，還點一雙情人燭，多麼詩情畫意，忽然菲立發現他們這一桌缺少了一枝玫瑰花，於是他叫了侍應生來要了一枝。

洛比對菲立說：「那些花是要預定的，我看算了」。

誰知菲立卻固執不懂事的小孩，堅持叫侍應生非拿來不可。

等了許久，菜餚也吃得七七八八大家陶醉在那柔和的輕音樂中，一枝小玫瑰花才姍姍送到，銀碟上放著賬單，寫著十二元正。

「嘩，只是一枝玫瑰花，又不是真的會值十二元，你自己拿回去用吧」。菲立咆哮起來，一時也不感到自己失態。

菲立那小氣的嘴臉表露無遺，令露絲夫婦感到難堪不已，有小聰明的洛比借故到鄰桌找朋友聊天，留下尷尬的露絲。

菲立在與侍應生爭執中，珍妮眼中流下滴滴眼淚，在情人節的夜晚。



追魂

本是文縐縐的，說話有氣沒力的文太太，突然搖身一變！「追魂殺星」紫玲驚魂未定的說：「最近，我們團里，追魂殺星駕到，殺得片甲不留。」

「我們的團」，講的是一般上了年級的媽媽合唱團，它本是一些愛好歌唱藝術的業餘組織，平時嘆早茶，吊嗓子。

「本來，我那次跟她買那瓶維他命丸，是看在我們多年團里的姐妹一場……」說話的陳太也在訴苦。那天她還撥了〈伙食錢〉一百五十八零吉，當著應酬費。結果〈東西〉買回擺在那里，兒女們見之〈唉〉的一聲走了。

「老公呢？……」我好奇，知道陳太頂疼她的另一半，有點八卦，打破砂鍋問到底。

「唉，別提了，他不但不吃，還訓了我一頓……。」陳太有點眼紅委屈。其實，陳太老公說了一點也不假，夫妻倆每天多運動，少吃肉類，還比維他命丸強幾倍。

「唉，瞧你們多可憐，還不知當今活在這世界上，為的是甚麼？」。

說著，追魂幾時站在我們背後，軟硬兼施地把大家嚇得一把汗水。

「身體健康最要緊，就好像國父孫中山先生說：強國先強身，欲強身就須服人人維他命丸。」

因為文太早年嫁給〈留台僑生〉才橫渡七洲洋，而她所直銷的保健產品卻是來自亞洲四小龍寶島。因此在她心目中，寶島是她的〈我國〉，革命先烈孫中山自然是她的〈國父〉。連她的孩子，有時聽了也煩，頂了母親幾句。

「媽咪，我們的國父是東姑阿都拉曼，我們的國家在馬來西亞……。」害她紅了臉，，不過死愛面子的她仍舊指責眼前的小孩，

小孩子，懂什麼？！

「我，不是小孩子，我已經十五歲……」亭亭玉立的女兒有點不平的抗議。

「唉，上次你買的那瓶維他命丸 A 組，在服了它之後，就必須服維他命丸 B 組，否則會引起復發作用，有後遺症的……。」

尤其是後面的一句話，有意無意把陳太嚇得臉色鐵青，又平白地痛失了一百八十零吉的伙食錢。那天，我發現到陳太練唱無心，匆匆地走了。

後來大家都知道，文太強烈的推銷直售健康產品，還橫跨海峽兩岸。早年由於強烈的〈反共〉思想作怪，凡是來自中國大陸罐頭食品，她從不過問，買的都是台灣名牌新東洋產品。有次我說來自大陸光明牌肉鬆罐頭，品質不錯，價錢也平，她卻嗤之以鼻，卻死認台灣肉鬆才是上上品。

我們為了兩岸罐頭產品，爭了半天，多無聊，後來有人在超級市場看到她的菜籃還置放了大陸牌肉鬆，有人八卦地問她，她卻賴著死不承認，直喊有人應換老花眼鏡了。

追魂，就是這樣一個腳不踏實的人。

「我現在已經腳踏實地，老老實實地當起直售推銷員了。」有次她無意有意地向我攤牌。

「你看，我現在賣的海燕保健產品，是道道地地來自中國，在馬來西亞設廠，以應付客戶的需求。」

每次練唱時間一到，〈追魂〉除了帶來歌譜，並帶來了一批精挑細選的保健產品，在大家面前擺起地攤。

一次，兩次沒話講。一連數次的精神轟炸，指導老師有點臉色鐵青，不煩地指出，她那種苦口婆心心態是值得同情，但切不能太過份影響了大家情緒。

為此，〈追魂〉與王老師在大夥面前，來了一場爭辯，最後文太氣得發抖，把擺在地攤上的產品一收，還吐了一口痰，永遠不踏上練唱場地。那天，練唱草草了結。

從此，我們再也見不到追魂的情影，再也聽不到她那娓娓動聽

Sarawak



的聲音。

「什麼？我昨天才在電話里聽到她的聲音……。」紫玲依舊苦喪著臉。

「她昨天還打電話問我那兩瓶維他命丸吃完了沒有。」

「我應酬地說剛吃完，誰知電話才剛放下，她就出現在我家門口，手中搖著大哥大。」

我想紫玲這次死定了。追魂殺星駕到！

「六個月前，年老母親病倒於床上，追魂一聽到，」。這次輪到陳太幫腔。

「立刻趕到民丹老家，因為大家都是＜民丹人＞，有話好說，大哥不疑由她，向她買了一千多元保健品，說母親服了一定健步如飛，結果我老母上月逝世，那些產品還擺在那兒……。」

過後，＜追魂＞真的一陣子沒有出現在我們週圍。聽說，她售賣積分超過一千以上，兩公婆早已得到一張雙人機票，免費遨遊美國。

有天悶熱午后，電話響了。

「媽媽說她不在……。」小兒子接電話天真直接地說。

「誰的電話……。」我在廚房喊著。

「追魂殺星……。」

嘩，追魂又回來了，消息立刻傳開，大家立刻陷入神經兮兮的混亂中。

有天傍晚，全家正泡在電視機前連續劇，電話響了，也是劇情高峰的時刻，誰都不願聽，唯有我站起來。

「喂，莉莉有到過你家嗎？」對方是＜追魂＞老公，聽聲音有點喪氣。

「我就說過，現在孩子都大學畢業了，叫她退休後，也不用東奔西跑，賣什麼產品，現在人在那里我都不知，放學回來，屋里漆黑一片飯都沒得吃……。」

追魂老公，已年紀半百，為了華教使命感，還打著退而不休的旗號，說得比唱的好聽，還不知旁人閒話，說他在誤人子弟。

剛放下電話，又響了。這次來的是〈追魂〉，我把她老公的〈尋妻記〉告訴她。

「我在民都魯半途中，車子壞了，叫老公晚飯自己了斷……。」原來她家里電話打不通，唯有以 SOS 打到這邊，聲音遙遠微弱，斷斷續續……。





老盧的慢車

這次攝影出擊地點是選於拉讓江上游一條小支流長屋，帶隊的是我及小江。

確定時間早上六點加帛碼頭再見，不見不散。

而老盧卻掉隊在早上船開半小時後，才向人去船開的碼頭報到，事後他表面雖沒有責怪我及小江，但看到他那不平衡的心態，我們卻暗中叫笑。

「誰叫他倚老賣老，明明是我們哥兒倆帶隊，卻不聯絡我們」。小江有點幸災樂禍的說。

據我們所知他早就想參與我們此次遠征的行列，只是他那老臭味太濃，心中老是期待我們隆重邀請他，以增加隊伍的壯觀。偏是小江年少火盛不賣他這一招。因此他暗中只好與糊塗的小王連絡。小王卻蒙喳喳通知他說：「船六點半才開．．．！」其實他本應在六點以前抵達碼頭等我們。待船開了半小時之後，大家惘然點算人數少了一個，正是老盧。

「這次慘了」小王暗叫苦地說：「我通知他六點半船才開」。

立即引起我們一陣大笑，大家心中不免聯想，那隻年老驢子的娘娘腔。在碼頭一定破口大罵這些後生小子，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回來之後把所拍的相片沖洗放大拿出來交流的時刻。

老盧看了一會兒，用力把大家得意作品往桌上用力一摔有點激動的說：

「拍，拍，拍，去那麼老遠的地方拍出這樣的東西，那里是什麼藝術，一點氣氛都沒有．．．」

本來是熱烈的場面給他這麼一摔，冷水一潑頓時鴉雀無聲，大家好似一起跌入卅六丈寒冷空谷。

其實大家心中都明白，他只不過為了上次掉隊的事，借題發揮，

只不過把那些照片留著心中發洩的說：「其實又何必跑到老遠的深山，拍這樣的畫面，像這樣的東西……」說著他拿我其中一張照片，我心中暗叫倒霉卻聽到他繼續教訓的口吻，「在我們附近的甘榜，只要幾粒糖果給那些馬來小孩，便能拍到比這張好幾十倍的畫面……。」

「不，現在馬來甘榜的小孩也沒有從前那樣簡單，別以為幾粒糖果就能帶動他們。」小唐不知趣的插嘴。

老盧用力瞪了他一眼，怒得氣呼呼，我們心中暗叫不妙，不過他還算保持君子風度不計小人過，小唐沒大沒小過了關。

待大家大呼小叫夜宵的時刻，才發現老盧幾時不見蹤影。

說起老盧我應叫他一聲老師，因為在我們畢業離校前他教過我數學一科。不過待我出外深造就業一晃就十年，就因為興趣相投，見面時也就平起平坐，只不過我們在他眼中總是長不大，不可靠的年青人。

由於他在我們俱樂部，不但開國元老，不止他年紀大，年齡也比大家長。在一次國際影展中看到國外精美的作品，他就感慨萬千說：「我們實在不努力，拍了這麼多連一張像樣的作品都交不出來……。」

他輕嘆指的是自己，卻把我們拖下水，我們每次涉水登山在綠林中尋找鏡頭的時刻，總是聽到他在一旁嘮叨，不是嫌路途太遠，太辛苦，就是吃住不好，害他半途跑到草叢中拉肚子，又遇到野狗的突襲。才抵達目的地，他就拉隊叫回，待我們把所拍的畫面顯影出來的時刻，他又在旁咆哮的說：「我怎麼沒有看到這樣的畫面，在那里拍的……。」

以他略備帶笨拙的藝術觸角，要想在影藝圈內尋求突破實在不易。所以一提起與他出外，大家都感到頭痛。有時為了他的事情而影響了藝術創作靈感，這是大家都不願意的。有次姆綠山之行，他託人帶訊，臨時有事不能成行大家聽之三呼萬歲。

有年聖誕節由我帶隊到上游小埠，由於聯絡達雅人回家過節，使我們亂了陣腳，所以臨時雇人找船忙了一早上才成行，大家都在

慶幸好老盧沒有隨行，否則我們又要挨了他的冷嘲熱諷。

有年老盧回大陸省親，就走過大江南北，向以攝影至尊自稱一定謀殺了不少菲林，回來之後，大家都在期待他的大陸之行路途風光影集，誰知他依啞了半天，後來才得知原來於香港買了一架自動傻瓜相機。至於那架老古董，他怎麼說：「哎，不行呀，太名貴了，我怕帶了進去，不能帶出來……。」

「總有些相片給我們看看吧……。」一向對大陸風光嚮往的小唐乞求地問。

「呸！你還以為我這次到唐山是專程拍照，我是去看那七老八十的家姐，O.K?！」

實際上，老盧家姐並沒有什麼嚴重病，只是年級大些，身體倒硬朗，我們雖然沒有見過他的大陸風光影集，不過他卻承諾：待移民法令放鬆時，我才帶你們這些後生小子，到大陸黃山走一趟……。

一諾千金，我們天真的期待？！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最後的馬吉街

印象中的馬吉街，是一條眾人來往，熱鬧異常，充滿古趣盎然的老街，間中石子街道夾於兩層直排店屋，及一白天熱烘，夜間冷落的菜市。那里不但經營百貨洋雜，其間亦有兩間老字號的咖啡店。一到夜間，來了幾攤果子小販，‘大燈’一點，似乎想在那冷落的街場，喚起一陣熱鬧的情趣。

那時，鄉區的人，不論來自拉讓江上流或下游，到那里販賣樹膠，胡椒之類土產，總把現錢寄在信譽可靠的老字號店舖，然後再從中賒些日常用品肥料，究竟是你欠我存，在那舊黃由毛筆記下賬本及嘀嗒著響的算盤中，永遠也搞不清。

一些有事到市區的鄉民，無論到政府‘烏必’見官或辦事，都在這裡的咖啡店內歇腳，就來一盤三毛錢的乾盤麵，肉片也省了。若是口袋有剩餘的銀角，也順便來一杯一毛半的咖啡烏，不過這種情景卻是少之又少。因為山芭的福州人是喝不慣那黑黑濃濃的烏汁，據悉這當地‘拉子’飲料喝完後，總是有點頭暈的感受。況且乾盤麵的那碗豬頭肉骨的清湯，也夠他們飲回成本。只知小時候聽大人說豬頭骨含有毒素，多喝了會中毒而心中產生介蒂，就是不知道那些來自鄉區的山芭老土，卻骨碌一飲而盡，好似別有味道。

唸中學最後階段那年，幾位同學總愛跑到附近商會樓上溫習功課，那里地方寬闊又清靜，是溫書的好地方。況且同學，陳樹北的住家就在商會同樓的後段。前段的商會大廳中間壁上置放孫中山先生遺像，對著是永遠空著的桌椅，再有就是一座古老掛鐘，時不時敲了幾下，以便交代一段落遙遠的‘嘀答’行程。這裡除了每年一次選舉常委，才能見到各屬有頭有臉的人到來，否則除了壁上掛鐘寂寞呻吟外，再也沒有什麼。

樹北同學與我年紀相仿，是潮州人氏，在家中排行第三，上有



姐姐及哥哥，在家中他卻另有別號叫‘大頭’，他不喜歡這不雅有點丟人的稱呼，卻無奈家中從小叫慣了。同學知道後總愛在他面前喊著：「大頭，大頭，下雨不愁，人人有傘，我有大頭……。」以便引起他生氣而爆出了一場哄笑。他們一家人講話像輕唱似的，我們卻一句也聽不懂。據悉樹北的爸爸，是潮屬人所敬仰的人物。在日治時期，因參與籌賑救亡工作，還代表砂羅越出席在星加坡舉行的南洋華僑籌賑工作大會。不久日本鐵蹄踏進砂羅越的時候，就按著名單抓人。樹北的老爸榜上有名就被憲兵抓進牢里吃咖哩飯。在我們溫書的時候，他偶而也會出現在商會大廳，趟在角落安樂椅，雙手攤開拿著當日由《紅米》新加坡輪船寄到的《南洋商報》。那時我們這裡沒有班機飛行，更不知空運是怎麼一回事，只是每次報紙一到，總是一大疊，還超過半個月的舊報舊聞，不過他老人家也閱得滿有味道。只要他老人家一踏進商會大廳，大家便鴉雀無聲地溫書做功課，而廳中也充滿來自陳老先生煙斗的濃烈煙味。

每當溫習功課之後已接近深夜十點，我們一伙便成群結隊到商會側旁，位於馬吉街的《吉成》老字號，來一碗燙嘴的夜粥及一條‘甘蒙魚’。若是荷包聽話順便炒一盤‘豬血空心菜’，吃得亦樂乎。吃后每人都各別丟下三毛錢於桌前，各別踏腳車回家。

《吉成》老字號是由潮州人開的商號，店面陳舊陰暗，一走進去，店內彷彿油膩膩，廚房就在店屋後也沒一道圍牆。看過去盡是一片熱烘烘，充滿煙霧密不通風的老貨倉，在陰暗濁黃燈泡下連人兒幾乎也看不清，要不是那不安寧的火吞時時躍著店里著名的‘潮州粿條’，我們還不知道那就是《吉成》的廚房。

炒粿條的潮州老漢是一位滿口污言，心地善良的老粗，平時忙碌的時候，那令人刺耳的三字經總罵個不停，大呼小叫真是使人受不了。他永遠赤膊上身，下邊只穿一條高至腰間的闊腳潮州短褲。據說褲內幾乎可容下兩隻大公雞。肩上披著油膩黑汁的毛巾，從廚房到飯廳擦汗也抹桌。有時興緻好，也會自動為我加菜，口中還唸唸有詞：後生仔，這麼少的油菜怎麼吃得飽。據他說，十點過後，食客逐漸減少，剩餘的‘菜尾’也不能留到明早，而且吃多了隔夜

豬血空心菜年老會犯風濕病。店里只有一幫手侄兒，就是常常無故失蹤，潮州老漢找不到時總是破口大罵，好似天塌下來似的，不過大家都知道，他那寶貝侄兒多半跑到後巷看人玩‘四支配’。

有時也見到潮州老漢唯一的“潮州大少”，一位年紀與我們相仿的少年，套句他老爸的話：「後生仔，賣（不要）讀知（書）成日到處找（跑）……」。

平時並不在店里，一來便是伸手到櫃台抽屜拿錢，整天穿著木屐在街上蹣跚。只要他一出現，店里總是引起一場風暴，潮州老漢也顧不了鼎邊滾熱的油鍋，炒在半途的青菜，總是穿著一雙嗒嗒著響的木屐，一手以‘尖匙’，指著跑到五腳基外的小子臭罵，過後卻像斗敗氣喘的公雞，喃喃自語對著消失在街尾的兒子。

我們都停下了手中的碗筷，細聽那富有音樂美妙的音階，就是不知道他在罵什麼？

店里生意也有冷淡的時刻，那是每年的榴槤季節，許多人一窩蜂擠到深夜的加帛碼頭，等候來自上游的‘摩多’船，現買現吃。因此，許多人都把吃夜宵的錢省下來吃榴槤。正如我們童年時，這裡流傳“榴槤上市，沙籠脫”的俚語，常聽到甘榜的馬來婆為吃榴槤卻把自身的沙籠當掉，況且我們這些唐人。這時潮州老漢見到我們到來偶而也來閒談。

「喏，前邊是大觀戲院，做電影（放映）都是沒有聲的紅毛片……。」

不過，眼前的戲院早已倒閉，改為三間雙層店屋，除了一間牙醫診療所，一間藥材店外，餘下就是一間福州人所開的“華僑茶室”生意蠻不錯的，夜間還有叉燒包賣。

望著那由戲院改裝的店舖，潮州老伯似乎跌入歷史長河。

「那時，我才十五歲由唐山過番到這裡，聽說電影中紅毛查姆真白，真靚……。看一次戲（電影），大人才二角錢，弄仔（小孩）才一角錢，我實在多想看，卻是花不起一角錢，因為當時我在屋（店）後洗一夜碗，一個月才一元二角錢，唉，當今後生仔，唉……。」說著無限感慨，我知道他又在掛念那個不長進的“榴槤


 仔”。

久而久之，我與“潮州粥”的老漢，遂漸混熟了，只要我雙腳一踏進《吉成》的門檻，方才坐下，他早已端好一碗滿香噴噴的潮州白粥，接著而來是一成不變的豬血炒空心菜。

也不知道那一年，潮山大旱災，又抽壯丁，鄉下生活實在過不下，潮州大漢唯有拋棄年老的爹娘，告別了那乾涸多災多難的土地，隨著一位遠親叔伯，飄過了七洲洋上，路經石叻坡來到了古晉的亞答街坊，白天到甘密街找散工，晚上就在大巷一小食攤幫忙清洗碗筷，偶而也偷師一點蒸炒煮食功夫，最後巧遇來自詩巫同鄉阿坤伯，阿坤伯看他人老實勤快，帶他到哥洛島學做泥杯陶碗。

在那一呆兩年一過就去，有次來到巴利，在《吉成》茶室歇腳，茶室老板，吉成看他長得一副身強力壯好身子，店里正缺少人手，問他可願意留下，誰知一拍即合，也就成了店里的幫手，從清早打開店舖，打掃地板到清洗碗筷，從早忙晚，工資雖是區區幾塊，總比天一黑就摸上床的哥洛島生活好得多。

三年之後，吉成想把唐山的老婆孩子接過來，就把店里的一切，交給這可靠忠厚老實的老弟。誰知吉成老板卻一去連一點音訊也沒有。後來聽說七洲洋上遇上了土匪（即海盜），不但船被洗劫，吉成也在混亂中跌下海。結果唐山那邊夜盼郎歸的吉成大嫂成了絕望，而這位潮州老弟也傻呼呼在這邊期待老板回來。三年後唐山水客傳來悲從中來的惡訊。

無形中，潮州老漢成了《吉成》的當然號東了，久而久之，《吉成》也以炒粿條，潮州粥搞出了一個名堂。只要人們一提及潮州炒粿及潮州夜粥，自然想及那現在肥胖滿身油膩的潮州老漢和他的字號。

我〈涉及〉潮州粥，完全是因為同學樹北的關係，這也與他們生活習慣有關，每當晚間溫習功課十時過後，我們期望地想到了潮州老字號的老伯。我們的菜色一成不變，永遠是熱騰騰的白粥一碗以及二角錢的空心菜，吃完大家依舊各別從口袋中掏出三角銀錢放於桌上，他回商會樓上住家，我則踏上那陳舊的鐵馬回到南蘭律紅

水溝木屋住家的被窩。

有一夜，剛好樹北回到他的電線路老家，只剩下我一人在《吉成》默默地扒著潮州白粥，而潮州老漢又因才與兒子吵了一陣，心情不好喃喃自語地在店後洗碗碟。夜的長空突然下了一陣長命的毛毛雨，時間都已過了十一點，只有一人閒坐那里，心中突然感到有點寂寞地望著街外的雨絲。

雨絲畫面中，突然引面而來一少女，右手撐著一支福州油傘，左手拿著一小盞盒，一看原來是同級而不同班的黎幸娟，她一進來就嫣然一笑地認得我，我心中猛然碰碰地跳著。

一問原來她是來買夜粥，她本來是來自拉讓江上游一小州埠，在這里寄宿於親戚海唇街雜貨店屋樓上，由於那親戚在住家開賭檔，可想而知那里環境是非常複雜。那夜來了一伙掃蕩警方人員，鬧得雞犬不寧，到了現在才感到肚餓出來買夜粥。

她看到我悶在那里，而且已將近子夜時分，而真執地：「沒有雨傘嗎？你陪我一程，待會兒我才把雨傘借給你……。」

我受寵若驚，紅著臉地接受了。便一邊拉著腳車，一邊撐雨傘，在雨中匆匆地走著，一時彼此也找不到話題，只是沉默地走，卻走得那麼近。

恨只恨那段漫風細雨的夜行，卻是那麼短促，不及五分鐘便到她家店門口，也忘了夜中的雨淋，也忘了雨傘，我冒著大雨興奮奔回家中。那夜我失眠了。

隔天一醒，太陽已照上三竿，感到一陣暈浪，口又乾涸，看來我準是「病」了。不過那場病卻病得非常愉快，只需一合上眼，眼前盡是出現黎幸娟那嫣然一笑的情影。一連請了兩天病假只好躺在床上喝母親煮的「薑水」，母親在旁嚕囑，要我到醫院排隊拿藥，我卻當作耳邊風，呆呆地想著那夜雨中行的情景。

回到學校後，我數次借故走到隔壁班，只為著看幸娟，只是那麼一眼也足夠，從此我也學會開始沉默，那年正是高三會考，最後階段的一年，繁重的功課使我們透不過氣來。會考之後，我赴古晉繼唸英文中學，因為家里的願望要我將來當紅毛財庫。樹北則進了



台灣唸農科，聽說幸娟也到了香港，考進當年的“新亞學院”，大家也為了學業各奔前程，再也沒有聯絡了。

我畢業那年，幸運地申請了當地一家銀行書記職位，偶而回來，也到馬吉街溜走，品嚐那里的潮州粥。樹北那商會住家後段，也似乎在他赴台北後，顯得黯然失色，幸娟呢？據說沒有回來，只有一次卻不停留直上加帛上游老家，好似有嚴重的事情發生，恨只恨老天怎不賜給我一個與她見面的機會。

久而久之，我也逐漸忘了馬吉街的潮州白粥，也忘了昔日風采。有一天，突然於晚報上讀到馬吉街旁的商會會所毀於一場電線意外走火的火患，使我突然想及樹北和他商會住家。這幾年為了生活奔波，早已習慣浪跡在外生涯，就在那年在調職民都魯之前，偶然遇到一連三天公共假期，我突有一股回詩巫木屋的衝動，見到昔日的同學，不禁關心到樹北和幸娟的情況。

路過馬吉街旁，那古舊的商會會所，經一場浩劫之後，只留下廢墟，幸娟居住過的樓上店屋，樣貌依然，只是伊人現在何方？想及樹北。

「樹北，那年畢業回來後，想到對面江哥樂島養豬，後來……。」

「後來怎樣？」我關心地問，因為我知道他唸的是農科。
他老爹反對。

「什麼到台灣唸這麼多年的書，還回到山芭養豬，還不丟人，難道忘了，我們山芭的苦日子嗎……。」老爹的囑囑，使樹北無奈，心冷。

的確，我記得在唸小學的時候，那時聯軍剛登陸，學校課本還是油印粗劣的紙張，同學們都赤腳穿著寬大的背心來上課。

樹北和他的姐姐，每天走三里郊外山路，天還沒亮就起程，傍晚還步行回家。到了五年級的時候，學校才由上海開明書局寄了小學開明課本，那時我們幼小的心靈才真正接觸到“書本”多麼興奮，老師還在一旁嘮叨不停，現在有真正的書了，要努力讀書才對。

後來呢，樹北顯得消沉，他有一番理想，卻礙於年老的爸爸。

但這冷酷的社會能給他什麼？唯有呆坐家中，到商業機構，台灣文憑不值錢，進不了。當老師，唯有華文中學可考慮，但那時正值華文中學逐漸改制時期，待遇只能糊口，消磨青春而已，況且教育工作又不是他的老本行。

聽說他有到農業部當小嘍囉，替小雞打針，與他相處都是一些中學考取三等的土著。為了自尊，做不上兩個月呆不下了，他什至有想到山芭那塊老地種胡椒，講了許久，最後還是算了。

樹北情緒消沉，偶而也出現在潮州老漢的夜粥老字號，不過那已不是昔日容光煥發的少年，當然在一些留台同學會的相聚也難見到他的影子。最後生活所迫，在時間長期消磨下，只好在住家樓下，從前賣木屐的攤位上，擺賣一些卡士錄音帶，讓那吵雜的馬來流行歌曲，炸沉自己，想是對現實一種不正常的消極反抗，那時他那永遠含著煙斗的潮州才子老爹早已逝世。

就在一個炎熱的午后，一場電線走火卻那麼無情地把他居住的店屋焚燒，屋主雖是昔日老豆的老友記，又一起賑災救國，一同進過牢里吃盡日本憲兵的苦頭患難之交，但到了下一代也趁機把店屋收回，幾乎使樹北一家人，包括一位老邁的母親及一年老未嫁的姐姐陷於無立足之地，那時再也沒見到樹北一家人。

「黎幸娟，是否有她的消息……。」我在給昔日同學的信，總是那麼關切地詢問她的近況，都石沉大海。

有一次在銀行服務櫃台突然見到一位貌似幸娟的婦女，我單刀直入地提及她好似我昔日一位朋友，對我的唐突令她感到震驚，最後，她還是說了。

「你怎麼認得我妹妹……。」

「我是她中學的同學，她近況如何？……。」

真是皇天不負有心人，當我提及自己的姓名時，她說：「幸娟香港回來的時候也一直在尋找你……。」

「現在呢？」

原來幸娟早已移民加拿大，多倫多，她的丈夫是香港人，已經是三個孩子的媽媽了。





頓時，我心情冷了半截，當我恢復知覺的時刻，幸娟的姐姐早已離開了。

那夜，在迷糊中的我好似又回到馬吉街，那古老的茶室，數著深色的雨絲，突然見到幸娟撐著一把雨傘而至，我立即奔了過去，在雨中，突然天空一聲巨響，接著閃電，把我驚醒，原來是一場夢，夢醒的我發覺全身濕透，冒著冷汗，好似在一場病中，母親迫我喝熱騰騰的「薑水」……

年底突然接到總行的通知我調回詩巫分行工作，那是我夢寐以求的願望，同事們都向我祝賀，而我的心情卻沉重異常。樹北從前居住那間商會後段住家，早已改為三級旅舍，如今人去樓換，也不知他們的去向。幸娟，我雨中初遇的夢中人，早已遠赴楓葉之鄉，她是否還記得風雨中的馬吉街。

只是昔日的《吉成》號早已不知去向，樓上換了俱樂部，傳來劈啪的麻將聲響，樓下早已改為擺賣洋雜果店。據悉潮州老漢在一次兒子欠了賭債，在三星仔拿巴冷刀追上門來沖激中，昏迷不醒，最後店中能拿的都被拿走，包括老漢的一番苦營心血。

有一次我路經那里，問及從前的潮州老漢，店里人說是搖頭不知，只是潮州老漢那昔日吵吵鬧鬧聲響，似乎還在我耳中響徹不停。幸娟的移民生涯又是如何？聽說西方世界已在鬧經濟不景，也許只有我這個昔日的同學，每當路經馬吉街，心中總是泛起淡淡雨中愁，對那一段短促的雨中行馬吉街，最後給我印象遂漸在模糊中。

一九九三·三·十八日

（後記：寫完這段文字，夜深傳來了歌聲“我知道小雨過後，是冷冷的秋，我如何把小雨挽留，能不能牽你的手，看你的笑容……”）

亡羊補牢

(~~一個懵懵懂懂的小孩，蛻變成眉目間隱藏大人風範的少年
的故事)

這篇小說人物，地點，故事情節純屬虛構，若有雷同純是巧合。
故事所提供的資訊也許不齊全深入，或有過時之嫌，但廚樹白川說
過：文藝作品所給卻是與作者本意不謀而合。

02

一九七〇年全國九號會考成績放榜，我們的成績不理想，休想
再上十號班，唯有出外找工作。

我說的「我們」，包括我，田生及阿強。那年在學校我們是運
動上的佼佼者，一場競爭劇烈的足球賽，我們的默契使我們贏得全
州性的「少年足球賽總冠軍」也贏得球場上的《三劍客》。

那一場的足球賽也給我們學校帶來了榮譽，校長不但在週會上
向全體同學表揚，還叫我們上台亮相，在熱烈掌聲中，我深切體會
到榮譽對於一個人原來是如此重要。

在熾熱掌聲過後，有一天午后校長訓令我們三個人到辦公室，
體育主任也在那里。

「你們知道嗎？由於你們在學校體壇的傑出表現，本市業餘足
總來了信，要你們在三天後到K市集訓……」

校長蠻橫獨斷地答應了對方才通知我們。

「我們今年就要會考了，我……」田生無奈地表示。

「那沒問題，你們的缺課，我已交代有關老師替你們補課。」在
旁的體育主任一邊幫腔。

「校長，我們來學校是來讀書的，至於運動還是在課餘……」

阿強也顯出心中不平衡。我也著了這麼地感受，因為我的好動性格，父親早已發現。

「阿華，我們家里能給你唸九號已不容易，這次會考你應該專心功課，再也不要成天老是到球場上鬼混．．．。」

我們居住的後巷背後是一個市議會的足球場，我與後巷那些少年哪吒成天在那里拳足交加。

校長對我們的反應感到有些不滿，但在他一聲令下，我們也感到無奈。

「那是學校的光榮，其他學生想要都沒有機會，你們還期待什麼？」

集訓開始了，來了一個洋人教練，據悉是日爾曼民族的後代，他那德式的納粹訓練方法，我們真的有苦受。

每天清晨五時起床，摺疊被單後命於操場集中，赤著上身，只穿一條精短內褲跑步，太陽出來後大夥集中於宿舍前操場練球。八點過後，集體沖涼，全部赤裸上陣。早餐後上課，講解足場球上戰略問題至十一點。午餐後休息，兩點過後再度上課，觀看國際足球賽 16MM 電影紀錄片，研討如何破對方球陣的秘訣。四點過後暖身，健跑，接著到球場實習。六點過後鳴鐘收兵，晚餐後休息。九點半熄燈，一星期七天集訓，沒有休假。

兩個星期後，結業典禮，我們三位一體被派為後備球員，然後回校上課。

那時學期已接近尾聲，班上課本已教完進入復習階段，雖然老師替我們補課，但學校卻沒有給他們額外津貼，因此課也補得也勉強。

我們為著惡補兩星期的缺課，早已氣喘如牛，而校長對我們集訓的表現，只取得後補球員，顯得有些冷漠。昔日的歡愉笑容早已不復見。到了會考成績公佈後，我們的結局怪誰呢？

「誰叫你們平時不用功，三劍客，整日往球場鑽，現在吃到苦頭呢．．．。」

閒言閒語困著我們，在我們最心煩的時期，也就是我們踏進社

會，告別了學校。

03

離開了學校，我們開始嘗試到畢業就是失業的滋味，也寫多封應徵信到各大企業機構，想當朝九晚五的文員生活，結果都石沉大海毫無音訊。

「那我們成立一個小組」。有天田生認真地告訴我們有關他的“A”計劃。「一個屬於資訊的調查小組，以供社會團體，法定機構的詢查資料」。

田生的構思與想法，有點使我們感到滿頭霧水，經過他多方面耐性解釋之後，我與阿強總算感到有點頭緒。

於是我們先成立一個‘如何防患夜市火災’資訊調查小組。因為當年的麻油街與豆腐街，剛興起一種夜市大排檔的新興商場。夜間人山人海，於是靈機一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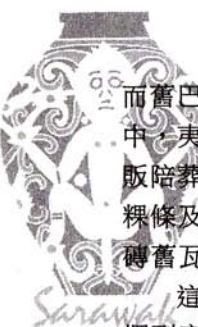
‘夜市商場，萬一失火怎麼辦？’這是我們《三劍客》於十七年前就構思的調查報告，先由田生開始，帶動阿強與我，在起草＜前言＞的時刻，我們就這麼激昂地寫著：

＜隨著城市的發展，公民意識的提高，教育的普及，相對的防火意識，也是遂漸在蘇醒。近年來因生產力與生產價值的提昇，火災在生命與財產造成的相對損失卻無法估計。因此在對公共的防火設備與安全是不可忽略，尤其是在人潮擁擠夜市場地的防火設備與安全更是矚目的公眾目標。．．．．．＞

單是起草宣言，而沒有進行實際調查工作，那只是紙上談兵，無濟於事。於是我們各備單車，測量儀器，繩索其他必備的工具，各別分頭訪問，進行實際調查工作，似模似樣。

後來，我們發覺到單槍匹馬，陣容不夠壯大，遇到困難不易解決，於是我和田生或阿強與我，搭成兩人一組，或單人組出發。出發地點就是油麻街及豆腐街的舊巴士場地一帶。

那里街坊店屋早已陳舊不堪，麻油街是本埠開埠最早的老街場，



而舊巴士工地一帶，是早期菜市市場，後在聯軍登陸前一場大轟炸中，夷為平地，頓時成了廢墟。日本鬼子沒有死半個，卻有不少小販陪葬在那兒。當年一度成為雜草叢生亂葬崗，夜間走過還聽到炒粿條及咖啡鳥的叫喊聲。在聯軍登陸後，英殖民政府曾把當時的破磚舊瓦移走，闢為舊式巴士車站。

這里白天是熱鬧停車場，夜間則成為小販夜場地。從這里連接擺到麻油街及豆腐街一帶，可容納四百多個攤位，那可不是一個細小數目，因當年土產無價，鄉村面臨破產，一般山芭地帶鄉民都擁到市區，釀成一支龐大的夜市陣容。

夜間一到，顯得人頭鑽動，擁擠異常，就是白天，由於這里是商業黃金地段，商家不但把貨品擺在店口，什至塞住了五腳基，佔為己有，加上人潮流動，幾乎到達寸步難移的境地，呈現一片交通阻塞的情景。

我們一開始先著測量工作，我們一隊三人打扮就像工務局測量員一樣，由舊巴士站開始，沿著麻油街，再接豆腐街一帶進行工作，一共花費了將近半個月時分，風雨無阻地完成任務。在測量其間，當然也引起路人的好奇圍觀，後來也見怪不怪地走開了。

「先生，謠傳說這里要重建一座商業大廈，將來這些老店是否要全部拆掉……。」

對群眾所疑惑和好奇，我們只報以無奈的表情，有時在不得已情況下，我們也偶而提及我們調查工作性質。

「什麼？夜市場萬一失火調查報告？不可能嘛！」

「我們在這里做生意已過了半輩子，從來就沒聽說過要防火……。」

「兄弟，你們天天在這里量東西，我們還要做生意呵！萬一把財神都量跑了，豈不是叫我們喝西北風……。」有人開始發出怨言。

「你們再來，我們可叫警察了。」

最後，他們發現我們不是來自政府部門，只不過幾個才出校門乳臭未乾的後生小子，膽子也大了，顧忌也沒那麼多。還好，我們

的調查已接近尾聲，只待報告出爐。

調查結果如下：

(一) 麻油街建於拉者末期，日本南侵登陸時。

(二) 它只不過卅間兩排雙層店屋，後連接豆腐街一帶，一共五十間店屋。因其地理位置關係而形成黃金地帶商業場所。

(三) 這裡租戶經過一次〈吃青〉之後，店屋的一切權益全落在二房東，他們除了向店屋主呈交每月租金後，不得加租至無限期。同時二房東可另租他人，屋主不得異議。當然租戶得付一次保養裝修等事件。

(四) 這些租約多在你情我願情況下，只在華人頭人見證簽字。合約全部以中文書寫。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無形中發覺到：

租戶接管過店屋後，一切資產在名份上雖屬屋主所有，但權益卻落在租戶，他們甚至以高至三倍租金當起二房東。由於二房東在租金賺取巨大的利潤外，再撥小部份租金給店主，其他店屋保養和維修全落在三房客上，在昂貴的租金下，又有誰肯花一筆冤枉錢來維修舊房子。因此，我們抵達這些舊店屋樓上的時刻，迎接我們是光線陰暗的走廊，到處是難聞的發霉濕氣。

「真服了，這些人在這種暗無天日的環境下能生活下去……。」我和阿強，田生都這麼地感嘆。

「夜市場萬一失火調查報告工作小組」，想不到擴大我們的視野。我們感到異常興奮，雖然在有些場合，遇到不合作人士的訕笑和鄙視的眼光，但我們還是繼續工作。

有一夜，我們三人跑到麻油街五腳基避著毛毛雨，見到在旁邊的算命廣東佬，燃點著一盞小油燈，火舌時大時小。由於夜深入寂，況且又在微風細雨中，那老伯也許生意清淡，顯得無精打彩。

「不如我們看一看，三人的命運如何？看將來是否財色兼收……。」田生頑皮地嚷著。阿強是相信唯物主義辯証法，不興時唯心這一套，我則無所謂，反正大家也閒著無聊在等雨，就趨上前去。

田生，阿強十八歲，我十九歲。我們把生肖和歲數報了上去。



那老伯迷著早已細密的眼，拿了那套有點發黃的撲克牌，往那烏黑舖在地上的麻布，熟練一撒。烏籠中立刻跑出一隻跳躍的麻雀，往紙牌上用嘴一銜，挑出了其中一張，算命佬根據紙牌的號碼在一疊拆著畫冊中，尋出一張有插圖的密密碼碼文字中。

「後生仔，聽著了．．．。」算命佬霹靂啪啦地說了一大堆，接著他指著田生說，廿五歲要小心火劫，阿強廿四歲則要小心水患，而我命運平凡，夠吃省穿，卅歲後有一點小財，讓我溫存．．．。

江湖算命佬的預言，我們只是當它一場年少不知愁的兒戲，聽過後也就算了。

在我們一系列的調查訪問中，田生由於遂夜訪問那炒粿條的攤位中，先來苦纏計，夜夜上阿珠的粿條攤位。阿珠就是炒粿潮州妹，人長得幾分姿色，生著一副好身裁，尤其是那雙會說話的眼睛，田生一坐下粿條攤還沒開口，心已醉了。

一來生，二來熟，結果與阿珠一伙人混熟了。我們就感到奇怪最近田生怎麼有點失魂落魄的，好久都沒把工作調查報告交了上來。

阿強嘴里沒說什麼，一到夜晚追隨田生背影，跑到夜市瞧個究竟。

「你以為田生怎樣？他那里是在著調查工作．．．。」阿強回來後誇張地告訴我。

原來田生每晚跑到阿珠那里，幫他們收拾碗筷洗碗碟，我和阿強商量後結果，兩票贊成：終止田生工作。

那一夜我和阿強來到阿珠那里，田生正忙擦著洗好的碗碟，滿頭大汗，他一見我們一出現，先感到有點驚慌，正當我們準備攤牌的時刻。

「我想，我不適於再參加夜市防火調查工作，即浪費時間又沒意思．．．。」想不到他卻先開口，好似知道我們的來意。

我和阿強沉默著，等於默認他的辭職。那一夜，我們心情壞透了。

「阿強，袋里有錢嗎？」我誠懇地問。

「有，剛好有一百元。」阿強從褲袋中掏出兩張五十元紙幣在

我面前一晃。

「走，今晚我們去 DISCO，到酒吧去飲酒，去泡妞……」阿強驚奇地瞧著我，結果也隨我上了子夜巷尾的一間酒廊。

進到里面，在喧嘩的音響，在熾熱夾以煙霧迷濛的酒廊中，我們迷失了自己，隨著大伙大搖特搖。過後，阿強還責怪我。

「都是你，學人什麼的買酒泡妞，害我失去處男……」

「失去又算什麼，只要你我不說，又有誰知道……」我怪阿強那麼年少不懂事。其實十七歲那年，我就曾與一幫後巷弄里哪吒少年，到桂花那里，給她一元。叫她把手伸到自己的短褲袋子……那時，桂花家里窮，母親在工廠剪膠絲，很晚才回家，她早輟學在家里替人塗紙袋，十公斤才賺兩角錢而已。

不久，聽說田生洗碗碟，洗出了毛病，原來阿珠老爸潮州伯嫌他白天沒做事，反對阿珠與他來往，他一賭氣就走了。到了印尼木山工作營，離鄉背井，工作辛苦不在話下，也積了一些錢。聽說有回來過一陣子，與阿珠奉子成婚，不過自從他離開我們調查工作小組後，大家也沒有見面。

那時，阿強回了他海口老家一陣子，又聽說在椰園工作，不久大家失去了聯系。我卻流落在母親賣雜貨的小店，日子過一天算一天。

回想一下，我們的調查工作早已三年前結束，那年我曾與阿強帶著厚重的報告冊子，衣冠整齊地踏進一家木山集團的豪華冷氣辦公室。因為那時我們知道該木山執行董事經理正準備參加來屆州大選，而他的選區也包括麻油街及豆腐街一帶。

「我們的調查報告是我們半年來的心血結晶，對先生選區是一份很好的參考資料……」

我與阿強恭敬地會見了朱先生，他把我們精心研究策劃的報告書，瞧也不瞧，丟在一邊。

「這個我知道，難得年輕人有這麼遠見，有幹勁……」說著他哈哈大笑，新官未上任，他已顯出一副官樣的衣架子。

當我們提及叫他贊助我們這次的研究基金，他立刻打斷我們的



話題。

「沒問題，沒問題，你看在這裏的××歌友會，××勁歌金曲演唱會，那一項不是由我朱某出手鼎力相助……」說著又是一陣哈哈之聲地把我們恭敬送出門外。

一星期後，我與阿強接到一張官樣英文書信，內夾兩百元支票，算是給予我們的鼎力相助。助人為快樂之本，那時我們只怪自己太天真，任性，而又無膽獅子開大口。不過，在把正本傳遞給朱先生時，副本我們也影印給地方議會，警察局和消防局，但都石沉大海，毫無迴響。

轉眼十年已過，我和田生，阿強都老了十歲，先是那次收到兩百之後，田生退出了調查小組，我與阿強失去了聯絡。十年後，大家也不是當時的年少不知愁，我們呈上的報告，並不引起注視。

麻油街依舊熱鬧異常，一些店屋都在改變裝修，由簡陋的二樓變成三樓，什至到達四樓房。市議會來信關注和交涉，但交涉歸交涉，大家依舊我行我素，照舊營業不誤，而且生意卻蒸蒸日上。那年剛好木材價額好，這裏成了市中心的唯一旺區，房租漲得離譜，舊租戶法令依舊生效，養肥了二房東，苦了三房客。有些更是在其他地區買了新店屋收租，在新租戶法令下租予別人。

那時位於豆腐街的舊巴士站已闢為停車場。那年除夕夜晚，有關方面討了準証，在那里開了年輕狂歡街頭舞會，還請了西馬艷星上台亮相，引起了一陣狂熱。

那年正值吹起州大選之風，西馬政黨早已登陸佈置，藉著選舉風勢發洩不滿情緒。平時這些愛開快車的後生哥，參加勁歌金曲的鋒頭人物，街頭舞會只不過供他們發洩了身上多餘的精力，而政客則從中以便拉些年輕選票。

街頭舞會在十點過後才正式舉行。十點前的政治演講並不引起火般熱烈，十點過後，一些穿著奇異服裝新潮男女才開始出現，台上也換DJ，油腔滑調地噴出口水。當然全場高潮則是艷星登台，又唱又跳，台下蠢蠢欲動的人群也像著了魔鬼一樣，自動地手舞足蹈，更有閉著眼睛，口吐白沫，喃喃自語地隨著音樂節奏，呈現了多姿

多彩的胴體言語。

就在凌晨零點時分，大家正倒數：「九、八、七、六、五．．．」的時候，突然有人大嚷「火患呀，樓上失火了．．．。」情形有點兒戲，有誰去注意，直到喊「三，二，一．．．．．FIRE！」接著一陣火花爆炸聲和一陣歡樂叫嚷聲。

火勢已開始蔓延，火吞已沖上屋頂，湊熱鬧的人群還不知道發生了怎麼一回事。救火車已嗚嗚呼喊，人們才喧鬧嚷成一團，逃命的逃命，看熱鬧的卻趨向相反的方向，人潮匯成了一股毫無方向的激流，救火車頂的紅火雖閃閃爍爍，無奈人潮的湧集無法沖開，這時屋頂早已蔓延成一片火海。

逃命的夜市小販，早已顧不了那麼多，一些攤位桌椅橫陳後巷也成了逃命人們的路障，任由人踐踏的碗筷，碟盤破碎滿地，逃命的路人，居民在一片極度驚慌中叫喊，麻油街已陷入混亂一片。

「完了，完了，什麼都完了．．．．．」小販跪倒在街頭啣天大哭，到處濃煙一片，有的妻喊丈夫，母親叫嚷孩子。濃煙中被拖出來大有人在，不過大半都已奄奄一息。盡管救傷車來到高呼叫喊，仍然穿不過圍觀人潮的銅牆鐵壁。索性把救火水管轉頭沖向人群，引起一陣大呼的哀叫，好讓救傷車打開一條濕漉漉的道路，也有人在強大的水勢間跌傷了腿，傷及頭額，鮮血直流．．．．．

第二天，麻油街深夜呈上一片火的血海見報，圖文並茂，死傷人群超過半百，在火堆廢墟的損失超過百萬以上。當然在眾多的圖片中也出現了關心民瘼的議員，也包括反對黨要在那兒，只是事不關己，事後指指點點那種隔岸觀火的心態。

這時，我突然想起及在十七年前我和田生，阿強聯合調查報告，事後突發的悲劇卻與我們十七年前的估計不謀而合。究竟由誰負起這場浩劫的悲劇，卻沒有人提及。

不過，三個月後這裡已劃為平地，九個月後，由台灣一家跨國公司與本地土著聯營，在這裡興建一座綜合商業大廈，其中還包括一間十六層樓觀光酒店，兩百五十單位的高級四層樓商場。兩間高級中西餐廳及數間咖啡屋，日本料理，泰國餐廳。還有一間高級音

響戲陶
絲
的巨壘
讓記身
他
發生延

發生地

「我們這座龐大的建築物，有著完美國際水準的防火設備，
。」對於昔日的那場大火，大廈的前景，……。

○ ○ ○ ○ ○ ○ ○ ○ ○ ○

自從那次豎起那宏大彩色多姿彩廣告招牌之後，我再也沒踏上麻油街半步。這裡，我曾一度參與火警調查報告，它對我早已沒有什麼值得留戀，只是當年的合夥人卻早離我而去。

阿強，那年回到海口漁村。有一次在海上風暴，隨著漁船沉沒而葬身海底。而田生曾在木山呆了一陣子，那年剛好市景不好，木桐無價，他只好回到阿珠那里，但一家四口要吃飯，單靠阿珠替人洗衣，那夠糊口，不久找到了一羅里司機空缺，就是由古晉運載洋雜用品到印尼坤甸，山口洋一帶，再由那里運載冰凍鮮魚，每天毫不休息，來去自如。那年剛巧碰上加里曼丹森林大火，深山煙霧迷蒙，路途難行。但為了生活他還是那麼固執。

「怕什麼，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是走那條路，就是黑夜不開燈也能挨出來」田生的自信，致使他在一場煙火迷濛的西加里曼丹邊境山林小徑，連人帶車翻下十丈山崖深谷，被人發現早已斷氣多時。

阿強和田生命運坎坷，使我想及十七年前，我們年少在麻油街遇到江湖卦仙佬的一句話，阿強缺水而被海魂招去。田生命中缺火，雖不是死於火難中，但卻與西加里曼丹森林大火有著間接的關係，

而我呢？命運平淡，沒有什麼風波，卅歲那年，我們居住的一半依甲膠林，參與屋業發展中，也分得一間夠蓋屋瓦的單層排屋，這也許是算命佬所預言，人到中年的一筆橫財吧。

那天傷風悶在家里，顯得無聊，在一張包油菜的舊報紙中，警嘆地讀到一篇有關「夜市失火怎辦？」的報導文章，作者的觀點與我們十七年前所提的看法，不謀而合，令人感慨萬千。十七年後麻油街那場火劫，並沒有給夜市火患得到應有的處理和解決。該文作者寫著：“我們大可公開研究如何避免潛在火患的危機和造成的傷害，以免一旦悲劇發生，紛紛指責……”

其實避免火患在夜市發生，早已不是什麼秘密課程，早在十七年前我們已提過，只不過夜市經過火劫，悲劇發生時，我們早已麻木……

小說寫過擱在一旁不覺已是半年，有天整理一堆舊書報，偶而發現我們早年的「夜市火患調查報告書」副本一份想是阿強當年離去存放，早已殘缺不全，不過在舊黃的紙頁，依稀可讀到：

夜市的範圍，指在麻油街及豆腐街一帶，這裡不但白天商業繁忙，夜間也是人頭鑽動。這可從該區出現交通擁擠，阻塞現象看出來。因此不論白天或夜間，若是一旦發生火患，將不堪設想，尤其是該區店屋陳舊不堪，沒有防火設備，但發生火警，如何疏散人群，遠離火患災區，以便消防局進入災區，展開工作。

(A)關於疏散人群

一旦夜市火災發生，首先關注的是如何疏散人群，而目前夜市攤位在火患時難免造成逃命人潮，阻擋的窘境。因此，疏散人群必以相同方向，才不至造成不可想像的混亂局面。而著為疏散人群的麻油街及豆腐街的後巷，但卻著為攤位營業地點，難免在疏散人群打了一定的折扣。

同時，該區一旦發生火警，一些本著看熱鬧閑情的群眾，偏與



逃難相反方向，結果出路被阻塞了，無法清出一條通道讓消防隊伍開入，對救火工作無疑是一條致命傷。

因此，在理論上建議疏散接著有秩序的方向是成了研究的課題。實際上，建議消防局應該給予該區市民進行防火演習工作，加強市民臨危不亂的公民意識。

(B)防火設備

建議消防局在夜市消防設備，在該區設各別消防水喉，而禁止夜市攤位在該處販賣。同時夜市商店應各備有消防器具，滅火筒，以便火患發生，控制火焰蔓延，保護財物受破壞。

消防局應該指導公眾人士，如何使用消防用具，使市民真正參與市內消防工作，防止火患發生。

(C)賑救工作

此項建議，旨在協助消防救災工作，如火災發生，當局因於人潮疏散不易，使消災工作受到阻礙無法展開，火速蔓延，整個麻油街及豆腐街將溶於一片火海，其後果真的不堪設想。因此當火災發生時，立刻封閉現場，火速疏散人潮，因此建議在上述地區，讓出更大的空間，讓受困群眾著緊急的撤退。

由於目前夜市採取雙邊擺賣方式，無形中造成賑救災場最大的困難，因此建議擺賣採取單邊形式，並得留空間，隨時檢查該區的防火設備，消防水喉被劃下的空地，絕對禁止擺賣。

(D)其他

據我們調查結果，自聯軍登陸至殖民地時期，上述地區曾發生四大火災。

(一) 當年聯軍登陸時，本市呈現一片廢墟，當地市民以亞答

葉代替了屋頂磚瓦，由於咖啡店噴上煙囪火花，著了乾枯亞答葉子，結果火勢由屋頂開始蔓延幾乎使整排店屋毀於大火，後幸英勇市民，爬上屋頂把鄰座的亞答屋頂拆掉才阻止火勢蔓延。當年由於沒有救火局，全靠市民以一桶接著一桶水，齊心合力賑救了整條麻油街的命運。

(二) 另一宗火患則發生於深夜底層失火，波及整間，損失慘重，居於樓上賣菜小販，逃命時忘了帶走身邊儲蓄老本，再度返回樓頂，結果葬身於火海。

(三) 另一宗火患則發生於一布莊洋雜，在不及半句鐘，整間店屋毀於一旦，雖沒有生命傷亡，但店內貨物全付東流，該店東主經此一病不起。失火原因，據悉煤氣筒爆炸引起。

(四) 另一宗火患則發生於某年元旦佳日，火患所幸並不發生於深夜，但樓下部份小店連受蔓延，樓上住家一刻之間成為無家可歸的災民，引火原因據悉建築陳舊電線起火。

由上述種種跡象，顯示該區俱有潛伏性的火患危險。尤其是節日擺賣，夜市人潮水洩不通，雙邊擺賣，一旦發生火警，集中於夜市消防水喉將扮演重要角色。

本小組經過多個月的調查和訪問，集中了夜市居民的民意而著了有系統的分析 and 報告，希望能引起有關當局的重視和關懷。

我與田生，阿強沉默不語地坐在麻油街，那古舊的咖啡店，那欲墮下倒掛的天花板的吊扇不停地轉著，天色陰暗到分不出白天或黑夜，麻油街怎麼不是在一場大火被燒毀了嗎？我突然想及他們不是早已離開人間，他們卻微笑不語，這時店外走廊逃著的人群在喧喊：「失火了，快逃命呵．．．。」突然驚醒，原來南柯一夢，汗濕透了全身。樓下的掛鐘噹噹響了兩下。深夜兩點。

(6.8.93 重抄修改)

Sarawak



星子落在西加里曼丹

北加里曼丹人民戰士，林楚天，因負傷而投宿印尼邊界小鎮農民家中，結識了當地少女白梅，後墮入情網，無奈為了負笈歷史命運，林於復原後重新踏上征途，而中斷了這兩個不同國界的奇情之戀……

(一)

自從英地剛邊界開放後，往北的公路通車，來自砂拉越邊界，包括旅遊大型巴士，羅厘卡車，越野車等，好不熱鬧，促使這馬隆小鎮頓時熱鬧起來。白梅開的那間細小咖啡店，也兼做了一些過境生意。

這些來自北方邊境的砂拉越人，形形色色各種各樣的人都有，多半是到山口洋，坤甸一帶收購鮮魚，海鮮。再以大型裝冰運箱，運到邊界以外砂拉越內陸。據悉生意不錯，尤其是印尼蘇丹魚，白鯧魚深受當地消費者歡迎，怎樣講這里生活水準低，一切價廉物美多的是。有時這些經商隊伍也於路途中停於白梅咖啡店飲食，也順便買些當地土產，在交談中，客人總是以驚異眼光瞧著白梅問著。

「怎麼，你會講一口這麼流利的華語……。」在他們印象中，印尼的華語早已隨著時光消逝而藏深海底。

“我讀過華文中學，在初中二那年才輟學”。

初中二那年，白梅投宿於坤甸二叔家里。二叔在坤甸算是有頭有臉大頭家，除了擁有洋雜布匹店外，還經營了當舖。

因此，每天清早，白梅就看到那些人拖男帶女的，帶著銀飾金器，古董到店里來，期待二叔起身，待後當了區區盧布，以圖三餐溫飽。

有次，白梅還在耳中聽過，這當店還是加布河對岸蘇丹皇孫特別準許給二叔經營，怪不得童年的白梅，每次都看到那些人在雜貨店中來來往往，購油購糖，說是掛帳，在白梅印象中總沒有見過有人來付清。

「算了吧，這點小數目，大家都是亞曼亞立，都是桑馬加灣．．．．．」

每次深夜結帳，二叔總是這麼的長嘆。

母親從潮山過海，就投宿在二叔家，就順理成章管理家中一切大小事務。二叔母早逝，雖娶了印尼婆，卻整天只懂吃老葉，無所事事。店里事務還可請旁人代勞，而家中瑣事，卻非母親不可。

「要不是那年天旱，你父親得病去世，我也不用帶你飄洋過海來到這裡．．．．．」。母親閒暇時，總愛瞭望過海的北方，這麼自言自語，像是尋找失落的回憶。

童年的白梅，有時也看到母親從二叔房里匆忙出來，衣冠不整的，年幼的她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白梅，你是幸福得多了，當年我們在唐山鄉下的時候，那有聽過女孩上學堂的事．．．．．」。母親在白梅第一次上私塾學堂，總愛這麼的嘮叨。

因為二叔是當地中華公學董事長，白梅也隨著堂哥，堂姐他們進了當地的小學，就這樣一直升上中學。

幾年來，母親有點失魂，總愛彈著以往的老調子。

「白梅，你是幸福得多了，當年我們在唐山鄉下的時候，那有聽過女子家上學堂的事．．．．．」。

「知道了，媽，你的話我已聽過千萬遍了。」

吳校長有空時，也常到二叔店里閑談，那時學校雖設有董事組織，卻是有名無實，一切校務行政方針，都由吳校長一手包辦，再與二叔著形式上商量，因為以二叔在當地的威信，其他董事也不過問。

吳校長在中國抗戰勝利後南來。據悉在中國大陸歷經八年抗戰悲痛生涯，好不容易盼著把日本鬼子趕出國土。當國民政府重臨家



鄉的時刻，連年天災人禍，民不聊生，而引起當年知識份子的不滿，唯有拋棄家園與妻搭上開往石叻坡的汕頭船隻。那年剛好學校欲辦中學，二叔便託當地的商界朋友介紹，於是吳校長夫婦便隨船，由石叻坡轉站赴印尼椰加達，再度轉船來到了坤甸。

剛好以二叔為首的一班唐人，嘗試過目不識丁的痛苦，正在籌辦中學，便以大伯公廟後撥一塊三依甲地，著為建校基地。

吳校長畢業於廣州嶺南大學，抱著一番獻身祖國心情，無奈當時腐敗混亂的社會，容納不下這讀書人，唯有投奔七洲洋，過番到南洋。

由於吳校長的關係，來到這裡之後，他便一連去多封信件，師資也由二叔等人之匯錢，從大陸連續而來。

吳師母，更是和藹可親，由她親自到各別唐人家家庭游說招生。

「現在時代已改變，過去女子無才便是德，已是一去不復返，現代女性，應該摒棄封建思想，走出廚房，投進時代洪流，女性應該自覺接受教育……。」

白梅那年十二歲，在學校禮堂慶祝「三八」國際婦女節的時候，就聽過吳師母這麼激昂慷慨的致詞，台下的師生聽了非常感動，拍紅了手，在白梅的眼中，吳師母幾乎成了蔡特金的化身。在她小小的心靈，期望長大後也要學吳師母一樣，站立於人群，領導婦女做一番改革社會的工作。

校中的女同學，也非常仰慕這位來自北大師範的英勇形象，在那抗日洪流，民族危亡的時刻，吳師母參與男生，一樣湧向街頭，宣傳抗日運動，抵制燒毀日貨，搗毀經營日貨的商行。當中國全面爆發抗日風暴的時代，她已負笈西北，與北上參與抗日行列的吳校長相遇，為著共同理想負起艱苦的救亡運動。

抗日勝利後，大夥抱著一股熱忱回到大後方，局勢的演變卻令他們大失所望，昔日腐敗的社會制度依然存在，通貨膨脹，民不聊生。心目中理想成了泡影，抱著一顆破碎的心，回到家鄉汕頭，剛好有水客來到，說南洋有日子好過，於是匆匆一行，遠離這多災苦難的土地。

幾年之後，學校在吳校長與一班老師帶動之下，校務也蒸蒸日上，學生人數也日益增多，由於校舍不夠，在吳校長帶領下，在二叔支持下，不但大興土木，就在年內增辦中學，而成為當時埠中唯一的華文中學。

由於學校老師都是離鄉背井，來自唐山過年過節，不免引起鄉愁，而影響了堂哥他們，在幼小的心靈中，早就憧憬，錦繡山河的北方，家鄉秀麗景色，富饒中華大地。

有次學校老師在吱吱喳喳，於辦公廳細聲細語，面色呈現興奮之色，剛好白梅與一群同學經過聽到斷斷續續的耳語，似懂非懂。

「……聽說大軍已渡江了，這次南下勢如破竹，軍隊一到城門，駐軍棄甲而逃，還是由老百姓打開城門的。」

「翻身的年代終於到來，我們總算沒有白活。」

「媽，我們真的回唐山……。」連小孩也受到大人的感染，心且無形中興奮起來。

校長來找過二叔，手中也拿著一份《潮汕通訊》粗劣報紙。不久中印邦交，大陸出版的中文讀物也通行起來。堂哥他們更能於學校圖書館閱讀到許多有關讀物雜誌。解放後的建設，戰鬥中的英雄事蹟，立刻印在年輕人心坎，早已奔向遙遠的北方。

同時在泗水的大叔那兒，又傳來消息，有大批知識青年，早已踏上北方征途，參加祖國建設行列。

白梅那時還是未滿十五歲的小妮子，外邊的變動只能引起她心中的好奇。她只知道其周圍也正鼓起一陣北歸熱忱，連學校的幾位老師，包括校長在內也蠢蠢欲動，學校幾位老師也先後到了椰城，再從那兒起程直透輪船轉香港至廣州。

白梅還依稀記得，台上的老師在敍別會上，並沒掉下傷心別離的眼淚，反而興奮得高呼口號……。

(二)

緊吻著白梅嘴唇的林楚天，一位來自北方砂拉越頗為秀氣的青





年。十年前的馬隆小鎮，遠離坤甸百多哩。那一夜，白梅不止獻出了她少女的初吻，也獻出她純潔的心靈，她的人生初次體驗，在那深沉的夜，窗外恰好掛著一柳彎月。閃爍的星子也不知何時躲進雲層。藉著微弱的月光，白梅看透自身潔白的胴體，心情是那麼激動，幾乎欲跳出小嘴。

楚天也是類似的感受，他幾乎聽到自身心跳聲，與熾熱的白梅心譜齊跳，這是怎麼一回事，連他也一時糊塗起來，待他平靜的時候。

「阿梅，你算是我的人，今生今世。待山里人接我過去，生活安定之後，我一定把你接過去。」楚天自言自語地陶醉在愛的一剎那。什麼是生活安定，他連自己一點出生入死都沒有把握，他這麼說只在企圖欺騙對方。在飽慾之後，還是發自內心，面對一純潔痴情少女。

「反正今晚起，我肯定跟著你，你不可以負心，害了我，哦，楚天．．．．．」

白梅突然感到一陣心酸，怎麼說楚天是來自不同國度的邊界，說接我回去，那似乎是遙遠不可及的事，是不能實現的事。

楚天平時看似沉默木訥的人，好似一座冰山，當那深沉的火焰一爆的時刻，將不可收拾，掩蓋了眼前少女，續以赤誠眼神，凝視著白梅，那火燙的熱唇，令白梅透不過氣。

良久，良久，白梅感到身柔而輕盪，沉醉在楚天雄偉赤裸的胸前，吻著那赤熱的心跳，來自北方。

「你看，窗外落於北方的星子，它的下面就是我的家鄉，現在那里居住的正是我受苦受難的子民，．．．．．」

白梅抬頭雙眼一望，星星的閃爍眸子，呈現了他們之間承諾的見証。

那一夜，他們擁於破舊的床上睡得十分甜蜜。在迷糊中，白梅似乎真正踏上了陽光璀璨的土地。到處開滿了鮮艷般紅的花朵，楚天展開雙手擁著她，林間山野，也傳來陣陣歌聲人語，在解放了的土地，他們擁有自由發揮自己的理想。

遠處響起了雞啼震破了白梅的夢，她將楚天擁在自己身上的手臂，輕輕移開，害怕這一移動，震破了楚天的美夢，在他熟睡的臉上輕輕一吻，然後到廚房里去。

這一夜，她沒有進自己的臥房，第一次瞞著母親，於楚天的後房，把自己的貞操獻給心愛的人，好似有點犯罪感，而內疚自己。在她輕輕地經過母親臥房，母親還在夢中，就放心一百。

後山的胡椒園，經過一番翻土除草之後，株株椒柱頂著的幼苗，已遂漸在成長，近日天旱，每天都要費盡了大力氣，在日落西沉於山下水溝挑水澆過，在這枯乾的土地，這些沉重的田園工作，若不是楚天幫忙，將是不堪設想。

瞧在母親眼里，白梅與楚天日益親暱行為，也不能不為女兒擔心。

「阿梅，怎麼說楚天也是外地人，他在我們這裡只是暫時借宿，我是想……。」

「媽，我們沒有什麼的，我自小也沒有兄弟，我只是當他是自己的親哥哥……。」

白梅有點心虛地掩飾著，其實她的神情那里能逃過年邁老母的眼中。

「阿梅，妳都已十八歲了，我們那個年代，早已嫁人抱兒了……。」

「媽，妳又來了……。」白梅害羞地嚷著：「待會兒給楚天哥聽到了，多不好意思。」

「我是說，巴剎陳叔的兒子，人長得老實又忠厚……。」母親立即轉了話題。

「哎，別提了，陳叔的孩子，呆頭呆腦，傻呼呼的，看了就討厭。」

白梅的火氣，斬斷了母親的嘮叨。唯有輕聲嘆氣地走回到廚房。過了幾天。

「阿梅，今天早上我到街上，遇到陳叔的兒子，他還問起你，你看廚房的〈美祿〉還是他送給你的。」母親又不死心的說。



「媽，以後別隨便拿人家的東西，欠人情是還不完的……。」白梅顯得不高興，望著母親直說。

「人家是誠心誠意，那像那山里人居又那麼遙遠……。」正說著，楚天剛好走進屋里，打斷了母女的談話。楚天口中不說，心中也感到內疚。投宿白梅的家，除了依靠勞力工作，算是生活費用津貼。就是褲里的馬幣現款幾十元外，所剩無幾。若是把當時內疚心情說出也無補於現實，盼只盼那伙越境過來的人，能接他早日回去，只是白梅又怎麼辦呢？自己是否累了人家。

「楚天，你負傷暫時借住阿母這裡，他們家里只有母女倆，背景不雜，會很安定……。」

楚天依稀記得，在逃避那場軍隊圍困的時刻，他的腿不幸掛彩，雖不很嚴重，只是日久依靠了那簡陋的醫治方法，不但沒見效，反而日益嚴重，為不連累隊伍行進，大夥在商議之下，把他丟於農民白梅母女的農舍。

「你們幾時來接我……。」楚天好似被人遺棄的哀求著。

「若是情況沒有變化，我們最遲三個月後來接你，請你放心一百。」

三個月來，楚天呆在白梅家里養傷，早已復元，至少已是超過半年，只是那些他昔日的隊友，是否把他忘了，或是情況發生什麼不測的變化，楚天久住於白梅的家，人顯得越來越沉默，他期望後山上，出現了山里的隊伍來接他，但白梅呢？又捨不得離去的矛盾心情，還有街上陳二叔傻呼呼的兒子，虎視眈眈。

母女的對話，楚天於隔壁房微微聽見，只是他內心仍然存著這樣的矛盾，若是反映上去，批下來一定是在偉大事業還沒完成時，大家最好忘掉個人的兒女私情。

小資產的溫情主義在作祟，楚天內心在掙扎，但他自感本身是一個正常的人，愛上自己喜歡的女孩難道有錯？

這是西方資產階級的腐化思想，你應該好好的自我批評……，哎，亂極了，楚天昏睡於熾熱的下午。

六月過後，天氣旱熱，加上附近農人燒芭種稻，夜晚幾乎不能

成眠，再加上這幾天的思想鬥爭，楚天近來顯得更沉默了。

「楚天，你最近好像有什麼心事．．．．。」

「沒有，白梅，只是近日天氣酷熱，夜間一點風也沒有，頭腦昏沉沉的．．．．。」楚天顯出勉強的笑容，在掩飾自己的情緒，過後又感到不安。

「白梅，我不能長期躲藏在你的家，最近我身體都復元了，我想早日回到我的家鄉，那里有壯麗的事業，等待我們去幹。」

「我知道，這裡是留不住你．．．．。」白梅明理委屈地說：「不過你回後，可別忘了我，記得你們事業成功後帶我過去．．．．。」

其實白梅對楚天所謂＜壯麗事業＞根本一知半解，聽到這裡，不禁撲在楚天懷中，啞啞地哭泣起來，在寂靜的椒園，夕陽西沉的時刻。

良久，良久，才掙脫楚天擁著的雙臂。

「看太陽下山了，媽在等我們吃飯了．．．．。」

楚天看著白梅有點蒼白的臉孔，映在夕陽下，不禁相擁走回山坡下，這時茅屋正冒著炊煙。

那一夜，白梅在朦朧睡夢中，突然聽到窗外夜犬吠聲，有人細聲講話，突然驚醒，傾聽之下，似乎有三五個人，手握長槍，只是夜色太濃，不易辨認他們的面孔。

「楚天，你的傷勢已恢復，看來精神還頂好．．．．。」接著在夜里繼續聽到：「我們現在正須要大量的人力，越來越多群眾在後方支援著我們．．．．。」

「我們至到最近才來接你，是跟總部失去聯絡，還好靠了同志們的堅強意志和信心，終於突破重圍，不過我們卻犧牲了好多同志．．．．。」

「楚天，別忘了，待我們這裡的事辦妥後，再來接你．．．．。」

斷斷續續，聽在白梅耳中，尤其是最後一句話，深沉地震動了白梅心弦，一時激動，雙眼淚水不禁湧出，餘下的話再也聽不進了。

幾天以後，楚天顯得沉靜異常，他依舊上山劈柴，到椒園除草



下肥，只是他鮮少到巴利，因為在馬隆這地區，他雖居於半年時辰，但周圍眼光看到他還是那麼陌生，雖然母親曾向左鄰右舍表白過，他是他們來自坤甸的遠親。

兩個星期過去了，一切毫無動靜，白梅心靈預測的事情並沒發生過。楚天依舊那麼穩重，沉著。漸漸地白梅的心情也逐漸地鬆懈下來。好似一場將要發生的風暴早已消失。白梅失落的心情也逐漸恢復正常。楚天那憂郁的面孔也開朗了。只是楚天也沒提及那夜那些人來找他的事。白梅也不便追問，究竟那是屬於他們的事，況且母親也曾吩咐過，別人的事最好少管，以免惹上滿身蟻。

早上白梅早起到廚房生火煮好粥後，一直在期待楚天起身，餵好屋外雞鴨之後，奇怪怎麼還不見楚天的身影，楚天不該這麼遲才起身，一把房門輕輕推開，怎麼房內不見人影，心中暗叫不妙，第六感在告誡她，也許要發生的事終於到來了。

走進房內，枕頭被單摺得整齊異常，在那破舊經楚天修過的桌上放了封一瞧就知是楚天秀麗筆跡的信。信中還夾了五百元馬幣鈔票，白梅緊快把信拆開一讀，臉色立刻顯得逐漸蒼白，身子搖搖欲墮，好似天昏地暗似的。

白梅：我很感激妳及伯母這半年來對我無微愛護和細心照顧，我在負傷之後，康復得這麼快。由於我的家鄉正需要我，使我不能忍心離開妳們，其實我心中也捨不得離開妳們。不過在經過一番思想鬥爭之後，我毅然重返崗位，去完成那偉大壯麗的事業。

我知匆匆不告而別是很不禮貌，但我卻不願看到你們極度的傷心，不過著為時代的好兒女，白梅，我相信妳的堅強能給我充份信心，請耐心地等待我吧，當我家鄉走向和平的時期，正是我重歸故土，共創新生活的時刻。

別忘了澆水，我們共同植於山頂的山茶花，當我歸來時見到它開得壯麗鮮紅，迎接我這回歸的戰士。

同時，謝謝伯母，這五百元是組織上要我轉給她老人家的敬意。別了，白梅，請保重。

永遠愛你的楚天

×月×日深夜

哇！白梅讀完信後，奔向房內，淚水如雨，一場春夢破滅在這風雨淒淒的土地上。無論母親怎麼安慰開導，白梅總是把自己關於房內，茶飯不思。夜間，那望北的星子依然掛於窗外長空，閃爍不停，在星辰底下的楚天，你可要保重自己的身體，一切小心為重。

數天之後，白梅突然病倒，發高燒，擔心了媽媽，去了巴利買了退燒藥丸，好不容易體溫熱度才遂漸下降，接著而來，卻發覺自己心情有異樣的感受，時不時感到頭暈，而輕微的嘔吐，時不時口中感到枯乾，口水直流地在吃酸……。瞧在母親眼里也猜測一二。

鎮上陳叔的兒子，依然在向白梅母女送秋波，避過陳叔的兒子，卻在鎮上聽到流言，說納吉回來了，負傷躺在床上，傷勢不輕。好不容易找到納吉，順便探聽楚天的下落。

「完了，完了，什麼都完了……。」這個土生的印尼仔以誇張的口氣說「這次我們真的給他媽的被出賣了，隊伍剛一過邊界山崗便被圍剿，結果大夥只好各自逃命，你瞧，我腿部掛彩也與大夥失去了聯繫……。」

大家都知納吉是鎮上有名“榴槤仔”，整天耍「賴」，吊兒郎當，聽說加入遊擊隊，有飯吃便糊里糊塗混上了。母親把印尼仔的一番話告訴了白梅，看來楚天一夥人大概也凶多吉少。白梅憂郁的心情更脆弱了。鎮上陳叔託人來說媒，母親心里也七上八下地，問及白梅，她只搖頭流淚不語。

「白梅，我們女人長大反正要嫁人，陳叔兒子人雖傻了一點，不過還頂老實，在這鄉區，我們唐人也沒有幾家，再說楚天這麼一去都已將近半年，一點音訊也沒有，若是納吉的話沒錯，看來……。」

「媽，別再說下去了……。」

「唉，誰叫我女兒命苦……。」母親唯有唉聲嘆氣，瞧著

Sarawak



女兒日益脆弱的身子。

「大嬸，不是我說你，我們鎮上唐人沒幾家，白梅若不嫁，將來恐怕難找好人家，還不是嫁給番人，再說陳叔家境也不錯，而且又是獨生仔，就不知道你母女心中打著是什麼算盤。」媒人大姑又在旁鼓著她那三尺不爛之舌。

有一天，母親實在忍不住望著女兒有點走樣的身子。

「阿梅，你真的是不是有了楚天．．．．。」

白梅默然害羞地低頭。

「楚天即然沒有消息，將來孩子出世總不能沒有爸，那可怎麼辦呢？」

母親滿臉愁苦的盤算，就在那年六月，白梅在半推半就，毫無抉擇的餘地，滿臉淚痕，嫁到陳家去，不及五月，孩子就哇聲落地了。

只是，白梅雖身在陳家，心卻掛在那沉沒北方星子的長空。

(三)

「膠林的兩只上星期被處決了．．．．。」

這是楚天重新歸隊半途聽來零碎消息。也有人說「誰叫他們革命不徹底，下場就是對歷史的見證，對全體人民的負責．．．．。」有關負責人在提及膠林兄弟的下場下了這麼肯定的結論。誰也沒有什麼反應，反而大家情緒顯得十分低落。不只一連下了幾天熱帶濠雨，飢寒交迫，由於糧食所存無多，大夥只好被迫省吃。

後來據楚天所知，原來這對割膠兄弟當他們的線人，替他們通風報訊，屬於群眾的外圍組織，有次為了使隊友提高政治認識，而在膠林當場射殺其中一隊友小方。

小方臨死前，還在哀哀要求：「我是無辜的，我沒有通風報訊，我到我表哥店里拿錢，是我姐姐寄給八十歲母親的生活費．．．．。」

「你私自到表哥店里，就是一種不尋常的行動，現在有群眾檢舉你，說你出賣我們行蹤，每月所得的酬勞．．．．。」

「組織總結意見，為了提高隊友們的警惕．．．．。」

「冤枉呵．．．．。」在慘叫聲中，小方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這事件就在眾目睽睽底下草草了結。過了幾天，膠林兩兄弟也宣告失蹤，沒有連系。

只是過了不久，不知從那里得到消息，原來這兩兄弟跑到市區，合夥租了房間，白天睡覺，晚上才偷偷出來買東西。久而久之，風聲不緊，便找到份派報工作及其他雜工，算是糊口飯吃，從此再也沒踏上膠林茅屋。

實際上，那些山里人也曾到那間小茅屋幾次，卻深門大鎖，當時膠林的動亂，割膠人早已跑得毫無影蹤，全部一片荒草叢生的野林。

有天，兩兄弟午睡正甜，正好有人敲門，有個戴墨鏡，穿著新潮年輕人欲找人，房東太太無妨把門打開。

「不認得我吧．．．．。」戴墨鏡的年輕人跨過門來，見兩兄弟赤裸上身，只穿件三角底褲，朦朦眼還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年輕人從褲袋舉著傢伙，碰碰兩聲。

「救命呵！救命呵．．．．。」房東太太見到躺在血泊中的兩兄弟，大聲的呼喊與樓下的傢俬工廠的機器聲染成一片。

待警車來到現場，兇手幾時消失在人群中也沒有人知。只見隔天報上頭條新聞刊登：「兇殺案，兇手逍遙法外，殺機原因不明」。

這消息傳到隊里，小方及膠林兄弟的下場，手段卻那麼心狠毒辣，殘不忍睹。

楚天心中不免滿肚疑問，還有下坡小學校長被殺，某推銷員橫屍萬段於江邊碼頭，雖然是過久的新聞，但在楚天心中卻感到噁心與傷感。

每當夜深沉靜的時刻，他總是反覆不眠，矛盾地想著，在迷糊中，他什至見到了白梅，是那麼地憐憫，哀怨。在夢中，他曾尋與白梅相廝一輩子，在那破舊，生活清苦的茅屋．．．．。

有次楚天無意中發現他的領導同志行囊中，放了不少膠塑避孕套，他才恍然大悟，他們每次與女同志避到草叢中，說是執行巡邏



任務，原來是這麼一回事，瞧在楚天眼里，他的信仰，他的理想遂漸破滅。

每當夜晚，這些人總是早出晚歸，有次楚天在睡矇中彷彿聽到這樣的對話。

「哎，老兄，每晚你都到長屋播種，真偉大。」

「呵．．．．。」

「我是基於國際人道主義精神，看他們人口稀少，我是在培養未來的革命接班人．．．．。」

哈哈．．．．。一陣含有淫味的笑聲，隨著而去。而隔天他們卻在學習小組上，要大家潔身自愛，不可與群眾亂搞男女關係，做個人民好戰士。

不久楚天與白梅的事，終於讓人給揭穿了。楚天被指為思想不健康，行為不檢，溫情主義，要他自我檢討，使人更陷於痛苦的深淵，在絕望中唯一找到慰藉就是白梅給予他的愛，給予他的情。

「白梅，我回來了．．．．。」楚天在回程的路途見到在椒園工作的白梅。

「看你消瘦了許多，我不在，你是否受了很多的委屈．．．．。」楚天憐憫緊緊地擁著白梅，乾枯的嘴唇，猛烈地吻著，白梅激動地流下淚水。

「楚天，楚天．．．．。」心碎的白梅泣不成聲，楚天卻像隻長久躲在林中豹狼，以他那廣闊男性手臂擁著白梅，雨箭似的狂吻，兩人恨不得溶於一團。

「楚天，再也不要離開，答應我吧，從此不要離開．．．．。」白梅呢喃閉著雙眼，不斷地輕喊。

「我再也不離開你了，白梅，這次我是認真的。」當兩人在陶醉於別離重逢中，這世界好似一首詩，一幅畫，讓人忘了一切。

「楚天，我們找你好苦，你知你故意掉隊，是一種逃避現實的懦夫行為嗎？」

突然背後森林樹下，站了一批手摯土槍的人群。

「呵，不要迫我們分開，楚天是無辜的．．．．。」白梅緊張

地抱著楚天不放，隊伍中的人群上前把她一推，惡言地指著楚天。

「快跟我走，你這革命叛徒．．．．。」

硬把楚天拉走，只剩下滿臉淚痕，披著散髮的白梅，跪在地上，伸出雙手求饒地直喊著楚天的名字。

「白梅，白梅．．．．。」楚天死命的掙扎。

呵，楚天突然叫喊了一聲，一摸滿身是泥濘汗水，茅屋外正下著一陣雨，待他醒後幾分鐘，怎麼睡著是稻田簡陋的茅屋，幾雙陌生土著眼眸直望著他。撫著他滿身傷痕的軀體，破舊不堪的衣服，滿腮的鬍子。

「可憐的孩子，我們是看到你昏迷，躺在稻田外的森林，把你救回，你在我們這裡已睡足三天三夜了。」

講話的是一老嫗，楚天本能地想臥起，腦中卻沉重像暈浪，耳中卻迷糊聽到：

「這三天，你直躺在床上，連滴水也沒喝，我們還以為你會死。」

對方講的是比達友語，楚天多少聽懂一些，因為早期為了方便搞群眾工作，他也跟大夥學了一些土著方言。不過令人深信，對這些談吐直執的農民，他也自幸多天迷失與誤闖，他已抵達砂羅越邊界。

「你是否有看到我的其他朋友．．．．。」多天之後，待楚天精神恢復的時候，也忍不住向他們打聽隊友的下落，他們只是無奈地搖頭，看來這次楚天的掉隊已成定局。

不過幾天之後，那老嫗卻對楚天說：「幾天前在河的上流，發現了幾具被山豬撕咬惡臭腐爛屍體，怪不得今年季節的山豬特別肥美。」

楚天聽之感到噁心，想要嘔吐，眼淚不禁流下，那些腐爛屍體肯定就是昔日與他出生入死的隊友，他們各別在林中飢餓逃亡，有的什至神經錯亂，胡言亂話，落得這麼地步的下場。

我愛這片土地，但這土地給予我是什麼？

想及這些，楚天昏昏欲睡，失落心情，比體內的瘡傷痛苦何止幾倍。

(四)



白梅嫁到鎮上，母親不久也過世了，留下了荒蕪的椒園，自從楚天走後，缺乏人手，其實那些椒葉早已枯黃，他們居住的茅屋也隨著主人過世也遂漸野草叢生。

白梅在鎮上，生活於陳叔家，雖然丈夫待她還好，不過她卻像行屍走肉的，丈夫對她越殷勤，越使她感到內疚。雖然她身在陳家，心卻屬於楚天，她甚至感到煩惱，若是楚天有了歸期，大家面面相對，卻如何相處，甚至生了女兒之後，她還是久久不能忘懷她與楚天相處的一段時日。

就在女兒上學那年，鎮上又發生了不尋常變故，許多人故意喝了咖啡不還錢，取了貨品就走，動不動也出現了卡車大兵駐守。有椰城消息傳來，政變失敗，想不到白梅處於小小的馬隆鎮也受到了波及。這時坤甸的二叔早已過世，他的子女本在星加坡讀書，剛好遇到學潮，也就先後回到中國，也斷了音訊。不過據悉二叔早已有遠見，早把一批款項匯到新加坡，剩下只是些不動產，最後也不知怎麼轉來覆去，成了別人名下的私產。白梅在這裡也顯得更孤立。不過她也感激二叔在生前送給他們的椒園地段，想不到後來也是無法掌管。母親在臨終時曾提及，若是楚天在的話，什麼事都好辦。還好身邊的女兒卻給她帶來莫大慰藉。這時馬隆鎮只有印尼語文小學，其他語文學校早已關閉。

令人感到奇怪小女兒就讀小學的時候，就有唱歌天才，每期學業結束成績總是平平，唯有歌唱這一科顯得最突出。最後負笈坤甸市區中學，更成為學校歌唱佼佼者。

「媽，我長大後當歌星，聽說當歌星很好賺，待生活好轉把你接到市區，那里生活比較好。」

女兒每當見到母親那麼地忙著，為了生活，區區賺那幾塊錢，吃不飽，餓不死，就在發她歌星夢。

「傻女兒，媽這裡住慣了，你幾十年來何嘗不是在這裡長大，要我到市區，我真的一點也不習慣。」其實女兒不知她在坤甸中學

費用，何嘗不是來自這間簡陋的咖啡小店，再說自從丈夫死後，這區區小店全靠她一手經營，其實她守這裡，只等待奇蹟出現，來自砂拉越那一方。

啟發的貨車，每次停留在那里，吃她煮的快熟麵一盤，一千盧布，一杯咖啡就算解決中午一餐。這年輕小伙子，不只勤勞手快，還蠻忠厚，誠懇待人，又有禮，每次一到站，總是阿姨叫個不停。

只是啟發貨車一到站，她心就一震，因為這年輕俊美的小伙子，長像有點像當年的楚天，尤其他那英俊瀟灑的談吐，每次使白梅失態，但居於女性內心自尊，她總不能冒昧地打聽楚天的下落，況且，有人早謠傳楚天那一伙人早已餓死在邊界森林。

當她傻對啟發凝視的時候，啟發報她一真誠的微笑。

由於魚檔生意緊張，他們的卡車一到站，只有匆匆停下飲食，以便趕著遙遠的路。總之白梅每當凝視啟發的時候，她總在期待奇蹟的出現，那是她唯一活下去來的期待，她多麼害怕，有天這期待破滅了，她將是如何的活下也不知。

啟發有次在坤甸得急症，進入醫院一星期後，在朱老闆安排下趁飛機返回古晉，待他重新踏上印尼邊界直透坤甸，路經馬隆鎮的時刻已是四個月后的事了。

「怎麼老板換了人，舊的老闆娘呢？．．．．。」

「哦，她已過世兩個多月了，這個店里早已換了別人承頂下來．．．．。」

說話的是操印尼語的混種，頓時啟發感到有點失落，昔日跟老闆娘有說有笑，好似一家人，過路停下歇腳閒聊也是寂寞旅途多添一熱鬧心意。

「想老闆娘待我這麼好，改天我以我的卡車帶你到砂拉越．．．．。」

「好是好，只不過老闆娘生來命苦，走不開，萬一我一走，這唯一的華人咖啡店便關門大吉，其他來自砂拉越旅客不喝西北風才怪。」

說著哈哈大笑，想不及只是四個月時間，當啟發重新踏上征途



的時刻，一切都已改變。

其實在啟發得病不再到來的時候，白梅突然感到一陣莫明的失落，她唯一希望，來自砂拉越的幻夢突然破滅，使她一病不起，在馬隆這樣的小鎮，完全沒有醫院設備，當女兒安妮得訊回來時，早已奄奄一息了。

這時安妮早已成為有點小名氣歌星，在坤甸一家夜總會駐唱，她匆匆辦了母親後事，也把店頂給別人，隻身回坤甸去了。

有次啟發在坤甸一所餐廳進餐，首次聽到安妮台上演唱，就感到一陣面熟，問及安妮。

「我們好似在那里見過面．．．．。」

安妮撲的一笑：「是否在夢中．．．．。」引起一陣哄笑，使到啟發臉紅一陣。

啟發在家是獨子，整天因於父母爭吵，唯一感到解脫是開快車，在筆直的西加曼丹泊油路上，馳風而過，直透馬隆小鎮，總有親切的感受。如今白梅不在了，他再也不停歇馬隆鎮，而由英帝剛邊界直透坤甸，在旁人看來都說他是瘋子。

自從在坤甸當了＜加蒂加＞餐廳熟客之後，與安妮閒談則是他唯一的慰藉。因為在坤甸眾多的華人子弟，滿口都是印尼市語，而安妮能言善道，說著一口流利印尼語外，華語也是頂捧。在坤甸除了朱老闆外，安妮與馬隆鎮老闆娘無形中成為啟發的深切知交。

(五)

多少陌生臉孔與我們擦身而過

你真正認識的朋友能有幾個

有關心就會有感動

無論陌生人或是相隔多麼遙遠

我願意獻出我真誠心意，我的雙手

因為我們都相同有淚也相同有夢

擁有一樣美麗的天空．．．．。

台上的歌手，娓娓動聽的歌曲，震撼了楚天的心湖，他放下欲飲的〈三星〉啤酒，往繽紛燈光的台上一望，整個人幾乎失去了知覺，深短的呼吸，激動欲出心口，使他眼前一片漆黑茫茫。台上的歌手，不正是他日夜思念的情人，分手已久的白梅？為了保持自己老闆身份與尊嚴，不在眾人面前失態，他盡力壓制自身一陣發青的臉。

「老林，你沒什麼事吧。」在旁的朱佬發覺楚天異樣神情，不禁關心。

「爸爸，你．．．．。」連在旁的兒子啟發也感到氣氛不對。

「沒什麼，沒什麼，大家繼續吃飯，沒事的，沒事的。」楚天盡力在掩飾心中失去平衡，繼續叫大家用菜。這時台上已換了另一位年輕歌手，在引吭高唱著：“你知道我在等你嗎．．．”

好不容易等到打烊時刻，楚天再也情不自禁，在其他賓客相繼離去的時刻，對著朱老闆。

「老朱，看在我們多年老友的份上，待會兒你是否能叫台上那位女歌手前來一坐敘談。」

朱老闆滿頭霧水，但立即又自作聰明地笑著。

「本來我們這裡歌手並沒有坐檯，還好我跟這家夜總會的BOSS是老友記，特別破例，哈哈．．．．。」

不久，名喚安妮的女歌手出現在楚天眼前，顯得有點無奈，無法障於朱老板是這裡的常客，與這家夜總會交情特別深，每逢有砂拉越或外地客人來捧場，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

「安妮小姐，我在砂拉越的時候，就聽到小兒啟發常提起你，說你歌甜人美，待人又彬彬有禮。」

楚天一時失態，見到安妮，一時也不知如何找話題，而提及自己的孩子。

「哦！你說是尊尼嗎？」安妮明媚眼睛一亮，照在楚天臉型，確是有點像啟發，早就猜到他是尊尼的爸爸。

「尊尼爸爸可說是砂拉越有錢的年輕商人，他於古晉一帶擁有大片油棕園．．．．。」朱老闆顯得有點俗氣的幫忙，安妮心頭聽



之一沉。

楚天卻不管安妮的反應，而親切地問著她。

「據我所知，除了朱老闆一輩的人會說華語外，安妮小姐，你這麼年輕怎麼也會說出這麼流利的華語？」

安妮瞧著楚天，顯出慈父般的親切，也看不出什麼惡意而顯得誠懇。

「我唱的華語歌曲是由印語拼音演繹而來。」說著安妮噗哧一笑，那不是白梅年輕時代的翻版嗎？

「實際上我根本不懂華文，而我的華語是母親那里……。」

「母親？……」楚天心中噗通一沉。

「我母親從小與我相依為命，我父親早就過世，據悉母親曾與外祖母居於二叔公家，她還告訴我，在坤甸二叔公那里唸到華文初中二，至到學校關閉為止……。」

「你母親叫什麼名字？……」楚天突然失態地問，使本來熾熱的場面陷於尷尬境地。

「怎麼？UNCLE，你在戶口調查？……」還是安妮成熟地打圓場，引起一陣哄笑。最後安妮還是說母親名叫蒂微，那是一個很普通的印尼女孩的名字。接著旅館的車來載安妮四人合唱小組，在叫叫嚷嚷中，最令楚天回味的是，安妮也曾告訴過啟發，她有一個在砂拉越的UNCLE只不過早年失散，也忘了姓名，居於何處。

回到旅館，楚天徹夜反覆不眠，第二天，朱老闆以車載他到山口洋，看他們經營的漁場，在馬哥達旅館過了一夜。

楚天與朱老闆的交情，彼此原是在西加里曼丹木山結識，實際上楚天的伐木公司，早年在那里投下了不少資金，在印尼馬辰伐木則是他們經營的一部份。

就在那年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印尼營業大半結束的七七八八。當然朱老闆在經濟不景氣中也失業回到坤甸，不過他們之間的交情卻沒中斷，原因是楚天對西加里曼丹有著一份情誼。每當夜深人靜，他總是望著西方湛藍夜空下的星星，還有那失去聯絡的情人。

由於當時，他身陷集中營，出來後，早年的昔日光輝理想憧憬一旦破滅，唯有借酒消愁，想及白梅又是內疚面對現實。再說白梅

家居郊外偏僻，那有通訊地址聯絡。因此音訊一斷毫無聯絡的辦法。

就在他最失意的時刻，半推半就娶了金葉為妻，而生下了尊尼。

金葉是個俗氣十足的家庭婦女，整天只在購物賭錢，而又嬌生慣養，那里關心教導子女。啟發在母親影響下，書讀沒成，整天游手好閒，還好有次朱老闆在星加坡與楚天談起經營漁場，想在砂拉越打開一條生路。因此楚天義不容辭地投下了巨資，佔百分之四十股分，恰好砂印邊界開放，由啟發負責運載砂印幹線魚隻。

「別看啟發這小子，書讀不成，做生意倒有一套。」

著為老爸的楚天，在絕望中對啟發產生了一線的希望，而啟發每次回家，總提及安妮的名字。

據楚天所知，全坤甸只有這一家夜總會有演唱中英歌曲，而在坤甸能演繹這些歌曲人才真是少之又少。因此安妮取得天時地利條件而成為當地的熱門歌手。

有次，安妮無意中也提及砂拉越的叔叔，據安妮說，她媽媽有時還向砂拉越過境而來的人，打聽他的下落。

「真的，她提過居於砂拉越失去連絡的叔叔……。」有次楚天在跟兒子交談中，敏感地問著。其實尊尼跟本不知老爸過去的一段時日，因為在楚天心目中，那逝去的一段時光，使他感到內疚與深沉的懊悔。

那年為了自由與理想，為了想在這生活過的土地解放出來，他拋棄負笈海外升學的機會，他背棄家人，他負傷寄居於白梅的家，他負了白梅的一片痴情。

「我就知道，你心中根本沒有我，只有印尼那個臭婆娘。要不是我的家族，你有今天的地位，還不是在牢里要飯。」

每次與金葉爭吵的時候，金葉的潑辣總是這麼傷著他的自尊。

不錯，他靠了岳父的關係，加進了岳父的木材集團，但他自問對公司也是盡心盡力，根本沒有虧空過公司一毫錢，而且世界經濟起飛的時刻，他還到過日本，韓國，歐美開闢了木材生意路線，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呵！

過去，他反逆，背棄了自己家園，逃到異鄉，就使傷心欲絕的母親撒手歸西。回來之後，父親已娶了繼室。父親雖是疼他，不怨



他一句，但礙於繼母不平衡的心態，他只有渾渾噩噩過日子。金葉雖在名媒正娶下過門，彼此什麼都不了解，卻知道他心中還掛在西加里曼丹，這都是酒醉下不慎吐了真言，錯把金葉當白梅，從此家中埋了定時的醋意炸彈，而啟發就是在這充滿爆炸時分長大成人。

失去了白梅，周旋於金葉不知情理的懷里，楚天唯有寄托於酒煙歡樂場所。

「什麼理想，去你的，今朝有酒今朝醉．．．．。」

「我真誠對待人，人家還我什麼？．．．．。」

那次，楚天傷勢復元，懷著興奮心情，想再次投入戰鬥行列，在山林行動中被人告發，受到嚴厲的批評，要他坦白自我檢討，寫悔過書，因此他只好留在後備部隊。誰知先行一步的隊伍卻遭到野戰部隊的圍剿，死的死，傷的傷，撤退之後，剩沒幾人。致使到後備部隊群龍無首，各自逃命。大家只好在森林中盲闖，楚天也在這緊張時刻與大夥失散。後來聽說其他隊員都白白餓死於山林，成為山豬的菜肴。楚天算命大，遇到邊界種殖土著收留。後來有人謠傳他餓死於邊界深山，其實他在那農家生活過一段時日，在期待其他隊友的出現，最後唯有在絕望中向邊界警局投誠而在改造中心過了一段時日。

當斯里阿曼和談成功後，砂拉越重新出現和平曙光之後，他也隨著大夥重返社會。只是他那倔強的自尊，始終蒙上了叛徒的陰影，久久不能抹掉。

當金葉闖進他生活圈子的時候，也正是他心靈淡如水的時刻，唯有把心情寄托於工作，再工作。是他未來岳父欣賞他的沉默苦幹，終於由勞資關係升至親屬。只是婚後感情，時好，時壞．．．．。

「老朱，我想把在印尼的股份，分割一半給安妮。」楚天在山口洋回程的路上，突然向他老友這麼地表示。

「楚天，你是不是這幾天行程太累，熱昏了頭。」朱老闆睜大眼睛莫明奇妙地注視身邊的老友。

「不，你不了解我，我心中自有打算。」

「安妮只不過是一個廿出頭的小妮子，楚天，莫非你八年之癢，

還想在這裡金屋藏嬌。」

「不，你誤會了．．．．，我們雖是多年的老友，你還是這麼不了解我，再說我在砂拉越早有家庭，啟發是我的希望，無論如何，我是不會惹起兩頭不到岸，背叛良心的事。」

再度回到坤甸，楚天獨自到旅館樓下，打聽安妮下落，原來安妮已於昨天已赴椰加達駐唱。

「在那家夜總會？」楚天心急地問。

「我們也不清楚。」餐廳老闆歉意地說，找及朱老闆也沒辦法。

「那她這裡是否還有其他親人．．．．。」楚天的心意，也許想通過酒店公關找她親人的下落，以便聯絡。

「據悉，她母親早在一年前逝世，聽說過世時才五十出頭．．．．。」

「葬在那里？」

「馬隆鎮，她老家的舊椒園。」

馬隆鎮，離坤甸五十多公里，赴砂拉越邊界此經之地。

「老朱，你把我明天的機票 CANCELLED 我與尊尼一起搭車過邊界．．．．。」

「爸，路途很遙遠，很辛苦的。」尊尼在旁不知情地插嘴。

「不要緊，你爸爸年輕時，什麼苦沒吃過．．．．。」他搖著兒子廣闊肩膀深沉地說。

「楚天，你？」朱老闆望著楚天著了一個無奈的表情。

「還有，別忘了我漁場的股份．．．．。」

隔天清晨，朱老闆真的買了束鮮花給楚天，望著他們的卡車，披著塵埃朝著晨光而去。

渡過橫跨布加河的鐵橋，路過赤道中心，坤甸遂漸遠離，在迷霧中．．．．。

一九九二 三月於（坤甸途中）

一九九二 九月重修改過

一九九五 四月廿日二度修改

Sarawak



小鎮風采

(僅以此文獻給在天之靈的依姆)

那年秋天，我剛考完試，突然於宿舍接到家中父親來信，說是家中拉子婦平靜地過世了。含著淚水讀完信，望著窗外下著微寒的細雨，心中直感到台北秋的冷凜，一陣強烈的鄉愁直困著我，恨不得插支翅膀，飛回犀鳥家鄉的土地。

依姆究竟幾時來到我的家，早已沒有印象，只記得年幼時，二哥體弱多病，家中正缺乏人手，依姆伶仃孤苦舉目無親的到來，好似上天安排，自然分擔了母親生活的重擔，她來了之後，卻那麼細心異異地照顧二哥，生怕出了什麼差錯，而我是家中唯一的小妹，也托了二哥的福。因此，左鄰右舍久而久之就把依姆當著二哥的〈拉子母親〉，而二哥也時常對人說，他小時候就是由依姆手中帶大。記得年幼時鄰居總以一種不凡的口氣，嘲諷著我兄妹倆：「看你，那拉子娘親又在叫你們吃飯了……。」

聽之卻是令人反感，那些無聊大人什至在母親背後私語嘖嘖：「以後，叫你們的依姆生一個寶貝給你們抱，那該多好，嘻，嘻，……。」引來一陣鄙視的嘲笑。

自小在外人面前，我就不怎麼喜歡依姆，雖然她的到來在母親來說，是一個難得的幫手，只求換取一口三餐溫飽，有時母親看她衣服陳舊破爛，拿了店里售賣的沙籠給她，她都捨不得穿，而藏在她那唯一的財產，一個破舊箱子，說來也是令人憐憫。就是不明白，為什麼別人的家就沒有一個年老又醜的拉子婦，在那里從早摸到晚。

有次我實在忍不住，偷偷把心事告訴了母親。

「依姆年紀這麼老，歲數又比你爸爸大，人長得醜，沒看頭，你爸爸怎會越過雷池半步呢？」母親對父親情感總是那麼真摯，充滿信心。可是鄰居阿珠的老爸，不知幾時泡上了尾間的黑寡婦，家

中間得雞犬不寧，瞧那阿珠的媽，哭得像淚人，額上還長出了鐵青肉丸，整天喋喋不休，而阿珠爸爸跟黑寡婦的醜聞也不用廣播機早已傳遍了整個巴利後巷弄里，見不得光多丟人，為此連阿珠的玩伴也拒絕跟她來往。

我擔心著若有一天，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我身上，因為家中除了二哥外，我就沒有其他知心好友，大哥自小早過嗣給大姨媽，住在加帛上游，他也難得到此，只是他一上家門，總是與人顯得格格不入，提起大哥，母親總不感到高興，因為他一到來總愛把依姆當著老奴婢來使喚，把家中靜謐的氣氛給搞砸了。

不過，據我所知，當年大姨媽的兒子剛出世不久便夭折，為此她哭得好傷心。母親心軟，而且姐妹情深就這麼把大哥「過嗣」了去。只是大姨媽卻好似一個長不大被寵壞的大姐，每次來到我家作客，總愛呼三喚四，又貪婪得很，只要能拿得走的東西，她就想搬，什至在母親面前挑唆。

「為什麼不把秀雯送給人，女孩子家，讀什麼書，養大還不是別人的，養是白養……。」對於大姨媽那種牙尖嘴利的囂張態度，我只能付以白眼，她什至連拉子婦也看不上眼，百般挑剔，說這種人手腳不淨，要母親加倍小心才是。

直到我到外地唸中學，寄宿於父親一位生意來往叔伯的住家，也交上新的同學。假期間，他們偶而也來到上游老家住宿遊玩幾天，因為我們那里山背後，有一清澈見底的溪流，還有百丈瀑布吸引了他們，只是這些同學每次到來總感到好奇地問：

「秀雯，你家里怎么多了拉子婦？她是你什么人？」

有者單刀直入：「她是不是你的母親，看你真有點像伊班人，你怎么會有一個拉子母親，教我們幾句拉子話怎樣……。」

被人這麼一問，我頓時感到滿身發癢，什至徹夜難眠。大家都把依姆當成家里的怪物。

二哥由於不善讀書，小學六年級會考那年就不過關，輟學在店里幫忙，只是他的身子一向就不好，父親感到唸書對他總是一件苦差事。



「反正二哥已長大了，為什麼不叫依姆回長屋去．．．。」我那不平衡的心情又在波動。

「唉．．．。」母親輕嘆著：「說來依姆也是可憐人，她到我們家里什么都不求，只求三餐溫飽，有住宿，她年輕曾嫁予福州人，誰知那老頭卻是短命鬼，不及幾年就歸西，依姆沒有子女依靠，你叫她回去長屋找誰？．．．。」

「說得難聽，依姆只是人家併頭，其實那老頭在下新芭還有髮妻子女．．．。」

提及那老頭，在印象中，他似乎在父親店里租了一角，掛起布簾，不用執照，就當起牙醫。這裏的伊班人都叫他為“TUKANG GIGI”，後來連“GIGI”也省掉，索性叫他“TUKANG”。

當時我們那里那有醫務所，一般來自長屋犯有牙痛病家，就往那兒鑽，為此，“TUKANG”也找到了一筆不小財路。

只是每當伊班婆來拔牙補齒的時候，布簾後總傳來尖聲高叫。

「ENGGA AKU（我不要）．．．。」夾以‘TUKANG’陣陣的嬉笑聲。

我們就不知怎么一回事，有次我卻無意中發現布簾後的秘密，原來那修補牙齒的老頭，卻那么好色，他上邊替伊班婆修補牙齒，另一隻手卻不規矩地，在病人那豐滿尖突的雙峰上下亂摸。因為當時內陸的伊班婦女大半裸露上身，下邊只圍一條沙籠就上市鎮，顯出真材實料的健美身裁，大家見慣也不多怪，卻引起那老頭垂涎三尺，也趁其行醫就便，大飽私慾，怪不得時不時從布簾後傳出少女的怪叫聲。

但那狡猾的老頭卻在旁安慰地說：「不痛，不痛，身體不可動，就好了，就好了．．．。」

我就曾把此事真相告訴了母親，誰知她聽了只是會心一笑，原來大人們老早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

過了不久，那拔牙的江湖郎中，突然暴斃於深夜後巷陰溝，他那來自下新芭高大的孩子也就草草把他葬於後山泥土。《牙科醫院》也隨著主人逝世而關門大吉，於是流言在鎮上傳開了。有人什

至還在深夜看到老頭陰魂徘徊在後巷，夜間狗吠不停還直搖尾巴。大家都說那福州佬拔牙得罪了人，中了依班貢頭還陰魂不散。

那時依姆就是住在屋後〈亞答蔓山〉，也不知幾時當了那福州佬的露水併頭，如今老頭雙腳一伸。

「唉，依姆就是這麼可憐，你爸爸看到她人老實又勤快，就這樣收留了她。那年店里又忙難得請人幫忙，我在店面又有誰來照顧你們這些小孩呢……。」

有一年，母親卻背著家人偷偷地把肚中的骨肉打掉，是用依班的古老傳統方法，猛喝下烈酒，硬把還沒成形的胎兒擠出，也為此而大病一場，把身體給搞垮了，家中的大小事務自然由依姆擔當下來。

再說依姆也在家中生活一段不短時日，久而久之彼此總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情，如今卻說要她回去，回去那里？自從〈丈夫〉過世後，她早已沒有家了。

在印象中，老家就在拉讓江上游的黃土高坡，沿河而建的一排鱗次節比木屋小店，這裡佔著天時地利，河內長屋居民，來自下游摩多船隻，不論過埠，載客或上下貨，都落在家中前面河邊臨時木祠碼頭。

我們幾個兄妹就誕生在這木屋樓上，通常有秘門通往隔壁，地板設有秘孔能窺視樓下五腳基情形，據悉這一切都是預防當時獵人頭族侵襲逃命而設備的。

樓下則是土產與店面互相擁擠的場合，至於後段頂樓，則讓那些來自遙遠河內居民當臨時客棧，卻不收費，也好讓那些來自深山的土產售到店內。

後邊廚房永遠是骯髒不堪，陰暗而濕漉漉，因為那些來自長屋的住客都是在那里吃喝方便。

店里除了父親一人掌管外，只有在樹枳豐收的季節才臨時顧幾個伊班幫手，只是這些土人，工還沒開卻嚷著借錢賒貨。這時店內不但人聲吵雜也充滿了生樹膠片和胡椒的混合異味，令人受不了，大家有時也忙得三餐都不顧了，熬到三更半夜，才知肚里，咕嚕地





著響。

据母親說，爸爸是唐山過番而來的，可是從小卻生長在緬甸仰光城市。因此，我自小就聽到他老人家總是滿口：“亮光，亮光（仰光）”，也不知這是怎麼一回事。

到了我長大懂事，什至聽到大人們在閑談。

「過番南洋，生活也不好過……。」

父親閑著，心情好時，總是那麼回憶地告訴我們，那忘不了風雨滂沱的歲月。

「就在我七歲那年，你阿公帶著我老姆回到故土……。」

我所知就在祖父回去不久，祖母便得病去世，不久祖父跟著去了。

「算命先生看八字生辰，說我剋父剋母，命子頂硬……。」就在父親十五歲那年，鄉下鬧饑荒鬧土匪，連祖父逝世的棺材也買不起。

「當年，家中確是一窮二白，我只好把父親的屍體葬於郊外石穴，待有錢後才買了壽板……。」

父親提起了自己坎坷的一生，總是那麼自責，不能為老人家克盡孝道好似他的過錯。

就是他把父親遺體置放於石穴也引來一場風暴，遠方伯父那一家人仗著權勢，硬指他搶了他們的風水墓地，鬧至水火不相容，就在祖父逝世那年也匆匆跟著一遠親再度飄洋過海來到了南洋這小鎮。當年身上僅存三塊錢來過番，仗著硬朗的身子在烈日下當碼頭苦力，也節吃省穿地蓄了一筆錢，好不容易才在河邊築起這座小木屋。

不久伯父一家人也過番南來，無巧不成書，遍到了這小鎮，因為過去的一段風水恩怨，因此我們兩家是死不相往。當然我們位於「甬頭間」，佔著地理位置的優勢，也引起了他們眼紅，他們什至在伊班人中煽火說父親在唐山搶人風水，強佔人妻當廉價勞力使用的惡毒流言。

由於長期與伊班人交往，因此父親也說得一口半鹹不淡的伊班語，而港尾下來的伊班人只管叫他為'TUKE-CHINA'（頭家支那），

那是他們賦給他的雅稱，可見父親與長屋居民的一般交情是不錯，久而久之，殖民地政府也順理成章也給他老人家一個華人“甲必丹”名銜。

我問及父親：「給你當甲必丹有什麼好處？有薪水好拿？．．．」

父親瞧了我一眼：「鐮倒沒有，工作是義務．．．．．」

因此，家里除了做生意外，父親還多了一樣工作，那就是管旁人的閑事。像那夜，阿狗伯在外喝了酒。

「不知死到那里去？」第二天一大清早，阿狗嬸就猛拍店門，哭哭啼啼地把大家吵醒，父親立刻坐鎮江山，指揮若定叫大夥到江邊沿岸一帶尋找，都沒有消息。

大家心中在置疑，只是口中卻不敢提及，說不定阿狗伯早躺在河床底下，只待浮屍。一連過了幾天，都沒有消息，大家也心灰意冷了。

「找到了，找到了．．．．．」幾天後，不知誰在江邊喊著，大家心中一沉，父親也急忙地隨著眾人跑到江邊碼頭。

「新華王」摩多逐漸在靠岸，阿狗伯站在船頭向大家揮手，岸上排列了看熱鬧的人群，好似在歡迎阿狗伯做官回故里那麼地熱烈。

原來那夜阿狗伯多喝兩杯倒睡在船艙下，第二天清晨，糊里糊塗被載到詩巫，那時「頂港」（上游）交通不便，又沒電話，一禮拜只有一趟船期，因此阿狗伯也順理成章到大州府風光了一番。

「死夭壽，看你死到那里，我以為你老早餵到大伯公魚（鱷魚）的肚里．．．．．」阿狗嫂破涕為笑，直罵老「拉手」（相好），心中其實還在痛呢。

阿狗嬸，細瘦身裁，總愛穿一條唐衫黑褲，顯出均勻動人身裁，頭背永遠梳著圓粒髮髻，整整齊齊一身打扮永不含糊，像她的為人一樣，一向把家務理得乾淨利落，下地還能鋤草種菜，聽說阿狗伯那一家蔬菜從來沒有在菜市買過，還能零售給鄰居。

有一次，有人見到阿狗伯半夜從「黑寡婦」屋後樓房水管溜了下來，第二天就在市井傳聞了，阿狗嬸聽之卻聲生色不動，晚間還



燉了補品給丈夫吃，強身子。

「男人在外風流快活，天經地義，痛的又不是我．．．。」阿狗嬌那種大將之風，總令我心中肅然起敬，只是這次丈夫飲酒失蹤的活劇，卻教我看岫她那女人脆弱的一面。

街頭巷尾，都說阿狗嬌長得別緻好看，每次上店里來，我總喜歡站在遠處偷看她，欣賞她那獨有女人成熟風韻和那牙尖嘴利的對白。

從小母親對我管教特別嚴，男孩倒沒什麼，女孩則不同，她曾下了不成立的老規矩：「長大了，跟男孩講話，要站得遠遠，若是我們不留心，身子讓男人輕輕這麼一碰，就會懷孕產子。試想，做了一個未婚媽媽，到處要受到別人取笑，什至在路上走也會被別人丟石子。」

因此，依姆無形中成了我生活中的‘監視’陰影，只要我一眼其他男孩講話，她就前來干涉，直叫我的名字，叫我回家，真是好不令人心煩。有時我什至向她發脾氣，嘔氣地叫她走開，她卻遠遠地隨著我，那時我心中好想跟阿珠她們一樣，與男孩一起玩跳飛機，捉迷藏，這些童年嬉戲的機會都被依姆無形中剝奪了。

有時我什至以不平衡的心情，去衡量母親與父親的一段舊日來電，誰知她卻閉口不談，直到我年級稍長，才斷斷續續從她口中洩出昔日的一段不凡戀情，經過細心整理之後，我意外地發現到．．．

那時鎮上仍處於封閉時代，許多婚姻都是靠媒妁之言，唯有母親卻是例外。

那年母親還是黃花大閨女，每當到江邊洗衣服的時候，總是感到背後有一雙深沉的眼睛含情地注視著她，在那青年男女沒有交談的時代，母親根本不敢正視對方一眼。直到有這麼一天，對方突然丟下二角錢銀盾在她腳邊，而年少的她，深怕被旁人發現而匆匆地拾起收藏，而那兩角錢則成父親與母親的定情信物。

不久，父親籌了一筆盤川，回到唐山替祖父著風水，突然有人謠傳母親在南洋已嫁了人，在資訊落後的當年，父親也信以為真，

感到非常痛心，在情緒低落當兒而半推半就就在唐山娶親，回到南洋後才知受騙，而促成這齣騙劇的幕後導演是有意陷害他的遠方伯父一家人。

而感情真摯的母親，還是個思想陳舊的女人，雖然知道父親移情別戀，卻一直認為收了人家定情之物，豈能毀約於一旦，就是知道父親在外有了妻室，也顧不了那麼多，帶著隨身信物投向父親。

...

母親是他最愛，因此到了南洋再也沒回唐山卻留下一段沉長的手尾。他們的相愛在那陳舊落後的年代，雖是一個大膽的突破，當然母親嫁到陳家也付出了代價，也受了不少人言可畏的閑氣，但為了父親，她都一一承受了下來。

到我離家出外唸中學那年，總算擺脫了依姆的「監視網」但卻不敢跟班上的男生交談，在我幼稚的心靈仍舊害怕他們無意中碰著了自己，到時婚前生下孩子，那是未婚女孩最感遺憾的。

那時，大哥早已過嗣給大姨媽，二哥成了店中的幫手，家中再也沒人唸書，所以我才有機會進入中學。也就是那年父親中了病到古晉大醫院就醫，看到在醫院工作的白衣天使，也恍然大悟地對母親說。

「現在的女孩都出來社會工作，反正家中男孩都不成器...」

有一天，他突然跟母親提及。

「不如讓秀雯多唸一些書...」就這樣我以優越的成績上了中學，負笈了大學。

小時候，家里窮，就在小學四年級那年，為了一雙白鞋，使我受盡人生委屈。那年我本以優越歌唱成績，代表學校參與在加帛舉行的校際歌唱比賽，那時家中就是缺了一雙白鞋而被取消了資格，母親卻安慰我說，在幾天前託人到詩巫購買，就快寄到了。第二天我睜眼看老師帶著參賽隊伍穿著潔白的雙鞋上船，我是多麼委屈地把眼淚往肚里吞，竟把自己反鎖在樓上房內，盡管母親在房外直喊。

依姆還特別為我炒了愛吃的雞蛋，幾次拿到房門，輕扣幾聲不



見迴響，結果我任性，也使她餓了一天。

「秀雯，你再不出來，依姆也陪你不吃。」依姆低聲的飲泣。

「你看你，我都叫人到詩巫買了，明天就寄到了，你不吃可別餓死依姆老人家……。」那年依姆已是六十出頭的老婦人。我那堅強的硬氣，第二天真的病倒，家中也鬧得一團紛亂。

那年樹枳開花，鎮上的人也跟著忙碌開朗起來，父親也安排二哥到深山內陸收購樹枳的當兒，同時也帶些售賣日用品，整裝出發。

過了幾天，內陸長屋傳來消息，說二哥載滿樹枳的船隻，沉沒在卡地柏急灘中。二哥的命雖撿回來，但財物卻被急流沖走，回到家中並不能得到火爆脾氣父親的諒解而被責打一頓，母親在旁哀叫，依姆什至伏在二哥背後挨了幾根木棍，什至打到父親的手腳都軟了下來。

二哥的不幸，間接地連累了依姆，父親什至把怨恨都洩在依姆身上。

「都是你這個沒用的拉子婦，把阿順給寵壞，書讀不成，生意做不了，出了錢叫他去收購樹枳，也落到這個田地，唉，……。」

父親的責怪，依姆不但沒有反抗，反而都一一承當下來，依姆陪著二哥跪在廳堂，哭喪著臉。

「頭家支那，你要打先把我打死好了，反正我老了，不要緊，阿順年紀小，而且還是首次出遠門，萬一把他打成廢人，我這條老命也不要了。」

那年二哥還不足十八歲的大男孩，但在父親眼中卻好似永遠長不大，當著不懂事的小孩來打罵。

店外圍了一大群看熱鬧的人，觀看跪在地上披著散髮的拉子婦，指指點點。

第二天清早，母親賭氣地不聲不響，拿了幾件衣服回到上港姨媽那兒，只留下我與二哥，顯得孤苦伶仃，父親唯有坐在廳里輕聲嘆氣。

尾間那毒蜘蛛，也趁母親不在，假借來店里購買東西，在店外卻眉來眼去，賊頭賊腦好似尋找什麼。

有一夜正當夜深人靜，我突然感到餓，吵醒了正在熟睡的依姆，硬要她陪我到樓下店後廚房，在漆黑中，依姆不偏不倚與一個黑影碰個滿懷，我們在驚叫中，看到那熟悉的身影正是赤著沾滿泥濘雙腳的父親，他顯得狼狽不堪，毫不動生色，依姆以她女人的敏感瞭如指掌地知道怎麼一回事。

第二天，母親正好從上港回來，我就感到氣氛不對，在大人爭吵中，話題矛頭總是對準尾間黑寡婦。

「嘿！算我瞎了眼，這麼辛苦地嫁給你，如今你有幾分錢就學會跟人玩女人，偏偏別人不玩，卻泡上尾間那蜘蛛精……。」

母親發洩了心中多年的怨恨，人也顯得失常，也顧不了大人在小孩面前的尊敬，父親在無可奈何之下，一把掌摑了過去，頓時天昏地暗，母親跌在幾尺外的庭院。

「我玩女人，是我的事，她敢賣我敢買，公平交易又有什麼不對？」好一個玩女人哲理。

「哎，我真的瞎了眼……。」接著一陣爭吵也夾於碗碟破碎聲中。

那夜，我們家里陷入極端恐怖氣氛中，母親在一場歇斯底里的叫喊之後，陷入沙啞的飲泣中，父親早已不見蹤影，依姆雖煮了飯菜，又有誰能嚥得下。

更囂張的是，黑寡婦還託人來說，她願做小的，願拜稱母親為大姐，這樣一來當然又引起另一場大風暴，若不是依姆及早發現，母親早已上吊於屋後沖涼房。

暴風驟雨之後，卻顯出一場不凡的寂靜，彷彿使人透不過氣來。父母表面沒什麼，可是破裂的情感總難以修補，我心中也暗暗地懷恨尾間那隻纏在父親身上的毒蜘蛛。

「還不是那拉子婦，若不是她舌頭長，通風報訊，也不致鬧到這個田地……。」看熱鬧的鄰居卻在那里八卦，直到我到市區唸中學時，父母間的感情卻時好時壞，母親也在那一場劇烈爭吵中小產了。父親花心在外，家庭也趨向破裂邊緣。只有依姆在那蹉跎歲月陪著母親，毫無怨言。



後來父親在一場風月場所被人陷害，被困於古晉，自那時起他才恍然大悟地回到母親身旁，默默地工作，但破裂的鏡子就算重圓也有痕跡，因為母親恨透了尾間黑寡婦，也不準我們跟她孩子交談。

接著出了校外，組織家庭，尋找工作，我與昔日小鎮幾乎斷絕了關係。至到父親逝世，那年遠道回家奔喪，卻發覺古老的小鎮，經過一場大火洗劫之後早已改觀。母親頭髮蒼白了許多，依姆早已過世，二哥卻已是兒女成群的父親。大哥在父親逝世前突然跑了回來，因為他知道父親身後擁有不少產地，兄弟倆為了爭奪家產也吵吵鬧鬧。

因為大哥自小過嗣給別人，回來之後跟家人格格不入，尤其是依姆，更是他的眼中釘。

「那拉子婦，呆在家里幹什麼？現在人也老了，根本不能幹活，養隻豬總比她強……。」

那年父親還健在，無奈礙於老父的尊嚴，他還不大敢放肆。年老父親也感到依姆對我們陳家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尤其是那年他被人陷害於牢中的時候，這個家就是靠了母親和她支撐了下來。

那年依姆病得嚴重的時候，她也沒有什麼特殊要求，只盼父親能以華人風俗儀式完成她的後事。記得每年清明時節叫二哥上山拜祭。

在依姆病重時，父親還特別請人在屋後臨時搭了「蠻柵」給她居住，一切都依她的要求辦理後事，那年還特別派人到詩巫買了棺木，在她出殯那天，還叫人抬了棺木，繞市一周，我想那是依姆最後的光榮時日。

每年清明，二哥總不忘帶著妻兒上山祭拜他的拉子依姆。久而久之大家也忘了依姆是拉子婦。每年到這個時候，在外心情總想起依姆，小鎮風采的一段時日。我雖與依姆相處過一段不長的日子，但她給我印象卻是那麼淋漓盡致，越來越深刻，昔日的小鎮風采唯有在夢中才能尋回。

稿於癸酉年。清明節。

：依姆(IBM)在伊班語是伯母，叔母，姨母，舅母，繼母的總稱。

古橋舊影

說是夏天，氣候卻非常嚴寒，本想搭火車下CITY，走到“COLES”超級市場，妻說白糖已完，冰櫃餘下食物不多，於是在市場繞了一周，花了五十塊澳幣，本想星期六上CITY的閒情，都被破坏了。我們像夢魂似的繞了一圈，又倒回頭，心中有氣，妻卻在廚房後喊著：

「剛買的咳嗽藥水還不喝？……」

她在表演輕功，爬到廚房高牆上擦牆壁，好似有用不完的精力。（寫到這裡，遠處火車站已響起汽笛聲，兒子正睡醒，到廁所小解，小女兒的組員正做最後的電腦結業工程，一切都顯得遠靜，遠靜……）到了廚房看到桌上西瓜，紅得有點像鯊魚張開闊嘴，看了有些氣憤，你叫我吃咳嗽藥水，我偏吃西瓜。

與自己心情過不去？不，那是一種不平衡的抗拒，結果整盤西瓜掃得精光，咳嗽依舊不停，妻沒說什麼，擦完高牆依舊回到廚房繼續擦她的地板。我在沉思，在家里她一向沒有這麼的嘮叨，不知為什麼到這了這裡，拼命地做家務。來到墨爾本，她有大量的時間，至少在家中，她不用駕車上市場，找人八卦，載女兒上班，到服裝，百貨商場選購衣服……。這一切來到這裡都被忍痛割愛了。面對一樓的二房一廳的空間，她能做點什麼？踏出門檻，盡是藍眼金頭髮的洋人，而她那生硬的英語，在澳洲卻行不通，唯有晒衣服才能走到屋外。

屋內能做點什麼？電視全是外國節目，唯有北京中央電視的新聞，天天趕在八點廣播，在馬來西亞正是清晨五點，正是好眠的時刻。而那類新聞，起初听之還新鮮，久而久之，就感到沉悶爛腔的老套，再也提不起勁。

○ ○ ○ ○ ○ ○ ○ ○

Sarawak



剛才突然夢醒，還以為是隔天上午九點，看錶一下，卻是馬來西亞時間下午二點，正是澳洲時間午后五點時刻。夢醒後，很想再入夢，怎么一點也不可能。．．．

「我叫華合，你還認得我嗎？．．．。」來的正是上裸赤身，下圍一條沙籠的馬來老叟。

在我印象中，完全沒有這個人的存在，不過我還得保持一定的禮貌。坐定。雙方對看無語。

「我年輕時，一直跟著你阿爸工作，老頭家，人真好．．．。」他斷斷續續說。

我試圖以腦子喚起回憶思潮，卻一點也不可能。

因為童年故鄉的夢，盡是黑色，迷迷濛濛，黑的沙灘，黑的海浪，就是連故鄉天空也是黑色的圖騰。

眼前一場黝黑，華合那幽郁的眼神，只不過是歷盡的顏髮，斑白得可怕。

我們繼續相對，我都已進入四十中年人，眼前華合是否能像影像中恢復昔日的年輕。

聽說，在科技時代人們能趁上時間快車，趕在未來而又能返回過去而不再停留於現代。

「唉，甘榜的番人真是懶得不能見人．．．。」

母親在世時每當回憶海口生涯，總是這么的輕嘆。故鄉，伊干，耳邊不禁喚起海鷗的低鳴，棲於風嘯中。

「華合跟著你爸爸在老葉園工作，一連几天不見影蹤．．．。」一星期後，他又出現在老爸那間老店屋前。

「你是否不想幹活，不幹也得說一聲，怎么能說走就去。」

「頭家，對不起啦．．．。」華合眼神無力，垂著頭，好像是專程回來準備受挨罵。

在那時代，一窮二白的甘榜，除了到碩莪園砍伐碩莪樹外，華合的族群能做什么？

後來听村民說，華合曾與他年紀一般青年跑到沐膠去，企圖到那里出海捕魚。

後來經不起風雨嚴寒又回到原地，過一陣子，空著肚子又來見老爸了。

老爸罵歸罵，過後也收留他當雜工。

那年華合不及十六歲就結婚了。鄉村生活窮困，一切從簡，但華合的老娘，認為華合是他的獨生子，喜事要辦得風光，因此：

「就跟你爸爸借了五十元．．．。」母親感嘆地回憶，那時爸爸已逝世二十年後了。辦了喜事，辦喪事。不久華合的母親也因病逝世了。我忽然記得華合七早八早來到我們木屋店前，父親踱來踱去，雙手放於背後，好似在考慮什麼？我們小孩也不懂怎麼一回事，只會眼巴巴地瞪著他老人家。

在黝黑的印象中，彷彿透出一線光，我的記憶似乎在重返。

「結果向你父親再借五十元，哇，好大的錢。借，卻是永遠沒有歸還。」老虎借豬。那是母親病逝以前，要我到童年故鄉走一趟，回來後，她躺在床上，我向她提及華合，她脆弱地說著。不及一星期後，母親也走了。走得匆匆，那彷彿是她對故鄉早年留下的最後惜言。故鄉的夢碎，是否也隨著母親的病逝而消逝，只是每當深夜入夢，它卻有意無意在夢中呈現。

它即遙遠，又那麼親近。

我與華合依舊相對無言，眼前華合已是祖父級人物，找不到昔日的話題。

「孩子幾個？都長大了．．．。」我無心地問著，又不想著戶口調查。

「六個，早都已嫁人，聚親．．．。」他在無言中，淡淡提及家中情況。

「都做工了．．．。」他無奈一笑，我好似看到父親年代，華合的舊影，整天於甘榜尾走到甘榜頭，像個毫無固定，無目的，漂泊的幽魂。

椰風，浪吟，白天，月夜在故鄉海岸就這樣走過。

眼前甘榜，依然是童年記憶中的落後，朦朧，毫無生氣。

走訪故鄉是多年的夢，只是一直無法實現。母親常愛在我面前



提及。

「你老爸就怕你在那里，住久了，變成番那，因此才草草把生意交給堂兄阿山，而帶我們上來詩巫。」

「那時那有什么快艇摩多……。」

「只顧了馬拉諾人划舢舨，一划就兩天兩夜……。」母親的回憶，彷彿把我那黝黑的童年舊夢撒下一點金黃的斑點陽光。

一艘細小的舢舨，一葉扁舟，於卅年代拉讓江忽忽隨風而過。江上的沉靜，靜得使人欲窒息。除了久不久來的一聲〈哇〉外，什么也沒有。舢舨蓬蓋下就是我母子倆，相依為命，帶了乾糧，也吃得七七八八……。

夜間，我突然看到斑火點點，岸上好似熱鬧異常，稚小的心靈，彷彿嗅到〈人間〉氣息。

「媽，岸上這麼熱鬧，怎么還不上去玩，媽……。」我吵著重覆地說。

「改天才帶你來，我們的家就到了。」

以後我們怎么到家，已忘了，因為長途水舟之旅，已使我疲憊異常。不過矇矓中總感到屋後有一條臭水溝，夜間潮漲時，船都能由此划到家背後的二個龐大木晒檯上。

四十年代初，砂拉越正處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童年時代的帝國主義是什么？早已忘了，也可以說根本就不懂是怎么一回事。

不過，也聽過老一輩人說過。

「那些紅毛人真沒用，一聽到石叻坡被日本人佔領，早已由布拉甲跑到荷蘭，溜回祖家……。」

「聽說只有七個東洋鬼子兵，雙手高舉橫槍桿，游過砂羅越河，就這樣佔領了古晉……。」

「我們詩巫幾個頭人，一見紅毛鬼溜之大吉，大家心里著了慌，怕拉子從加帛上邊下來搶劫，砍人頭，因此……。」

因此几位頭人就專程到古晉請日本人駕臨，雙手把詩巫交給日本人。日本軍國主義的蝗軍，不費一粒子彈，就把詩巫與古晉給拿下來了。

想不到，劫後詩巫的歷史，就這麼簡單直接。那些頭人，把日本人帶到詩巫之後，禍事到了臨頭還不知。他們就這樣為皇軍效勞，替皇軍籌募軍款。

「那時，不知叫什麼金，我一時也忘了．．．。」阿伯林老婆生前這麼告訴我，她是沒有什麼知識的家庭婦女，再來年事已高。

為了替日本主子籌募〈籌備金〉為了在詩巫建一臨時軍用機場，每個人都得義務替皇軍效勞，還自在人群中抽出一些黑名單上與〈抗日〉有關人士。

結果，有些人被冠上〈抗日份子〉，有些對皇軍不敬，在馬路上見了皇軍而忘行九十度鞠躬，而被打入黑牢。當時按著馬前走卒的通報，一些富有正義感的資產階級人士，因在皇軍抵踏前，在籌款救國的籌賑會亮相，也在皇軍逮捕之例，這一切責任都推在這些請皇軍到詩巫人士的身上。

於是，他們在歷史上被蒙上漢奸的罪名，背上出賣自己民族靈魂的罪名還不知。

尤其記得，在聯軍登陸的時候，在所謂除奸運動中，這些人士都受到了對付，好似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小姨媽，至今想已是七十多歲的高齡人士，在日本南侵時刻，因參與賣花籌賑抗日有關，她的相片更落在憲兵部，而成為被追蹤的名單。

為此，小姨媽跑到遠離詩巫的桑坡躲避風聲，過了一陣的風平浪靜之後，又悄悄地返回詩巫，過著不能曝光的時日。

而那時父親在海口漁村，伊港有一間木屋小店，我與小姨媽隨著父親到那里過著一段短暫時光。小姨媽在避著漢奸的耳目而到了那里，那是我三歲離開的故鄉，又重踏故土，卻有一種難忘不凡的感受。許多童年的馬來諾童年玩伴都來店里看我，大家都相投以陌生的眼光。

那里我重拾童年，一片黝黑的回憶。住在木排店屋尾端，住著一年邁老婦，蒼白長髮，帶著女巫邪氣的眼神，時不時在窺視著我們。据悉她早年攜著油瓶子，嫁給祖父，她那油瓶子也順理成章與



父親兄弟相稱，我自然稱他為叔叔。

叔叔的兒子，阿芒，也成了我當年的玩伴。我們到海邊緩跑，到高腳屋下玩泥沙，或期待椰樹成熟落下的枯葉。那種龐大枯葉也是當地土著出外工作，用來包椰醬飯，也不知道為什麼，當時對我們卻是那麼寶貴。

店屋後有一日羅冬井，那是馬來人洗日落冬用的水井。有一天，我把那用樹桎包葉著水筒，拿來洗腳，倒掉，而引起了那老嫗滿臉鐵青，暴跳如雷。那時我才知事態嚴重。

聽說，那筒水是她準備用來‘拜謠’祭鬼，當然禍到臨頭，在我幼小的心靈，始終那敢承認。不過經過此次經歷之後，我對那老嫗，具有一種莫名的恐懼。

她那滿嘴佈滿老葉石灰岩遺漬，參與血絲，白髮長而脫落，留至腰間，一雙細而無力眼神，充滿邪氣。坐著就喜歡口咬老葉，老仔，彷彿沒有滲與石灰質老仔，就不能過活。

平時喜愛圍著一條黑色沙籠，落至腰間，光天化日下，而露出那乾癟毫無彈性的雙乳也不在意。若是你對那似乾癟木瓜的雙乳，好奇多瞧一眼，她就敏感挑戰，雙手插腰，喊著：「看什麼？要吃奶嗎？」

若不留心靠近她，被她順手一抓，就把那黝黑的乳頭，硬往你小嘴一塞，讓你掙扎，讓你氣餒，而引來一陣滿足感的哄笑。

每當夜深人靜，來自她屋內，總傳來陣陣緊急的鑼鼓聲，在冷風嚴凜中，也夾著細長的哀哭聲，也使窗外椰樹搖曳不定，天空也引來陣陣黑壓壓的烏云。

「是嫗姆在召魂了……。」阿芒說。

「你怎么知道。」我好奇地問，心中引來一陣無名的恐懼。

「每當深夜，她的頭顱就會脫離身子而去，飛到遙遠的地方……。」阿芒的繪聲繪影，無形中添加詭譎怪異氣氛。

「你有看過？」我不信地問阿芒。

「不能跑過去看，看了她的頭顱就不能飛回，那嫗姆的死期就到了。」

為了不讓嫗姆這樣無端端地死去，誰一聽到那深夜的擊鼓聲，誰也不敢推開窗戶，而害怕嫗姆〈拜謠〉的頭顱到訪，更怕那頭不能返回母體的傳說。

「我的腳，沾過拜謠，因此不能踏上竹片，一踏上去，便雙腳疼痛浮腫，要病了一段好長的時間……。」

有次老嫗姆到訪，就這樣提及她的雙腳，卻是浮腫得像豬肉攤倒掛欲出售的豬腳。

「那次我不留心到拉子屋，踏上了晒檯前的竹片，回來重病了一場……。」

只記得，嫗姆病逝的那個月，母親前去看她，她撫著那相依為命的孫兒，要家母承諾好好的照顧她那兩個小孫子。

這樣子過了一個多禮拜，就病逝。膳用費還是老爸一手包辦，看他那不長進的〈弟弟〉，聽說自己母親病逝，一大清早就來到客廳呆坐，頭髮也疏得油滑精光，在等待父親發落。

最後拿了錢就走。

母親沒好氣，只能罵聲：「衰種，沒出息。」

老嫗姆逝世後，阿芒兄妹便投靠到我們家里來，那時我已就讀小學，阿芒兄妹倆也跟著上學。

在那段日子，阿芒與我們相處並不和睦，只因大家來自不同的生活環境，不同的生活價值觀造成了大家的隔膜。

阿芒的妹妹，阿菊還算有幫做家务事，只是她父親來探望兒女時刻，總是鬼鬼祟祟，在路邊低咕講個不停。

不久話題扯開了。阿菊向她父親告狀，說母親虐待她，把一大堆家務往她身上推。在一夜之間，阿菊突然不聲不響收拾行李就走了。引起家中一陣騷亂，有人責怪母親，在她祖母逝世後欺負她。

不過，在我幼稚的心靈，家中並沒有人虧待過她，一日三餐不只供給，還給她兄妹倆上學讀書。

只是阿菊從小野慣，不愛讀書，吃飽飯後又不收拾碗筷，責怪了几句，她便在她的父親面前添油加醬。結果只好不告一聲收拾包袱遠走高飛，在旁人看來，我們確是在虐待她。



她走之後，好事之徒來提及，氣得母親臉色鐵青，不發一言，最後只罵了一聲：「死沒人情狗。」

緊接著阿菊不告而別，阿芒也出了毛病。首先家人發覺到阿芒的口袋近來怎么那么臃腫。

「我爸爸給的零用錢，今天在巴剎遇到他，他給我的。」起初大家不疑有他，只是阿芒怎能天天花的特別開心，有吃有喝。而他老爸一向在市區只做散工，三餐都沒固定，那來這麼多錢給孩子。

有天清晨，父親發覺他掛於牆壁的長褲內口袋的錢，不翼而飛二張大牛，他卻毫不動生色，在期待事情的連續發展，而我們卻蒙在鼓里。

突然，一天清晨，還沒吃早餐，母親從屋里大嚷大叫：「阿芒，早上偷了你爸爸褲袋里的錢！」

東窗事發，阿芒急得連書包也沒拿就跑了出去。大家一發覺追了過去，早已不見他的影蹤。

從此阿芒就在家裡失去蹤影，到了學校也找不到他。原來自從父親發覺他行為異端之後，不動聲色，細心觀察，也偷偷在褲袋錢包多放兩張大牛。

終於有天清晨，在迷濛中，阿芒以飛快速度進入房內，那時恰好母親在廚房後燒開水。父親於蚊帳內，突見阿芒行徑，待揭開蚊帳時，阿芒早已飛快跑掉，早已把手伸入掛於牆壁的褲袋，昨夜放入的兩張大牛也下落不明。

「快，快，快追阿芒，他跑了出去．．．。」

在母親驚叫中，大家哄了起來，只是不見阿芒影子。至於後來他跑到那里，大家心里有數，肯定跑到自己父親那兒。

事發三月之後，阿芒的父親又托人來說情，要把他的兩個寶貝兒女，再度寄放在我們這裡，只是經過兄妹那次教訓之後，誰的心靈再也不能容納他兄妹倆。為此，家裡就與阿芒那夥人交惡，互不往來，而阿芒父親反而在背後誣譏我們，虧待他親生的寶貝兒子。至今，阿芒的父親早已過世，阿芒兄妹該長大成，偶而在街上相遇，也不認得了。

一天清晨在迷濛中，聽見父親在講話，語氣中好似在責怪伊干生意交給堂兄阿山，搞得一塌胡塗。

只听父親心痛地演獨角戲，而沒聽見阿山的反映，迷迷糊糊，在伊干舊店木屋中，那一片沒有止境的黝黑空間。

我在半睡半醒中，好似听到小姨媽告訴我，爸爸在發脾氣。在童年的歲月中，老爸是家中長老，有無限威嚴，他說一，沒人敢說二。

說來爸也命苦，那年為了害怕我年幼，變成〈番那〉，於是決心放下日落冬港生意，搬到詩巫市區，與友人合夥經營洋雜百貨，海口店里就交給阿山。

誰知阿山夫婦在店里，好吃懶做，坐食山空，把店里囤集的貨物賣光吃光，也不知錢跑到那里，虧了一大筆。後來更由老爸的〈弟弟〉，阿芒的父親繼續經營，那就更慘，不止把店內貨物變賣精光，什至把整間店屋木板，持柱也賣掉。

「還好，若是地契上有他的名字，也照樣給賣個精光。」父親在感嘆。

那時正是日本統治時期，生活苦不堪言。有次大家聊著，不知話題繞到金花嫂身上。

「不如我們到哥羅島，去看看真人，講是空講……」熱心替阿山做媒的林嫂這麼說。

當年我才八歲，由於家里沒人照顧，也順道地跟了去。先是大人划了一艘小舢舨渡江而去，接著還要走了一段漫長的勁草小徑，來到一荒涼稻田小茅屋。

再經人通風報信，金花嫂才由稻田被帶來，滿頭臭汗，身穿破爛，坐於草棚下，不發一言，一副臉臭嘟嘟，誰見了就惡心。

爸爸問及我，喜不喜歡帶回當嫂子。

我搖頭不語。

為什麼呢？我也提不出什麼理由，只感覺到她滿臉惡臭，一副不令人喜愛的模樣。

那次稻田看親，堂哥阿山並沒前往，在父親的旨意點頭下，不





及一個月後便匆匆成親。

在日治時代，民不聊生，因此婚禮也顯得簡單，窮人女兒，嫁出去如潑一盆冷水，也在餐桌上省了一口飯。講的阿山婚禮，只是從簡，但家里來了眾多親朋，也得在屋外另搭涼棚，請了幾個廚師，在那宰雞殺鴨，喜氣一片。

洞房花燭之後，阿山算是長大成人，父親便將他一手創業的伊港生意交代給他倆夫婦。

初看金花堂嫂，顯得沉默寡言，只是一過門來，便逐漸顯露其本性。原來她與丈夫臭氣相投，也顯得懶散潑辣。先是把父親珍藏於店內的藥酒，當補身藥喝得精光，結果虛火上升，在一場大病中，也把肚里剛形成的胎兒給洗掉，為此母親大發雷霆。

「喝了沒上西天，算她命大……」接著父親只好把他倆夫婦驅逐店外。

「不是我不疼這小侄兒，而是他太不長進了。」父親每當提及阿山總是那麼感嘆。

當年父親越洋過海南來，阿山才三歲，也隨著叔伯們過番，因為他家中共有八個兄弟，八張口欲吃溫飽，實在不容易，當年唐山活不下，唯有學人過番來。

由於阿山在家中排名第三，三與山同音，就叫阿山了。令人較為熟悉他那年在唐山八兄弟中名叫阿八，倒是娶妻生子，較有出息。

大陸變色後，由於土改運動，父親寄回唐山錢，所建的房屋均被人民政府沒收，而阿七，阿八都被打入地主階級，靠海外匯錢過活的牛鬼蛇神，生活痛苦不堪，數次寫信要父親替他申請南來。

「不行呵，這裡一個阿山，已鬧得雞犬不寧了。」

母親是堅決反對，況且中共政權席捲大陸後，英殖民地政府早已嚴禁大陸人民南來，而這裡回去大陸僑生，也就無形中拋棄自身的國籍，變相地被驅逐出境，永遠不能踏回故土。

於是阿七，阿八南來之事也不了了之。只是阿山夫妻倆兩天一大吵，三天一小吵。結果金花嫂子連夜捲舖蓋跑了，留下了孽種。

「妖壽呵，小孩年幼無罪，如今父親不長進，老婆又跑了，唯

有把小孩，往我這裡一塞，放了他娘的屁，也算盡了人生一大事。」事後母親憤憤不平罵著。罵歸罵，小孩放著，成了定局。

隨著歲月流逝，阿東已逐漸長大，當然他也步上一般人的生活途徑，也跟一般小孩一樣，上學讀書。

所謂〈那一條蛇，生那一粒蛋〉。阿東年幼時，好的不學，卻擁有父母遺傳的劣根性，也是一隻好吃懶惰虫。鄰居卻怪罪母親，說她心態不平衡，不疼阿東，百般虐待小孩。

其實不然，無端端地照顧一個被父母拋棄的小孩，實在不易，而且阿東自小便失去母愛，在寄人籬下過活，其叛逆性格也逐漸表露無遺。

數年後，堂兄阿山又在指桑罵槐。

「阿東不听话，不長進，還不是有人只知撫養，不懂管教。」

母親听之不動生色，就在馬路口等著阿山路過。那天阿山自南蘭律上段騎著腳踏車而過，正被母親撞著，在大街上演出罵街鬧劇，而阿山卻顯得狡猾，任由母親指責，不發一言，本是欲討清白，卻惹上弄巧反拙，在表面上母親算是佔了上風，但暗地里，大家反而同情阿山。

到阿東唸上小學時，已是一個身粗力壯的少年，只是學業成績天天吃紅蛋。於是他那不長進的父親又在說話了，縱容那寶貝兒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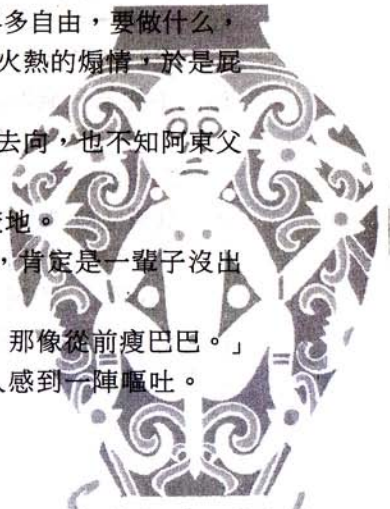
「你書又唸不成，不如跟我找散工做，又有錢可花，怎樣也強過這裡。總之，寄人籬下，心情不好受呵，外界多自由，要做什么，吃什么都沒人管。」阿東帶著冰凍之心，遇到火熱的煽情，於是屁股拍拍，不帶一樣東西，走得乾淨俐落。

過了一陣相當沉靜時日，家里也不知阿東去向，也不知阿東父子活在那里，日久也不見他們影蹤。

好事之徒，又在奔走相告。三姑六婆吱喳地。

「若是阿東做人不看破，整天呆在那一家，肯定是一輩子沒出息。」

「還好快走快好，你看人家現在吃得多胖，那像從前瘦巴巴。」眾人口水多過茶，偶而也露現惡嗅金牙，令人感到一陣嘔吐。





「唉，替人養兒，我前生做什么孽，真要倒霉一輩子。」母親在洩氣，感到几點心痛。

「我們待人家好，人家那兒放在心頭，要是一點差錯，人家就恨你一輩子，記在賬本上。」

其實那時我們居住的木屋，可說是一間大厝。進了一條木橋踏進樓梯門檻，引來是前邊大客廳，雙則走廊接著內邊客廳，雙邊相對擁有四間大房間，再進引來橫過長廳，走到後邊又是長形飯廳，雙邊圍著木牆，上通風設備，光線充足，再前往一小步，又是一個小廳堂，左邊還有兩間後房，右邊沿著梯下還是一個大廚房，几乎能擁下十個廚師在那大顯身手空間，廚房外是一個龐大晒台，几乎相等一個籃球場的面積。

在小廳堂後邊，還有一個方長客廳連飯廳和兩間臥房及一小廳房。廁所則要走過兩分鐘在晒台後一獨木橋後獨立小房。心想這麼一個大木屋，有誰不打它的主意。

三姨姆一家人就在那邊生活過半輩子，她家中除了老大外，餘下一家八口大小都在後房那小房間出世。至今姨丈已過世，孩子都已長大成人，論娶婚嫁，又有几个記得昔日母親對他們的恩情。

二舅母也在那邊住過一段時日，不過經不起＜阿伯公＞的諸多為難，不過几年就搬走。二舅母居於我們那間大厝，卻是在我童年時期。父親為了照顧伊港生意，而這裡空大木屋沒人居住，父親只好叫二舅一家人來居住。

我們從伊港搬上來後，他們一家人卻成阿伯公的眼中釘，二舅母沉不住氣，氣憤地搬走了。

二舅母搬走不久之後，阿伯公也因年老病逝。

二舅母與阿伯公爭吵最劇烈的時刻，正身懷六甲，不久產下兒子，其模樣神情真的跟阿伯公一樣。為此，不少人在背後議論紛紛。

「是否真的與阿伯公有染？」听了眾議論，我忍不住問及母親。

「不可能，你阿伯公從伊港上來時已是八十高齡，若不是因病，他才捨不得那邊的老葉園……。」母親回憶的說「他老人家，平時省吃省穿，而且人也守舊，想他不會幹出這等事兒。」

「再說，他們一見面就不知擠了那門的邪，就水火不相容，怎會．．．。」

於是好事之徒都在說。

「一定你那阿伯公死不甘心，投胎到她肚里。」

說的一點不假，二舅母的兒子成長後，其模樣神情，真像她媽昔日針鋒相對，死對頭的翻版。

她那不長進的兒子，平日不務正業，前陣子聽說還跟人到印尼木山營工作，不久傳來了厄訊。

「害得你舅母哭得死去活來．．．。」那是多年後，在母親與姑嫂論及中，听過這樣的對話。過了三年後，二舅母這寶貝兒子突然活著回來。引起母親外家一陣震蕩。

「不是說阿山死在印尼．．．。」人們都瞪了眼，呆了口。

「不，那是誤傳，死去是阿山的朋友．．．。」原來他是跑到印尼新畿內亞內陸去，在一間日本人開伐的木山營。

那是無意中听到咖啡店的八卦。

「阿山坐在一日本人的＜冷古舍＞，在赴木山營途中，由於連日濛雨，山路遙遠泥爛，連人帶車翻到山下．．．。」

「後來那日本人與司機都死了，而阿山也暈了過去，昏迷了一個多月，人家以為他再也活不了．．．。」

於是消息就這麼傳開。

阿山回來，舅母當然也破涕為笑。不過阿山是個浪子，回來無所事事，整日無聊，與三教九流閑坐咖啡店。這樣活著回來，與那樣的逝世，生命對阿山也顯得無奈唏噓。

不過對二舅母那已是心滿意足，因為孩子究竟活著回到母親身邊，也來得踏實。只是阿山經過那場木山翻車事後，由於腦子受到劇烈震盪，

「有時人也顯得迷糊．．．。」二舅母提及總是那麼傷心流淚。

「人家說，田螺為子死．．．。」母親听之，也同情地跟我提及，有空不妨去探望表弟。由於大家成長在不同生活圈子，因此我與阿山顯得異常隔膜。不過在偶而家常便話提及，也就只是沒有真



正相處過。阿山的結局如何？我也沒心去窮追。只知阿山長相真與壁上掛著祭拜的阿伯公相片沒有什麼兩樣。每年阿伯公忌日，母親總愛於那神位上的舊黃照片，勾起回憶，想已過了一段漫長歲月。

○ ○ ○ ○ ○ ○ ○ ○

阿伯公逝世後，也是日本南侵的時刻。

依稀記得阿伯公逝世前的模樣，還是靠了祖壇上那張放大照片。母親常對我說：「阿伯公真疼你……。」

「那時你還小，常跟阿伯公到伊港老葉園跟出跟進……。」母親常愛在親戚面前提及我兒時與阿伯公相處情景。不過在我印象中較為明朗還是阿伯公在床上病倒時刻，每次母親煮稀粥之後，便叫我端著一碗，熱蒸蒸的，到阿伯公房內。阿伯公總是倒在蚊帳內，我把稀粥放於床前叫了一聲：「阿伯公，粥來了，阿姆叫你趁熱吃了……。」

由於房內陰暗，陣陣臭氣撲面而至，使人難受。因此一進房內不及半分鐘，就想急快跑。記得那兒時心情，並不甘於每天清晨呆在那兒，雙手端好一碗熱騰騰的粥，講同樣的話。無奈礙於母親有令，難以反抗。

直到一天清晨，突見大人在議論紛紛。

有人細聲在我耳邊：「今天你不用再端稀粥了，阿伯公再也不吃了……。」我心中卻引來一陣松懈。依舊見家人細聲細語，在我稚童心境還不知怎麼一回事。

過了不久，只見母親跪於阿伯公房外，三聲叫著，房內沒有反應。

大家都說：「阿伯公過身了……。」緊接著嚎啕哭聲釀成一片，親朋戚友互相報喪。

阿伯公死了，就是這麼一回事，有人趕到巴剎告知父親，也來了一堆人在那里忙這忙那，人語吵雜，意見多多。

不久，阿伯公僵硬的屍體被抬出房外小客廳，躺在四塊板凳上，香火熾熱地燒著，眼看一張張冥紙焚化在火堆中，大人都在說，〈腳尾紙〉不可間斷，否則死者幽魂便會在赴陰間途中迷失方向。當

然家中懷孕的母貓被關起來，時不時發出淒涼的哀哭聲。

夜間守靈，我們都被安在客廳上，有人繼續不斷在燒冥紙，一些有經驗老者卻在身邊置放一把掃把，預防萬一。在我幼稚的心靈中，若是真的發生萬一，在狹窄堆滿祭品的小客廳上，不知要往那兒跑，所以那一夜大家都在半睡半醒中。大人依舊在忙著說話，也顯得低聲。原來那時日本皇軍已打進石叻坡，紅毛軍已舉手投降，那時沒有報紙，只有靠二叔一陳舊收音機，零碎含糊不清的英語廣播。

星加坡淪陷了，大家都在提心吊膽，這世界將變成一個什麼事道，而我只擔心，那隻被綁的母貓，幾時掙脫繩子，橫跳阿伯公僵直屍體，那種不寒而慄的恐怖感受。整個詩巫市鎮，已陷入緊張局面，人心惶惶，日本的厲刀幾時落在自家的頸上而不知。夜間守靈，也正是夜間戒嚴時分，屋內一點光線都不能外洩，而我們家中的電燈早在戒嚴之前不能應用，因為受英人控制的電火局早已停止操作。人們都把窗戶關得緊密，稍有點亮光，路邊便有人監視，高喊：「火呵，火呵．．．」的警告。

在我那幼稚的心靈，無形中引起陣陣恐懼，不禁感到一陣頓時疑惑，這世界為什麼充滿這麼黑暗與冷酷，也忘了阿伯公的棺木幾時運出埋葬，日後在母親回憶話當中說：「你阿伯公過世三天後，日本人就來詩巫了．．．。」

依稀記得，年幼首次嚐到逃難的時刻是於那時開始。

我隨著大人們，趕趁月黑風高，靠著雙腳走著走著，朝著哪個方向也不知，也一點印象都沒有。似乎也沒飢寒過，好像平時難嚐到的餅干，一路不斷供給小孩子吃。

第二天清晨夢醒時，只聽到窗外的豬隻，滾在屋前泥濘土中，喔喔得意的叫著。原來昨夜下了一場大雨，幾時我們抵達那處於偏僻膠林的小茅屋也不知。窗外膠林潮濕一片。

大人們忙著在廚房後的高談聲浪與火爐跳躍火舌吶喊溶在一塊。

過了几天，聽說日本皇軍進城卻是一片平靜，也沒聽說皇軍殺人放火，於是我們又靜悄悄地回到原來故居。



有人說，在日本統治期間，生活多么清苦，我並沒有什麼感覺。「你小孩子懂什麼？亂亂講……。」大人每次總是那麼認真地打斷我的沉思。

我們同屋，父親的世交林六叔，人稱阿伯林，這時卻容光煥發。

林六叔，人平時顯得不易與人交談，也不易親近，在一家華資小銀行當財庫。那時銀行一小財庫確是一件了不起的大職務。因此屋中里里外外，對他顯得特別恭敬。某銀行是日本南侵唯一受接管古老銀庫。銀行經理是當時華人社會有頭有臉人物，因此在抗戰期間，當了什麼救國賑災顧問逃不了。因此皇軍一進城，按著名單抓人，他是榜上有名也逃不了。被皇軍抓去打進黑牢廿一天。

提起這銀行經理大少，給人印象深刻。其實當銀行經理只是掛名，在外還拈花惹草，還生下一大堆野種在那勾心斗角。

每次遇到瓊枝樓來自石叻坡歌女，就情不自禁前去捧場，說是到那兒聽粵曲，附庸風雅，最後還不是唱到那兒上床銷魂。若是有銀行重要文件要簽署，還要銀行打雜的到酒樓找人。

日本皇軍一抵達，他的皇朝也跟著完蛋，在日本接管業務期間，也需要一個資深華人副理，因此阿伯林也順理成章頂了上去。

其實在抗日前夕，林伯也參加過由殖民地政府所訓練的民防工作，也參加夜間巡邏。只是日本人一來，卻把那頂唯一著為參軍訓練鐵帽證據，不知藏於那里。

由於銀行業務上的關係，林伯就常與日本人搞在一塊，是否扮起漢奸角色，則不知。只知他數次宴請日本客人到家，還讓妻子下廚陪酒，自身也留下兩撇日本鬍子，一副東洋氣派。

不過三年八個月的苦難日子，一晃就過。在聯軍登陸的時刻，銀行行政重整，那時懂得英語之人，少之又少，林伯稍為懂得一些皮毛，仍舊留任，況且他又是銀行舊臣子，留任期間就由一小財庫，再度榮升至副理。

在日本人統治蹉跎歲月，童年卻依舊過得蠻有生氣，只是感到換了不同統治者，外來主子的另類感受。

只聽過大人在議論紛紛：「巴剎的福州人，見到日本皇軍沒有

行禮，沒有鞠躬而遭到毒打……」那時多數福州同胞多在山芭地帶割膠，而被視為毫無見地的山巴佬，也不知見了皇軍還要這一套繁文縟節。

還有誰家女兒，被皇軍喚去陪酒，招待皇軍，那年女子家當眾陪酒是一天大恥辱。

「你看，那家的女兒，就是當了日本陪酒女，至今年紀都已一大把，還嫁不出……」母親每當話常總愛提起這些舊日話題，著為女兒的教誨借鏡。這也難怪，在一般世俗眼光，只為日本人添酒就是犧牲色相，怎么講也是一件极不光采的事，就是跳進拉讓江，三天三夜也洗不清。

自從我懂事以來，就見過梅家姐妹，人都長得不賴，而且也任職於政府機關。她們於聯軍登陸後，先後都進了英校，受過英語中等教育，講得一口宗祖國的標準英語，她們在事業上都是一帆風順，對於左鄰右舍的閑言閑語卻是我行我素。

倒是那些平時閑言過多的家庭婦女，其女兒也不見有多長進。

童年也經歷日本統治時光，在街上遇上日本憲兵，也刻意學大人向皇軍肅立起敬，一點也不感到尷尬，反而以此為榮，討得日本士兵歡心。只是同屋內的朱大嫂卻感到對日本人鞠躬行禮是件很不光采的事。她感到大家是人你走你的獨木橋，我走我的陽關道，為什麼相面而遇還來這一套。婦人之見，忘了日本人是當今統治者。

「為什麼過去我們見到紅毛人卻不來這一套？」

「你忘了，日本人兇性慘暴……。」

唏……。

「我早上經過菜市，迎面而來兩個日本憲兵，眼看走不掉，只好站著，待他們走過，還要彎腰駝背，措手不及行了一鞠躬，多不好意思。」

巷里的女人早在清晨就在八卦。

「昨晚，存用伯不知吃了什麼老虎膽，見到日本憲兵即罵聲幹令老姆而被打了兩巴掌。」

「呵……」引起了一陣驚惶的哀嘆。





誰知那日本憲兵原來是台灣仔，懂得听閩南語，不分青紅皂白，往前一跨，一巴掌有力地打過來，把存用伯打得天昏地暗。

「還好是台灣仔．．．。」有人插嘴細聲地說：「若是遇上了真正日本仔，那就不堪設想了。」

自從以後，存用伯見到日本憲兵走過，便遠遠地閃開，也不敢正視一眼。只是那日本人那一巴掌打下，把存用伯打成一個啞人，再難听到他嘮叨說話。

在聯軍登陸前夕，吉陵部份地區受到猛烈的空轟，許多人多避難到山芭，正是存用伯躺在床上的時刻，有人來探病，向他細說：

「聯軍飛機已在放屎了．．．。」

存用伯听之，雙眼微微張開，嘴邊露出笑容，可惜他等不及聯軍登陸，便於一天清晨，兩腳一伸，匆匆地走了。由於正處於戰亂時刻，大家也顧不了許多，三天當一天地，只在〈武吉立麻〉找了一個墳位草草了之。

提及存用伯，原來他是於中國抗日前夕，蘆溝橋事變前為了戰亂而隨著堂兄來到詩巫。由於在大陸受到抗日救國熾熱宣傳的影響，因此對日本帝國主義懷恨在心。日軍一來到詩鎮便大逮捕，不知怎樣，他卻成了漏網之魚，也由於這樣，有人在背後諷刺他，說他是日本人奸細。這一派胡言的猜測對他是一個很大的打擊。當年日本鐵蹄踏進這鄉鎮的時刻，他早有先見之明，本想到山里組織抗日游擊隊，後來不知怎樣卻在山芭躲了半年，待風平浪靜的時刻，才敢露面。那次於街頭，敢面對日本憲兵，是長期怨恨累積失控，情不自禁罵了句臭話，而引來一巴掌。

而他的表妹阿花，卻於日治時期嫁給一日本軍官，隨丈夫返回台灣，從此不見蹤影，大家都在傳言她的日本丈夫對她非常疼愛，日子過得頂不錯，可惜卻沒有見到。

那時中國大陸及南洋一帶，正處於日本人嚴厲的統治，而阿花卻大逆其道，遠嫁日本（其實是台灣仔），天呵，這是怎麼一回事？

「就是那阿花呵，那年才十八年華，人長得粉白細嫩，一塵不染，誰見了就讚她長得美，長得可愛．．．。」

那年我無意中聽到有關她的一爪半鱗描述。其實存用伯一家人，對我根本沒有印象。

依稀記得，那古橋，曲曲直直的木板，鐵釘釘著的木橋，毫無境界地伸延遠遠的江邊，陰暗的木屋，毫無秩序地排列於橋的雙邊。

阿花就住在這裡，與古橋的居民一樣，過著平淡無奇的生活，好似這世間改朝換代，對她也沒引起一根毫毛的感覺。走了紅毛鬼來了日本狗，她依舊過著一枝之栖的生活。

「什麼紅毛，也難得一見，當時紅毛個個是＜端＞，只有在政府土庫才得一見。巴剎那些馬打還不是馬來人，那有什麼紅毛……。」

那是阿花對紅毛政府的看法。

「只是來了日本人，大家都說紅毛人早從布拉甲上游逃到荷蘭……。」

「還好，日本不費一粒子彈，輕易地把詩鎮拿下，石叻坡就慘了，義勇軍的奮勇抵抗，聽說英國人只發給他們，每人七粒子彈，只打了一陣子……。」

「日本人一渡過柔佛海峽就屠城，不知死了多少人……。」

「因為詩鎮有幾位頭人，曾參加陳嘉庚的南洋籌賑會，早被日本仔拉去了。」

屋里每次都在細聲繪語地論著，因此阿花從中也聽得一二。你說及日本人正在中國南京大屠殺，慘無人道，她也不會感到什麼？那些歷史傷口似乎顯得好遠，好遠……。也好似聽到英國人在石隆門屠殺過當年造反礦工，把砂拉越河都染紅了一樣，她的一個遠親叔伯，就是那場天變的劫後者。

就在一清晨，阿花照舊於木屋天台以一更長竹竿，穿著一串剛洗濕漉漉衣服，準備晒於短牆上。

可是一不留心，碰的一聲，整根竹竿帶著大串衣服掉了下來。天呵，不歪不斜打著一個路過日本憲軍的頭上。

日本憲軍抬頭一瞧，準備破口大罵。一看阿花那緊張鐵青人臉，



時紅時白，突然感到異常可愛，緊張呼吸的胸口一上一下，掩飾於簡陋上衣內的雙乳顯得健康突出。那日本軍官瞧之不禁微微一笑，眼眸情深直瞧阿花粉臉，雙方對陣一時也不禁呆了。雖是街邊晒台相隔不遠，那阿花卻被一副英俊年少稚氣的臉歉意地笑了一下。

這時家人立即走了下來，連聲道歉地陪不是。大禍臨頭，不知如何是好。

奇怪，那日本軍官並不發怒，雖被竹竿挨了一棍也不惱人，拍拍身子，微笑有禮地行了一鞠躬地走了。大家都在背後指指點點。

「這次阿花可闖大禍了，那日本大兵回去一定帶了大隊人馬，把你們全家人給帶走．．．。」

一天，二天．．．毫無動靜，阿花家人都在嘀咕，那日本佬葫蘆里賣的什麼藥。

兩個禮拜後的一個黃昏，突見一年輕人帶著日本糖盒，站於阿花門口扣門求見。

家里人一開門，嚇得驚魂失魄，而來者卻沒充滿一點殺氣，反而彬彬有禮，其舉止再把家人嚇得啞口無言。

「我是來請求老伯，伯母是否能將你的愛女許配給我．．．。」那日本軍官操著不熟練的馬來語說明來意。

而阿花雙親從來也不會想到會出現這種局面，得知了對方的來意，答應嗎？對方是日本人，我們的死對頭。不答應？行嗎？現在是誰的世界。還好，算老姆世故，懂得應付委曲地說：「我想問問女兒的意思，改天再給你答覆，好嗎？」

對方听之一楞，有點失落，但也有禮貌地告退，靜靜地等候佳音。這些對話，其實早被躲在房門後的阿花听得一清二楚。

阿花見到對方風度翩翩，英俊瀟灑，少女芳心如小鹿蠢動，早已默許。

「女大不中留呵．．．」阿花老父感嘆，老姆在飲泣，既然女兒願意，也好過嫁到山芭福州人割樹膠吃蕃薯。而阿花也自那時相思成疾，茶飯不思。誰知過了一個多星期，那日本軍官再度登門，老姆便引見阿花，阿花也打扮一番。有點蒼白的顏容依舊掩不住那

含情的眼眸，不及一個月，阿花便嫁過去了。

有人說阿花老母貪圖富貴，把女兒往虎口塞。在那時代，阿花嫁給日本人，在這小城鎮卻是一樁天大大事，七嘴八舌地在背後議論紛紛。

存用伯在酒後便發牢騷：「那死不要臉的老頭，也不知日本人好歹，偏偏賣女求榮，當民族罪人，呸！往後看他日子怎么過？」。

大家所期待的往後日子是什麼？心中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

其實阿花所嫁的日本丈夫，確是台灣土長入伍青年，婚後對阿花十分恩愛，待阿花家人也不錯。

大家所期望的好戲在後頭，並沒預期的發生。在聯軍登陸前夕，阿花便隨丈夫孩子回台灣去了。不久阿花家人也移居他鄉，聽說老頭也在几年前病逝。阿花家人的瑣碎音訊也譜上休止符。

有人提及存用伯於聯軍登陸前夕逝世看來是誤傳。那年在東京突見存用伯真的嚇了一跳「人家不是說你……。」

「那是閻羅王不收留我，哈，哈……。」

那年我因考察業務與旅遊，恰巧與存用伯相見在一酒店。看他年紀已顯過半百，對大和族仍存有強烈的抗拒，對日本人仍存有厭惡的固執，而忘了戰爭是戰爭，歷史的創傷看來欲用長時間的治療。

那天我們相聚在酒店餐廳進早餐的時刻。

侍者拿了兩杯冰凍冷水有禮放於桌前，他卻有話說。

「要小心，日本人很是惡毒，七早八早就想毒死我們。」那時東京正值早春，春雨綿綿，我心中在嘀咕存用伯對日本人的成見那么深，怎能還來日本游玩，而無形中把眼光凝視著立於背後的侍者。他雖聽不懂存用伯的牢騷卻直望著他微笑，還以為存用伯在以閩南話與他交流，令我想及日治時期，那句頂撞日本憲兵的三字經，而得了一巴掌的趣聞。

前不久，存用伯去了中國大陸，回到了家鄉廈門。

那時中國大陸還沒開放，存用伯回鄉探親也是經過一番繁文手續，見到了姐姐及在大陸的親人。回鄉之際，他還帶了冰櫃，彩色電視機。大家以為他在南洋發了財的金山伯。



其實，那是他平時節食省穿留下來的錢，在香港過境時候，買了彩色電視機。

「還可收到台灣的歌舞節目。」他興緻很高。

「共產黨不會禁止嗎？」我心中在疑問。那時誰敢看海峽對岸節目，便被視為反動份子。

「不會的，其實他們也喜歡看。不過我們把電視聲浪開得很低，門外若有公安人員經過，家里人立即把電視節目扭轉到中央人民電視台……」

「若一遇到台灣新聞廣播，家里人便把電視節目扭開另一波道。」當時兩峽海岸還沒開放，因此大家對陌生中國大陸生活情況都感到好奇，不禁老是問長問短。

「唉，廈門還是老樣子，很多店屋空著，為公家佔據，大家不敢開店做生意，說是反對西方資本主義……」

過後存用伯還返回大陸省親幾次。最後一次是護照到期更換時，才發覺護照背後在離境時，被中國邊境關卡撕掉一張。護照成了問題，害得存用伯氣得破口大罵，團團轉。聽說還叫旅行社當局給予證明，他是合法回國探親。只是當年出國日期已久，當局是否替你代辦或在敷衍了事，連存用伯自身也沒信心。

在日治時代，由於農村破產，民不聊生，大夥都湧向市區討生活，也促進了古橋繁華一段時期。生活雖然清苦，但長期熬來的生活經歷，並沒把古橋居民嚇倒，他們仍舊活在悠閒節奏中。

那時較為富裕人家都已裝上電燈，夜間一到，光線由屋內門縫外射，至少也溫馨那一帶居民心靈深處，至於其他簡陋房屋，時間一到便忙著點燃土油燈。

聯軍登陸，市內瘡痍一片，古橋也跳不出戰爭留下後遺命運。經過戰亂後，古橋居民逃出生天，依然默默回到故土重建家園。這裡雖然沒遭到飛機嚴重轟炸，但歷經數次機關槍掃射，在牆壁中也留下壘壘炮彈的戰爭遺跡。

五十年代，這一區域的基本設施還是非常落後，缺少食水供應。因此古橋居民的飲食水供，多靠屋腳下的拉讓江潮漲。

深夜兩點，正是入寢好睡，也是漲潮時刻，家家戶戶點著土油燈，忙於橋下提著鐵桶汲水，或趕在清晨把洗淨的衣服，晒於古橋兩旁，早已綁好的細鐵線，在橋的兩岸升起萬國旗，也不見路人走過順手牽羊地把衣服給偷了。

潮漲的時刻，是古橋天真稚童最高興的時刻，大夥脫得精光，躍入水中，泡它一個炎熱午后，也不見有人於這場水深火熱中，熬出病來。當年古橋身強力壯的小孩，從不打著生病的旗幟。

只是路口的養豬人家，豬寮就建在屋後，與豆乾豆腐水連在一塊。几十隻豬兒，時間一到，就只知張開小嘴直叫，喂豬也是沖洗的時刻，少不了豬糞渣滓隨流而下，大家在戲水中，不免見到黑漆豬糞，半浮沉於流水中，能避就避，或閉起嘴巴窒著呼吸，讓它流過。

聯軍登陸後，並沒改善這地區的基本設施。木屋依舊木屋，已是釘落板脫的舊橋，每當人們走過均搖幌不定，蹣跚作響。有誰關心那里人民的死活，在英殖民地統治下的人民，那知那是民生課題，古橋命運也只好听天由命。

記得古橋盡頭木屋，住著古宁伯一家人，知道這一家人時，只有父子三人相依為命，過著與世無爭的世界。那家人平時只靠老父，划了一小舟到哥樂島對面江垂釣。花了大半天，運氣好還可釣到兩三斤〈木固魚〉，也不以斤兩計算，就以樹籐串了起來，沿街叫賣。

說是一串魚賣一元錢，給他八角也照收不說，志在脫手，從不計較。看吉宁伯，一身晒得烏黑，雙眼突出，几根毛髮永遠著不住的禿頭，永遠赤著身子，下穿著那浸於泥汙河水，永洗不淨的粗布內褲，永遮不住那垂直不醒的那話兒，露出修長細腿，永遠是一副赤腳大仙模樣。

他的孩子，也跟古橋其他孩子一樣野，午后放學不回家，把書包擱在路邊，在河中濁黃流水撈魚游水，樂而不返。

也見過吉宁伯，手中拿著一細小籐條，在河邊大呼小叫追趕那小子。後來多時不見吉宁伯前來賣魚，問及母親，才知他已歸西多時。由於吉宁伯不在人世，古橋垂釣行業後繼無人，家中的盤碟也



缺少了〈木固魚〉。

吉宁伯逝世後，也不知他那些孩子怎么過活，後來听说因付不起每月三塊房間租金而搬遷，從此就沒見過他兄弟倆，有人提及老大正在建築工地當灰工，老二呢？卻下落不明。四十年後的清明時節，於墓山涼亭突見老大，打過招呼後，想不到他對古橋的記憶歷歷在目。提及老二，他神色黯然。

「几年前跟一夥人到印尼木山工作，起初還有音訊，後來……」

後來听说印尼動亂，就斷了音訊。

今年清明又來到，我依然在涼亭上等車，心中有種期待，卻不見老大蹤影出現。吉宁伯，他那突出毫無表情的眼眸，使人在稚幼心靈留下深刻印象，隨著老人家逝世後，對面江的哥樂島的小河，木固魚也在人們印象中逐漸消失。

六十年代，古橋年輕一輩受到時代思潮的沖擊，開始知道如何掌握自己的命運，再也不操縱在殖民地主子。

巴剎鬧烘烘，職工團體，政黨組織相繼成立。人人都在議論這土地究竟屬於誰？夜間，古橋居民都相繼湧到市區，參加萬人召開群眾大會。

「我們要把殖民主義者，趕出這個土地上……。」台上講話，是一個身顯得有點發胖年輕人。人家都在說，他好好的一個洋行〈土庫〉經理不做，卻跑來這里吶喊。

「他吃了老虎豹子膽，不怕紅毛人……。」古橋一些年長的在議論。這世道真的變了嘍。

古橋年輕的一輩卻不這麼想，他們也擠在人群中，在萬馬奔騰的人潮中，尋找自己心中的英雄理想形象，似乎在期望得到什麼啟示，也似乎失去了什麼。

來自北方大陸的新書籍，偷偷在他們之間傳閱，在他們黝黑的心靈，敞開了一個天窗。總之，這世界似乎已陷入一陣亂糟糟的境地，古橋一帶居民也得到什麼啟示，年輕人逐漸失去了昔日的活躍，也沒聽見他們的歡笑與歌聲。

那天清晨，阿逢一家人，整裝待發，說是到電線路排隊。

「排隊幹啥？．．．」他們似乎都沒考慮到。

「他們拿著一本厚厚的簿子叫我簽名，我不會簽，他們就拿我右手拇指押畫，還寫下我的名字抄了我的登記號碼。」

過後阿金姨逢人便說，顯得有些埋怨。

「那是簽名運動，反對大馬計劃。」有人在旁插了嘴。

「什麼大馬？跟我們什麼關係？就憑在那簿子畫押就能反對嗎？」阿金姨頭髮蒼白，眼神顯得無力，這麼疑惑地問著。

「紅毛人想把我們賣出去，不讓我們獨立。」有人試圖解圍。

只是阿金姨越听越糊塗。

「我們給紅毛人管，不是好好的，最少也強過日本人，又沒米糖好買，為什麼要死反對？」

「從現在起，我們不要人管，要自己做政府，要自己管自己．．．」一個年輕模樣學生對阿金姨顯得有些不耐煩。

「走，我們到電線路去排隊．．．」阿逢一家人倒是頂熱心。

「說到這些紙條，當那些大粒人的車子走過，就有人以身体擋住車，你們就把紙條往他們車子丟。」有人在一旁不只一次教阿逢年邁的母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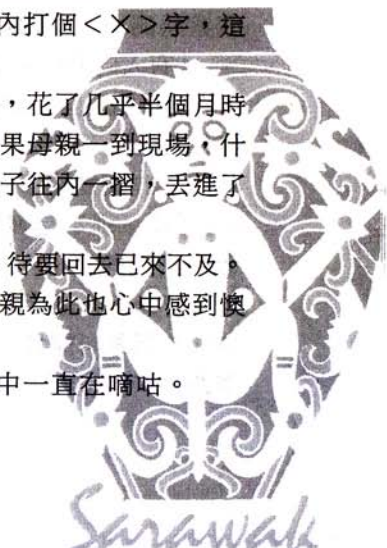
「知道了，知道了．．．從昨晚起就一直听到你在嚕嚙這几句话。」母親顯得不高興，一眼在責怪兒子身邊的年輕人。

「不要說知道，那次選舉，叫你在三個圈內打個<X>字，這麼簡單教了半天，結果呢？．．．」

女兒指的是母親在那次市議會民選投票中，花了几乎半個月時間，叫母親於選票空欄中打了個<X>字。結果母親一到現場，什么都忘了，站於投票中發了一陣子呆，就把票子往內一摺，丟進了箱子，匆匆出來。

結果一問之下，才記得忘了打個<X>字，待要回去已來不及。為此回到家里，引來孩子一陣的責罵。阿逢母親為此也心中感到懊悔，可惜。

「說不定就輸在我這一票中．．．。」心中一直在嘀咕。





這天清早，阿逢一家人便整裝出發到了機場，他們一家人好似是古橋，黨的領導者，偶遇黨召開什麼群眾抗議大會，和職工會慶祝「五、一」勞動節的文娛晚會，他們總是爭先恐後發動當地居民參加。

「听那些人講話，又長又臭，有時也不知在講什麼，人家鼓掌，我們也跟著……。」有次阿逢老母無意中閑談透出心事。

「要看那些人在台上跳舞，還要待到深夜，回到家里几乎就听到雞啼，隔天總是爬不起。」奇怪的是雖有某些怨言，但每每有什麼動靜，大家像中了邪，總有他們湊熱鬧的份兒，就像早年看閩南戲班一樣。結果台上講什麼也听不清楚，大家只顧在台下啃瓜子，話家長，買冰水，總之台上熱烘烘，台下也是熱騰騰。因此阿逢一家人最高興就是等到這時刻的到來。

那天到機場排隊，是針對一團民意調查團來，調查什麼不要緊，發動群眾展示力量，表達心聲是真的。

那天阿金姨以牙齒痛找了藉口不能前往，黨派了几趟人來說服，也不得要領。

「還好，那天我沒去，要不然一定被人踏死。」

只見午時過後，阿逢母親及古橋一帶居民神色慌張地跑回來。「那些載大粒人的車子一過，我們就把紙團丟過去……。」阿逢母親上氣不接下氣，喝了一杯大白開水。「糟了，這次世界鬧大了，警察還開槍，不知打死人沒有。」

「有人向警察丟了石子，引起警察動手，就這樣亂了起來。」有人在旁插嘴，言不盡意。不久消息就在市區傳開了，人心顯得混亂，好似天就塌下來似的，古橋也不顯得平靜。隔天報紙以巨大的篇幅報導了昨天動亂事件。有人在圖片上找到滿身浴血的警察。

「唉，那不是阿邦傑，他是天大的好人，怎麼這樣的事情也會發生在他的頭上……。」有人在看報中發出了這樣的驚嘆！

阿逢與一般年輕人顯得更忙碌，連飯也沒吃，一清早便騎著腳車往市區黨所開會，還準備總動員開抗議大會，至到深夜才托著疲勞的身子回家。

過了几天，在一清晨街頭巷尾，突然出現了標語招貼，貼滿了柱子牆壁，也听說警察也在深夜中扣了不少青年男女。阿頌的老店就在街尾充當內應工作，多位慌張青年男女跑到店門口猛拍叫喊開門。阿頌才把門縫開至一半，那一批人才擠進來，警車也跟著駕到破門而入，連捕帶打地把一伙人推上警車。阿頌也在那時被打內傷吐了几次血而帶病到今，有人說阿頌人也長得不賴，為什麼還不娶親，老守著那破碎不全的光餅店是有原因，就因那次內傷使他不能舉。

隔天清晨警車通過廣播宣佈全市戒嚴，據悉在巴刹店屋後的爛泥發現了浮屍。

廿四小時戒嚴，又加上拉讓江洪水氾濫，整個城鎮發生了史無前例的變化全城陷入一片絕死中。有人在深夜無端端被帶走了。綠衣人員，每隔三天兩夜便敲門審查登記，氣氛吃緊得很。那時大家都躲在家里，不敢出外，圍在桌上收听廣播，有人在低聲議論：汶萊反了，林夢斷了消息。

當然也有無知山芭居民清晨來到市區，不由分說被帶到黑藍警車。直昇機時不時從屋頂聾張橫飛過，發出嚮亮的迫力聲響。

接著而來報紙也被封閉，阿達他們活躍的職工會也被撤消註冊。阿達大哥，一位從事工運政黨的活動份子，也在阿達家里被揪之後，為此阿達也引來一身蟻，害得母親哭得死去活來。

那夜，那年邁八十母親跪下求情。

「你們行行好事，你已把我的兒子女兒都帶走了，就放過這個小的，行行好事留後吧……。」

只是一令在手，執行警官也無所適從，結果連阿達也被帶走，關進集中營。

「罪孽呵，絕子絕孫，罪不容誅……。」阿達母親在深夜中，哭咒中引來陰風陣陣冷凍。第二天潮漲淹到古橋梯口，還不斷下著霏霏細雨，夜間依舊戒嚴，阿達老姆突然臥病不起，躺在床上茶飯不思，口中唸唸有詞，依舊那句老話，咒那絕子絕孫的兔崽子。四十年後，八十老嫗跪著的咒語，果然靈驗，還是世事有巧。當年那穿綠衣的跋扈退休後，隱居於鄰國油城，生活不愁，卻嚐試絕後寂



真的苦痛。而阿逢老姆卻早不於人世，昔日古橋一段恩怨也應告了一段落。

陰雨過後，也有晴天時日，古橋經過蹉跎歲月，已是人面全非。昔日居於這裡的阿伯阿姆在古橋的發展中，早已被歷史煙雨所淹沒，不禁令人感慨萬千。

那一夜來到客廳閑坐，手執一本《古橋發展藍圖草本》，貌不出眾，人顯得矮小肥胖的阿福。

「有可能嗎？這不是一樁小的發展計劃，在這地區要發展成百間商業區。」過後大家在心靈上引起一陣疑惑。

「古橋其他散戶都已答應，只是條件還沒談妥．．．。」父親听之在沉思。我們擁有一方塊，那是父親早年省吃節約和母親私房錢買的。

「說的也真，這裡本是爛泥水窪地帶，難得有心人。」母親有所不知，隨著市區順速擴建和發展，古橋地區已佔了天時地利條件。

那時已是八十年代，砂拉越已加入大馬獨立後的時日。

報上刊登了古橋發展消息，引了一陣震盪。

「我們死也不搬走，除非發展商賠我們一萬八千元的搬遷費用。」阿林一家，在他未來女婿傑克蔡的策劃之下，獅子開大口。

「真是無理取鬧，他是什么貨色，貼一千八百還可商量．．．什么，殺人放火。」阿福手中依舊執著那本發展草圖當定心丸，顯得有些發抖，本是矮小身軀顯得更矮，於古橋一帶走出走進。

「其他散戶都滿意了發展條件，阿林那家子算什么．．．。」古橋三姑六婆也在議論。阿林听说老姆這塊爛地在發展中，分得半間四層樓店屋，是一塊大肥肉，也趕來與老姆爭吵。

年邁已到八十高齡的老母，泥土早已蓋至半身，衣著打扮十分整潔入時，人也長得肥胖粉白，慈祥和藹，平時為人熱心，若遇某家有紅白事，總少不了她的份兒，人人都稱她＜椰花姨＞，而把她真實姓名給忘了。

只是她那不長進的寶貝兒子，平日不見身影，棄之老姆不管，讓她自生自滅，於是椰花姨只好東投西靠，遇有那家迎娶或喪事，

她總是熱心前往幫忙，小住几天，再拿紅包。大家見她心地善良，也樂得與她敘舊，打發時日。

古橋那塊爛地救了她，也給她添上一分煩惱，母子就為了這鬧得天翻地覆。

「說來阿林也真不像話，那天還喝醉了酒，就拿著一把巴冷刀，追殺阿福……。」有人事後在回憶。

「還好，別看阿福人長得矮小，卻也跑得快，嗖一下，也不知躲在那里，否則古橋還沒發展，便死在阿林刀下，成了刀下鬼。」說起古橋的發展，也有不少花邊新聞。

「唉，那個阿林只不過借酒裝個樣子，你還以為他敢拿刀殺人……。」那時古橋填土工程已接近尾聲，地基本樁已搬來的時刻。

後來有人驚訝地發現在原來的圖樣，怎么又多了十間店屋，於是地主找到阿福理論。

「那是我的繪測師，我的工程師會算，在空地上多填上這些店屋。」別小看阿福人長得矮，平時低聲下氣，也有抬頭說話的時刻。

「怪只怪，我們那時簽發展的合同，也沒說明若是空地上多建房屋，地主也有份。」古橋一帶居民樸素誠實，卻不知商場上以退為進的孫子兵法。

「不過發展商為了息事寧人，每家都津貼几千塊……。」大家即為錢來，拿了錢也高興地著鳥獸散。

「只是那兔崽仔阿林，在古橋發展工程還沒完結的時候，就歸西了。」事後有人提及不禁搖頭感嘆。

「其實他老姆經不起他日夜爭吵，事後給他几千塊。」

「就是那几千塊害死他，他手上一有錢，整天喝得像醉貓，回家還打大打小……。」

「罪孽呵，椰花姨這麼善良，卻怎么生出這樣的一個不孝兒子。」

「別瞧椰花姨一副忠厚，年輕時也勾三搭四……。」不知誰插了一句。那年輕時代椰花姨生活的另類頁章。

年輕時代的椰花姨，人長得清秀粉白，平日打扮得花枝招展，當然引來狂蜂浪蝶，事後也不知跟那頭冤家有了種，大家都不認賬，



唯有在三更半夜，暗地里把肚里那塊肉拿掉。「那是一個敢做敢為的烈性女子……。」豈不知，在那長年封閉的日子，別說自由戀愛，女子家一踏出門檻都要受人非議。所謂嚴府出高賊，椰花娘的經歷也是自我突破的時代縮影。

「喚，人都走了，還提及這些陳年舊事幹什麼？」實際上在古橋發展不久，她也跟著兒子走了，就不知，在陰間道路上，這雙母子是否還為那些分不清的恩怨鬧個不休。不過三年，代替昔日木橋板屋，卻是一座森嚴的鋼骨水泥森林，古橋依舊保留它的名字，不過那是插於路邊一支毫不起色的路牌柱子。

樹倒胡孫散，昔日古橋居民地隨著城市發展散居各地，那濁黃的臭水溝，那夜深的汲水聲，在人語吵雜的後巷，爛泥時日的陽光早已不復在。

唯有深夜，讓人回味古橋的最後昔日，那夜古橋一伙年輕人，圍在新填土堆上，以工地地樁的廢木燃火，大夥圍在那里，帶了水果餅干，開懷歌唱暢談與古橋話別。

當夜圍集年輕人，如今都已兒女成群，誰不感嘆時日過得飛快，昔日的古橋漫長生涯，也隨著時光，埋於歷史長河。……

脫稿：一九九五年二月廿日墨爾本

重修：一九九八年十月間

桃花一事

(一)

《他看桃花去了》是詩人秋雨的最後詩集。我提及最後詩集是有原因的，推展酒會那天，前去捧場，不為什麼，只因他是我好友，因他性情豪放熱忱，廣結天下好友。到會場詳細一看，出席人物除了商場應酬賓客外，亦有一般三教九流詩友，就不知他們在杯盤狼藉中，聊些什么？偶而大聲嚷叫，偶而也細細私語，連那私窩子也來了，好似穿花蝴蝶，在賓客間引起一陣騷亂。

在這樣的一個場合，我只是賓客之間小卒子，即無賣弄詩文，也不得意商場，難得遇上知己干杯。說實話，有點寂寞與失落，我不是詩人的詩友，只是他的漁友。我們認識，只是彼此深愛大自然，喜歡垂釣而已，根本無法了解今夜的語言，是詩的語言難解嗎？一點也不，不過有點肯定那語言絕對與詩的美學無關。

印象中的漁人秋雨，還出版詩集，確是異類，看他滿臉含笑，應酬與賓客之間，他們舉杯，暢飲、高呼、難道這是一片秋詩的季節嗎？不，這几天，我們這裡正鬧霾霧，鬧著股災，馬幣衰退。外面天氣迷濛悶熱一片，那天空氣指數已達八百之多，超過大撤退水平，卻不見大家在收拾包袱，而我們卻在這裡醉生夢死。

酒後，餘下只是一片沉靜，在杯碟凌亂中，偶而也留下多本賓客忘記帶回的《他看桃花去了》參與菜餚餘汁。在眾多賓客逐漸離去後，我聽到詩人的私語。明天，他將到神州大陸，去看盛開桃花。

<桃花>我心中不禁一驚，他是對我說的嗎？

「是看桃花，在那秋高氣爽的季節，是最過癮。」他雙眼直視著我，有點醉意，看我夾於客人留下碟杯中，在翻閱他的詩集。

「桃花，桃花有几種顏色？」我心中不禁疑惑。

Sarawak



「我听说桃花很美。」我期待他的答覆。

「桃花有白，有粉红，有大红……。」他似乎有点异能，看透了我的心意。

「只有她最爱看桃花……。」

「阿玉最爱看桃花。」他眼眸中充满痴情。阿玉就是他的最爱，我虽与阿玉相熟，也看过他们婚后，从零的开始，并肩奋斗，至到今天，以为人生可歇一歇脚，她却预先提早走了。

我心中感到有阵悲痛，也不敢冒然刻意去慰问他，怕重提昔日陈年往事。因为以他坚强的性格，时间会一一冲淡这不幸。

几次最后见到常玉，在邮政局走廊上，一定时间内，她一定前去开信箱。那时她已从神州动过手术，病情已好转，已能帮秋雨料理轻微工作，看她脸上欢颜，我知道，生命对她多坚强。

我们几次相见，她总是那么热忱地先呼喊我的名字，因为她知道我是秋雨的朋友，在明朗的谈笑中，我知道她对生活充满一片信心。

谁知过了不久，她的乳癌病症复发，去了……。这是我去国一个月回来后，在家人替我留下旧报章读到訃闻，我对医学一向无知，偶而也在街坊遇见秋雨，他仍然活著如常，依旧谈笑风生，但我看出他心中的悲痛。作为他的渔友我能说些什么呢？只有一次，我见过他发脾气，那是私窝子推波助浪地问他。

「你晚上想你老婆吗？」

在梦魔惊悚的子夜，我仿佛见到他与常玉的背影，如常在晨光的行人中走动。

(二)

六十年代，反殖高潮在这土地蕴酿著。昏沉的萤光幕上，的的答答出现这样的字眼，接著：群众高举反大马计划旗帜，与警察衝突，招贴标语，大逮捕镇暴车到处横行的画面相叠而出。

在一條小巷街頭，我找到了昔日留下的一片小小山水境界。几

個年輕姑娘在梳洗。只有常玉坐在河邊岩石上，細心讀著秋雨寫給她的詩，那是夾在托人寄來的信中。

那時候寄一封信多辛苦，總之，不能公然通過郵政，因為要避過當年殖民主義者線眼，無處不在嚴監中，也不因一封信而洩漏了大夥的行蹤。

而秋雨那封信，卻是通過可靠的民運線人，從遙遠的油城，託三轉四、三個月後才傳遞到阿玉手中。

這封信，其實是一首詩，流露了秋雨的真摯崇高愛情，至今收集在秋的詩集，聽說在常玉病重時刻，有人讀之曾留下熱淚，也因這首詩而使到秋雨詩集受到垂青，而引起〈秋雨詩歌研討會〉，不過那逝去的昔日情景，如今映在眼前，卻使人心中感到惘然一片。

砂羅越的風暴，終於刮起，昔日常玉她們相聚的河畔已不知去向。而秋雨工作的報館早已封閉，白色恐怖迷漫在油城，到處在揪人，老編已被警車帶走，整個報社被搜到凌亂異常，留下秋雨何去何從。打從那天風云湧起午後，秋雨早已不敢回去報社宿舍。

浪跡在油城另一小鎮，唯一的念頭，就是跑回老家去。故鄉在拉讓江上游一小鎮正召喚他。但回去也不能明目張膽，因為他也知道自身早已陷入一尾漏網之魚，到處都是期待的釣鉤。

在一黑色風高，剛好有一艘〈哥達漁〉船經過，他就坐它回到昔日膠林故居小屋。趁天未亮跳下水游到岸上，不知怎樣的，膠園四周就亮起閃爍紅燈，百多個武裝配備，身穿綠色軍人已包圍了膠林小屋。

「就這樣，我被帶到七里集中營……。」那是我們出海垂釣，唱豐收之夜，秋雨喝下兩杯濁酒話當年。

來到集中營，許多營友均以驚奇的眼光看著他。

「怎么秋雨這個傢伙也進來了。」在他們印象里，秋雨不是一個革命者，只是一個漫不經心的游離份子。

「反正亂亂抓，交差算了，亂世人還不如太平犬呵……。」好像是誰，醉了，這麼地說了一句。結果大家呼呼入睡。

見到秋雨的時候，他們都已結婚並有了愛情結晶。





他們，正是秋雨和阿玉。這中間的過程我很不詳細，再加上我生性不喜歡打破鍋底那么八卦。不過，有天我們出外垂釣，正遇上雨天，被困於路中小店，顯得百般無聊。

「為什麼不叫瓶白啤？」秋雨感到有點無奈，一呼百應，打破那沉悶而漫長的雨天。

几碟花生，一掃而光，几瓶白啤也喝得七七八八，雨絲已遂漸在收縮，已到了中午，大家顯得有點奇冷，今天的垂釣，準是泡湯了。

大家都走了，餘下秋雨與我。

「那時，我回來，心中確是懷念阿玉……。」

據我所知，秋雨任職那是一間左傾與殖民主義者針鋒相對的報社，也因為這樣使到秋雨在黑名單上落名。

「因為大逮捕，阿玉他們一夥人，也不知移到那里，卻是令人擔心。」

以我的看法，秋雨始終是一個自然主義者，他心里埋著是深山大自然飛禽走獸，水中游魚。「結果不但找不到阿玉一夥人，卻自身投入羅網。那時我與其他人一起扣上手銬，連雙腳也不能例外，趁著婆羅其昌被押到古晉去……。」沿途出了拉讓江口，正遇上狂風暴浪，憤怒的南中國海把船搖得顛簸不定，雨點猛烈打在他們臉上，大家淋得一身濕漉。秋雨在想，萬一遇上不幸船覆，唯有眼看把生命餵鯊魚。生命誠可貴，去他娘。

在旁的幾個難友，卻在暴風雨中唱起：「團結就是力量，這力量是鐵，這力量是鋼……。」

秋雨，雖不是歌者，但也隨著歌聲哼下去，至少在生命最微弱的時刻找到扶持的力量。

經過各方細心的調查，証實秋雨無辜；但他卻在牢里浪費了三年時光。還好憑著他那放蕩不羈的個性，他當過了派報員，印刷工人、推銷員、電訊員……。

在這之前，他曾試圖再度浪跡天涯，無奈，他擺脫不了對常玉的懷念，他不能再離開在這曾誕生，養育著他的拉讓江，不過自監

牢出來後，他對政治熱忱已冷，昔日追求的理想是一場大病痛。他見到昔日勢不兩立的人馬，在相擁暢飲，出賣良知而歡笑。

「唉，人真是一群離奇的動物，掌背是黑，掌心是白，黑白隨意翻轉，昔日詛人叛徒嘴臉，如今卻成了出頭私窩子」。有次他在飲酒後感慨直言。昔日為了一個激情理想而謳歌，至今卻把它輕易放棄，也因這樣，他背棄了昔日戰友，他結婚，他生孩子，好似這世界與他無關。他賺錢，他飲酒作樂，當然他也到台灣風流快活過。不過，他心中對常玉的真執卻一成不變。

為爭取民族獨立，一個擁有各民族基層的政黨誕生了。而常玉也曾是黨的民族幹部，因為他自小誕生在伊班村落，所以她精通當地語言和民俗，當年到長屋打天下，也須要她引路。在那一段不凡的風雨時日，他們一夥人翻山越嶺，沿著拉讓江上游拜訪一座座長屋，宣傳黨的民族政策。

那一夜，他們冒著微風細雨到了某座長屋，因為長屋有人過世，怎么也不開門接見客人到訪。他們說服失敗之後，唯有再乘著長舟，冒著風雨，沿著小河挺進。當時常玉是唯一女性幹部，但她為了堅持自己的理想抱負，毫不感到氣餒地鼓勵了大家的士氣。

隨著政治的微妙，黨加入聯合政府，有人感到不適當前氣候，隱退江湖，也有人趁機填上了空缺，而常玉，一個平凡的女人，從戰鬥線上脫掉戰衣，做一個真正平凡的女人，嫁給秋雨，他們趕不上新的時光墜道，隱沒於平凡生活圈內。

(三)

在那一昏沉的午后，常玉顯得異常興奮，對大夥說：「秋雨，帶著桃花來看我了……。」

拉讓江，在她眼眸中，不正是桃花盛開，秋高氣爽的時刻。在遙遠的迷濛對岸里，確是一株株盛開桃樹，婉紫嫣紅，點盡落葉中。

＜當著那天邊染著晨蘊，當那溪邊開遍了桃花，當我痴情化成了火焰，我便悄悄地走向山林小河，我說，姑娘呵，你正初眠，你



的情懷是否感到厭倦，只因你聽了我昨夜歌聲落了淚，那為什麼不抬頭問我，你是誰？>

秋雨心中在飲泣，手握著一株摘下剛開的桃花，踏著凋落黃葉，遙望漫山遍野怒放的花綻。山空鳥寂，天籟似乎傳著隱時隱現聲音，來自六十年代的心境。听，屏住了呼吸，在秋雨耳中細細嚮起。前有秋云來后有秋風，吹過了山河萬萬重，把大地殺聲抖動。黃葉紛紛的辭家，花花，我尋著她，潛然泊下，風卷起來，下去！——沙沙沙。．．．

過了几天，在港版新聞，刊載一則不引人注目的花邊新聞標題：<農民發現一手持桃花浮屍，於某地山谷。>讀之心中不禁一沉。一個月後早晨，帶著患得患失心情上班，突然在傳真機上讀之：<今日最後班機 MHXXX，抵巫，請接機。別忘了，帶你的魚杆。秋雨>。

21.10.97

昨夜我夢見看話劇

不知亞翠從那里弄來四張票子，問我們要不要去看話劇表演？

「嘩，話劇表演。」我貪婪地拿了票子，與妻雇了計程車，到表演場地。

那是六十年代的新加坡，牛車水一帶依然是那么灰暗，天氣依然黑壓壓，永遠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樣子。

「你們初臨貴境，那里都不熟悉，不如我們一夥去吧。」

亞翠夫婦說不懂欣賞話劇，但卻願順便帶我們一程，也順便帶她那發高燒的女兒去看醫生。

只是在陰暗中，汽車轉來轉去，永遠在小巷中，找不到出口。在車上，我們不免顯得有點心急，因為距開鑼時間只僅有五分鐘。

亞翠夫婦說，他們從來沒到過那古老劇場，而司機對那一帶區域也不悉習。

「我從來沒聽過那劇院……。」計程車司機一面按著駕駛盤一面說。提了好多指示，他才恍然大悟記得。在童年時代那里彷彿有一間古老戲院，不過在戰爭時被炸毀了，只剩一廢墟，也從來沒人說在那里開鑼唱大戲，說得我們毛骨悚然。

我手中依然拿著票子，心中依然在尋覓那古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炸毀的戲院，看一場話劇演出，心情不免感到有點納悶，妻卻在旁有點埋怨，說我多事。

「本來我約凌晨姐到東嶺夜市買衣服，凌晨說那里夜市賣的東西，又多又便宜，四套長袖睡衣，才賣叻幣十元，布料人工都不只呵……。」

那是十元叻幣與十元馬幣統一等值。早上我倆夫妻到咖啡攤喝咖啡烏，牛油加椰面包，還有兩粒半生熟雞蛋才不過一元錢。

「石叻坡，確是購物飲食天堂呵。」亞翠夫婦熱忱地說。



「在砂羅越賺錢，來石叻坡花真花算呵．．．。」

「是呵，我們夫婦倆就是向船務公司申請兩張免費船票，坐了三天兩夜貨輪來到這裡．．．。」

因為岳父大人是經營洋雜，每年通過船務由石叻坡進了几十萬元貨品，所以船務公司都有供應兩張免費船票。

「不拿白不拿，你不要別人要，那不是白白便宜了別人．．．。」岳父知道我們要去石叻坡遊玩，便熱忱地幫忙。

岳父大人從唐山路過石叻坡到這裡經營小店生意，日子一帆風順廿年，就在几年前才與友人到石叻坡一遊。

听他老人家說，石叻坡可大，什麼南天酒樓，余東旋街旁要吃什么都有，還有那些站於路旁，打扮得花枝招展妓女有的是，若是寂寞，招一兩個到旅館快活，一夜銷魂才十塊，多便宜。

岳父說得高興，也忘了站於眼前的我與妻還是小輩。長輩對小輩講那風花雪月，好似有失尊嚴。怪不得，岳母大人在旁一直顯得不自在。

「哦，別忘了，有時間雇輛巴加車到新山走一走．．．。」岳父把話題一轉。

奇怪，在當時，人們都把計程車叫巴加車，反而把私家車當德士叫。在岳父心目中，根本不把這些走動於市街車輛當一回事。

有次阿翠夫婦帶他老人家上街逛，見到街上車水馬龍，站於路旁發呆，總不敢橫過馬路，那時還沒過路天橋。

阿翠夫婦說，待車行得差不多，對方亮青燈時，我們就過。他死也不肯，因為他不相信紅綠燈。他說：「我等到整條街車子走完後才橫過馬路，你們不要命，就先過去。」

阿翠夫婦拿他沒辦法，只要雙手扶著他，準備青燈一亮，連扶帶挾就過去。

誰知他卻趁大家不備，掙脫了雙手，衝了過去。當時正是亮著紅燈，眼前正是車輛橫過繁忙時刻。還好，大家捏了一把汗，好在沒有發生什麼意外。

那時巴士上下車，司機根本沒把搭客放在眼里。上車下車還沒

站好，還沒坐下，車就噴的一聲走了，有點精神虐待，害大家媽聲四起。岳父就為此，口出三字經。

所以他警告我們：「出門人不在乎多花几塊錢，搭巴加車好了……。」

又是把的士當＜巴加車＞叫。

那天，我們到虎豹別墅，坐了計程車，單程就十多元，沒有計程表，全憑司機感覺算。回程時學得聰明，與司機講好價錢才上車，以免被砍，結果才六塊錢就到了坡底。

「不是嗎？……」妻有點得意。

阿翠夫婦說，到巴士班讓那段路程，不論單程還是雙程，司機都把來回計程包括在內。

「哇！那我們還六塊車資，是否被砍……」我們警悟地感嘆。

「不要緊，出門人何必多計較，多几塊錢算什么？最多給他買藥吃……。」岳父說了前半句，後半句是岳母插上，男人心地與女人究竟有別。

有年岳父帶老婆回唐山過四季。老人家的意思過番取番婆，沒回唐山，體驗那里生活一年半載，就不算認同。路經香港，就買了一件質地奇差的衣服給老婆大人穿。

說起這件事，岳母就生氣。

「那件衣服，穿過一次落水，就像紙張那樣撕裂，那時候香港人就懂得用紙張做成衣來騙人，騙的是你老爸真三八，給人騙了五塊錢，還說撿到便宜貨……。」

至今我還不知有紙衣服，不過現代流行紙張底褲倒有，現穿現丟，倒是實用，而價錢不菲。

「那只是屬於摩登女性出門方便。」妻在背後加插了一句。

到石叻坡，還是靠了岳父的一個遠視，接船，訂旅館，也在渾渾噩噩的情況下，踏上了這陌生的土地。小時候就聽到隔壁的老姑婆。有女嫁到那里，每次出入石叻坡就要三天兩夜的。顛簸海上行程，也數次聽到她說：「星加坡人，有錢吃西刀，無錢就流目呵。」心中就不明白為什麼西刀魚會跟目屎呵掛鉤。



來接船的遠親，還是靠了岳父寄給他照片，憑照片認人。

一見面他就稱呼妻為姑婆，我當然無端端地當了姑丈公。一個二十來歲的小伙子，被一個五十開外，作了祖父級的中年人稱為姑婆，姑丈公，那是多別扭。他這麼尊稱我們，也忘了他的兒子，媳婦，孩子怎麼相稱呼，在慌忙中見面也令大家尷尬不堪。

岳父遠房親給我們訂的旅館，說來也是客棧，就座落在吉零街一帶，與他的店舖相距不遠。旅館，哦，不，是客棧，只有單靠一盞倒吊風扇旋轉，知道啦，星加坡的天氣，單靠那風扇旋轉起不了作用，而且房間又沒廁所，三更半夜如廁，還得上後邊公廁，沖涼更不用說了，兩間沖涼房要供一樓十來間房客用。

在去石叻坡之前，有人就叫我們要把結婚証書帶到身旁，以備查房。夜間睡覺不只把房門關好，鎖緊，還得把鎖匙洞孔用衣服遮蓋，以防春光乍洩。

只是每當三更半夜，便聽到房門外走廊，男女說笑聲，吵得不能入眠，也許是歡場男女尋歡作樂吧。因為樓上正是一間夜總會，音樂聲嚶，走路腳步聲，非到半夜兩點打伴過後是不會停止。而且五點清晨，樓下路邊又來了一批婦女，頭包紅色頭巾，在等候大型卡車載她們到工地。不過卡車一來，運載了她們，也載走清晨間的浪聲人語，那是最好入睡的時刻，不過緊接天也亮了。

遠房親戚來到旅店，在去虎豹別墅之前，先到他店里走走。到了那里，確是一間舊式雙層華人店屋，九八行批發商。

來了兩杯熱騰騰又苦澀的咖啡。

「這個藥水，只要塗在肛門，是管用……。」

沒頭沒腦，遠方親戚在我眼前棍搖著一小瓶痔瘡藥水，令我莫明其妙。而他老婆則領著妻到她後房一間堆滿舊款式衣服的房內，對妻說：「這件頂適合你們年輕穿，顏色又艷麗……。」

總之，這兩佬幾乎把我們當著頂港拉子。我們確是亞牛出城記了。

在車上想著，想著，車卻突然停下，說是劇院到了。問及車資廿五元坡幣。

阿翠夫婦說聲拜拜，嘆地一聲也隨車走了。嘩，有沒搞錯，看一場戲，車資就廿五元。

「早知就不來了。」妻洩氣地說。

只是那劇院又古老又陳舊，根本像一間久不開張舊式建築物。

距開鑼還有一段時間，觀眾稀稀落落，都是一般常見市井市民，有些還攜老帶小的。通過帶位小斯，對號入座，我們的座位原來是在戲院兩側走廊，而且面對戲院大壁而不是面向舞台，欲看舞台還得轉側頭才能看到表演。

這麼差勁的座位，還說是什麼免費優待券。

「不要緊，待正式開演，我們偷偷溜到中間座位，你看那有什麼人入場……」

看一像舞台總監或什麼前台主任人物走過，問他可有什麼上演特刊出售。

使我想及剛才沿途經過，也看到一輛鎮暴車被推倒於路旁，而且又聽說在過路天橋插紅旗，張貼標語，說是馬共什麼大日子，害得英兵忙得團團轉。

不過遠方親戚的孩子卻是：「管他呢？那邊兵荒馬亂，這邊又是熱烘烘，小販生意一樣照做，人一樣照吃……」看來石叻坡亂也慣了。只要不涉及一樣可以歌舞昇平。

說著，說著，原來看話劇表演卻是南柯一夢。

我不但依然倒在床上的被窩，若不是尿急，那話兒頂尖樹立叫醒我。

「你夢見看戲，看什麼戲來的……」。事後妻聽我說及，順口問及。

「哦，在夢中我也沒看什麼劇目……。不過那年代，上演劇目不外是《雷雨》，《日出》，《雞鳴早看天》。再高層次也不過是《茶館》，《龍鬚溝》之類。」

只是看過老舍的《駱駝祥子》小說，電影，壓根兒沒聽說過《駱駝祥子》搬上舞台。

那就說那晚我們看的劇目是《駱駝祥子》吧，也好做個夢園。



(非文藝小說) 紅小書啟示錄

01

在承德小布達拉宮的樓閣，買到了一本〈紅小書〉，看來與整個懷抱歷史感的宮殿，有點格格不入。

小布達拉宮灰暗的樓閣木制樓梯，幾千遊客上上下下，被壓得依歪著響，真怕那負擔不了重量的舊式梯子壓了下來，而那小樓閣就在梯子下面。當然在那里擺賣的經文書攤是難逃一劫，而我卻憑直覺找到一本異類紅小書，那是不可思議。我就憑著這種感覺買了它。

「一本六十塊人民幣．．．。」賣書的是廟里的喇嘛，在五光度昏暗的燈泡下，見他一身打扮就知幾天沒沖涼，哦，不，北方人說的洗澡。

「還有其他選擇嗎？」我的意思是除了大批經文書外，是否還有其他書籍的選擇。問了幾次，他似耳聾，一點反應都沒有。

只好掏出一百塊人民幣，找回四十塊。看了再看，在陰暗的樓閣中，以防收到新台幣。

我對妻說，在大陸買東西找錢時要看是否收到孫中山先生的麥（口旁）頭。若是一見孫中山麥（口旁）頭就不收，那是新台幣不是人民幣呵。

「孫中山先生是誰？」妻問我。

「那毛澤東是誰？」我反問妻。她搖頭表示。

孫中山與毛澤東是同一個年代的歷史人物，去，去，去。我們這一代人，與歷史感彷彿成了脫節的定局。

上旅遊車後坐定，老黃問我上小布達拉宮有什麼收穫。

我得意地搖著紅小書，好似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歷史重演，一搖，搖出了紅色旗海，萬馬奔騰似的吶喊聲，和浩浩蕩蕩的群眾隊伍。

「那是一本禁書呵。」老黃的一句話，打斷了我的思潮。

02

禁書？在九十年代的今天，看手中拿著六十年代中國大陸紅色聖經，紅小書，我有百思莫解。

六十年代，紅小將，冒著風雨，手摺一本紅小書，可以大江南北全闖遍，宣揚革命真理，也不知多少文物，多少性命，也在這場風暴中被摧殘。

翻開紅小書扉頁，〈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字眼，映在眼里，使我想起瓊姐。

瓊姐於五十年代就到新加坡讀高中，參與那邊的學運，在印象中，當年的華中，南洋女中，几乎都是學運的搖籃。在一次北歸陣營中，她與其他歸僑學生一樣，把手中英籍護照，隨手一揚，一起丟到剛離岸的海中，算是對這塊英人統治土地的訣別。別矣，新加坡！

四十年後的風雨時日，突然有一天……

舅舅接到瓊姐的一封信，問及當年她留在新加坡的護照。

「想不到，四十年後她就這麼建忘……」那是我到新加坡，舅舅提及的陳年舊事。那時瓊姐到新加坡就讀，就寄宿舅舅家里。

「唉，多麻煩，瓊姐一走，政治部派人來了幾次。」舅母在旁插嘴：「問了又問……」

撫著手中的紅小書，不禁想及赴星省親的一段時日。如今他們都已作古，不過其餘音以及當日言談顏容卻永遠留在我腦海中。

「我老爸當年在銀行當財庫，英國人撤退前叫他把銀行的文件及紙幣全燒了……」兒子查理有次提及在日本人南侵星加坡，



英人撤退前夕，有點懊悔，為什麼老實忠厚的老子，不在當年動亂發一點橫財，撈他媽一把。

兒子在英資的煉油廠工作。我到新加坡就住在他家。

當時新加坡才開始有電視廣播，上映都是邵氏時代黑白舊片子，並不怎麼引起我的興趣，可是他娘卻熱忱地招待我們，要我們每晚陪她坐在螢光幕前。可是她老人家看不久便呼呼入睡。「阿娘要睡，怎麼不回房……」兒子在旁關切，也顯得尷尬，這時我們也趁機說睡了。

有次兒子拿了好多他珍藏紅小書與毛像勳章給我看。

「那是犯法的……」在旁的父親見之，立即阻止，叫他藏好。那是我首次見到紅小書，也是當時的禁書。

人心是好奇，我似懂非懂地把那些紅小書在極短的時間內看完，所謂的禁書並不能引起我的滿足感，反而有點失望。

有次到香港，見到來自中國大陸表哥，現居香港，首次見面就送我一枚毛像紅徽章，說是見面禮，弄得我們莫名其妙。待客人回去後，母親就把那枚畫有毛像的徽章丟進垃圾桶。我感到有點可惜。

「你要坐牢……」母親警告我，使我想及隔壁的牛叔，因擁有一本書，一本歌譜，被帶走了，從此沒有音訊。

那時，在我印象中才有禁書，禁歌這回事。不過九十年代，我回大陸省親，就見禮品店內，賣有毛像紀念章，遊客就像買紀念品樣子，在那檢來檢去。

時代不同，毛像紀念章曾是洪水猛獸，也曾默默地置放在櫃台上，任人挑來選去。那時我就沒聽說那是違禁品，收藏要犯法的，說這句話的母親早已不在人世，而那第一次見到紅小書和毛像徽章的心情卻給我留下深刻不滅的印象。

03

六十年代，砂羅越英殖民政府嚴禁了中國大陸及香港卅二家出版社。那時我才讀中學二年級，就見校長在圖書館，指指點點，在

檢查書架上的違禁書籍。被抄出來的書本近乎九千本。一間不大的圖書被揪出書本將近三分之二。

連《莎士比亞全集》也遭到了惡運，因為是中國作家出版社出版。

「真好笑，禁，禁，禁，禁到自家祖宗頭上來，那不是一樁歷史笑話？」。有次我們提及那年代風雨，老唐不禁感慨萬千，因為那年海外劍橋文憑考試，文學讀本正涉及莎翁著作。那次英國之旅，我們到了莎翁故鄉，站於莎翁銅像前，我就默默地禱告：

「六十年代，你的英殖民地臣子，通過其打手，曾在婆羅洲土地，薩拉瓦克，焚起你的著作，安息吧！……。」

那時也見到鄰居也在焚燒讀過課本，那是由上海開明出版的中學課本，也在一紙令下遭到焚燒的命運。

母親也在慌忙中，把我心愛的冰心《寄小讀者》及張樂平漫畫《三毛流浪記》，丟入正在煮飯的火柴堆中火化。為了這，我傷心過一陣子。

許多人因擁有禁書而被提控。也有許多人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傳閱禁書，也樂趣無窮。在那時傳閱中，我們閱及《牛虻》，《鋼鐵怎樣鍊成的》。至於揮攝於六十年代北京天安門的紅小書則沒有見過。因為當年我們的港口，還沒中國大陸船隻停泊。中國貨物還是從星加坡港口轉運到此。

不過我卻從姑丈那里閱到金庸，梁羽生的左派武俠小說。因為姑丈是碼頭勞工，有香港船隻停泊於碼頭，一些船員無聊空閒時看完而棄之的小說，姑丈就在那兒撿了起來，誰知一看上癮，便與船員打交道，並囑他們下班船來時帶一整套。

記得那時的《冰川天女》，《天龍八部》只是單薄一回一小本。看是過癮，不過欲等下回分解得待香港船再度泊岸，已是一年半載的事，因為香港船在碼頭泊岸後，還要到非洲，再度回港南來，盡快也是二百多天之事。

在書桌上，至今還存放當年於書店買到任寧著的《在路上》，其中有一段句子就這麼地寫著：〈好的文藝作品告訴我們國家大事，



啟示我們時代的路向，培養我們高尚的興趣和人物，而武俠小說，用它富有刺激的故事來麻醉讀者，使讀者在短時間的感官刺激後，卻換來墮落，自戕，沉淪．．．＞。

那是一本陳舊發黃的中學生作品，也是那年代的文藝創作觀。而我那時期確是看了來自香港新派武俠小說，自身雖沒什麼成就，卻沒淪落到中毒，自戕，沉淪的地步。不過在那煩悶的年代，我確是找到感官的刺激。雖然生活繁忙，也忘了武俠小說是否曾麻醉過自己。

當然，看了《牛虻》《鋼鐵怎樣鍊成的》，卻是瘋癲過一陣子，也曾想當浪漫的革命英雄，不過在風雨時日已過，在九十年代的今天：《牛虻》被評為二流文學作品。《鋼鐵怎樣鍊成的》，再度新翻譯再版，當然也沒有六十年代那麼轟動。提及該書，我身邊的年輕女導遊驚嘆道：＜怎麼遠在老遠砂羅越的你，也看過這本書？＞

望著她那迷惑的眼眸，我甚至還背熟其中一句話：＜人生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屬於我們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該這樣渡過：當他回首往事時，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

當年與我們一起唸保爾柯察金的何一峰，為了追求理想激情，而瀟灑地走進森林，經過一番波折後，又從森林走進牢里。出獄後，生活對他百般折磨。有次見到他，才知他去了印尼木山營工作。在一次翻車中，雖然撿回一條老命，但卻在醫院昏迷了一星期多。

有次在醫院走廊見到他，相見幾乎不相識。

「難怪啦，他受了腦震盪．．．。」他老婆一旁攜著他說。

當年深夜共讀《鋼鐵是怎麼鍊成的》的老友，今日見之，確是使人感到時光過得那麼短促。

老實說，當年何佬在暢談保爾柯察金的英雄事蹟，我想到只是保爾和冬妮亞的愛情。這是我們不同之處，難怪我沒走上革命道路，也是一個革命的徘徊者。

04

第一次在書坊上找到勞倫斯的《查泰來夫人的情人》，看完對性有點感到惘然，似懂非懂。

「《查泰來夫人》有幾種版本．．．．．。」一向道貌岸然的彭一湖，在幾十年後跟我提及。

那時看這本書的時刻，正是剛進入高中青春期的時候，那時正是反對黃色文化的高潮時刻。而彭一湖唸完初中後，便轉入英校；而他對《查泰來夫人情人》有另類的釋注，令我意料之外，一向評擊同學看黃色小說會墮落的他，確偷偷背著家人，在深夜被單上看《查泰來夫人的情人》，什至在激動時自瀆。

幾十年後，讀及勞倫斯的散文集《性與可愛》，才知道勞倫斯把性當作人的本能加以肯定，以同情和理解的筆融描寫了查泰來的無能的象徵，而查泰來夫人的情人則是作者理想中的人物。

那是我讀及在六十年代被譽為〈淫穢〉的勞倫斯的作品。記得在那時期，他的隨筆，書信都能找類似有關性的論述。

「但他為什麼要描寫性，這恐怕是我們需要花氣力才能搞清的問題。」彭一湖，還是六十年代的那種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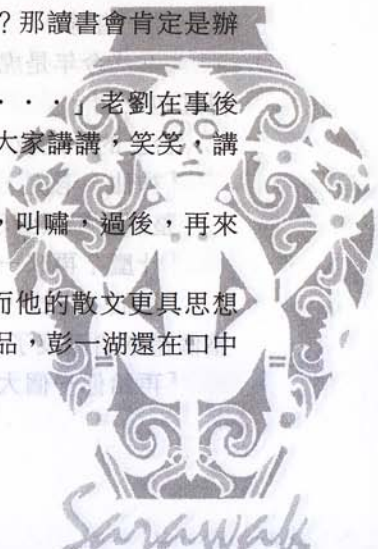
「那你就研究他的性愛觀，然後我們舉辦一個讀書會，請你發表專題講座．．．。」不知誰這麼挖苦地插了一句。

過後彭一湖是否還在研究勞倫斯的性愛觀？那讀書會肯定是辦不成。

「因為現代人喜愛口花花，事情講過就算．．．」老劉在事後提及這么感嘆，他卻不知，在這繁忙的年代，大家講講，笑笑，講過，笑過就算。所以．．．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們一起歡呼，叫囂，過後，再來一杯熱咖啡，過後還是風平浪靜。

「其實勞倫斯作品很有濃厚的哲學意識，而他的散文更具思想性與哲學性．．．。」有次再度提及勞倫斯作品，彭一湖還在口中唸唸有詞的自言。



據我所知，自從提及那次讀書會，他卻認真苦讀勞倫斯的著作，其中包括：《兒子和情人》，《審判“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激情的自白》，《虹》，《性與可愛》，使我想及勞倫斯散文中的一段獨白：

＜那些喝醉酒的男人身上散發出來的略顯愚蠢的光彩。這依然是一種閃光，美妙的閃光．．．＞。而彭一湖，當晚卻是肚下三杯，是否在意味美妙的閃光。

05

「老闆，有《北港香爐人人插》嗎？．．．。」推進門來，兩位穿制服的男生，在找李昂的《北港香爐人人插》。老闆跟我打著眼色，有點得意。其實那本《北港》正握在我手中，我搶先買了書店唯一的一本。

「那是什麼書，為什麼人人都在打聽．．．。」老闆開了几十年的書行，對書本只在商言商，那知那是一本什麼書。

「究意是什麼書？．．．」他好奇地說：「許多人都在找，就像從前那本什麼《神仙，老虎，狗》的。」

「你的心臟不好，我勸你不要過問。」我幽了一默。

在一同鄉新春聯歡會上，在考智力遊戲時，主持人叫小朋友在台上排一直線。

「今年是虎年，你們各別說出其中跟老虎有關的詞句，可得紅包一個。」

台上的小朋友，你瞧我看你的。突然一小瓜騷頭挺身而出。

「神仙，老虎，狗．．．。」

整個會場爆發了洪大的笑聲。

「什麼？再來一次。」主持人有點愕然再問之。

「神仙，老虎，狗．．．。」再度引爆洪笑聲，排山倒海地把整個禮堂給淹沒了。

「再給你一個大大紅包．．．。」台下一鄉賢站起來，遞來一



他曾售賣小說

認識他，在多年前，一文學講座會上，廿來歲，夾著英國碩士名銜。嘩，一個唸電機工程，竟然走進文學殿堂，確是不簡單。

在講座會上，他發言，他思考，充份表現英國紳士風度，彬彬有禮，傾听了听眾提出各項問題，他有條不紊地逐一回答，一點也不含糊。那時，我和其他听眾一樣，都未曾讀過他的小說，而卻先認識了小說家。

小說家，其價值觀有點如電影明星，閃爍著亮光，感染著我們。許多年輕學生都湧在他身邊，要他簽名，拍照留念。他總是擺著保士卡的含蓄笑容。

「我們的文學奇葩一朵……。」

不知誰說了一句。

他的小說《河上傳奇》成了絕版。那是多年前在一基金贊助下出版的事，早已在書店消聲匿跡。那年，我到貓城，還看到它，與其他本地文藝作品擺在一塊，早已染上深層塵埃。那時，我並不熱衷文學作品，而是到那里買了一份當日報紙罷了。

直到听了他的講座之後，曾託了朋友，再到那間書局問及，朋友在電話中說：「那間書店，那里有賣什麼書？都是報紙跟文具。」

我想也許我記錯了？根本不是那間書店，也許在夢中可尋至吧。

有時現實與夢幻擁在一起，真使人搞不清。

現實中的書店是不賣書，正如《失樂園》不賣咖啡一樣。

那天愛玲在我面前，搖晃著一本舊黃小說，正是澤雨的《河上傳奇》。

「給我看看一下……。」我帶著乞求的眼神，可卻不出聲。

「不，只有一本，這是澤雨在那天講座會上，特別送給我夫婦倆的……。」人都五十開外，講話依然是那麼童聲稚氣。愛玲真

是死性不改。

「他說這是他手上唯一絕版書．．．。」听她故做神秘，吊人胃口，使我再度想起在文藝講座會上，那主持大會的古月人，介紹澤雨給觀眾的時刻。

「澤雨的小說手法，充滿詭譎，尤其在大學期間受了不少西洋名著，如毛姆及 D.H. 羅蘭斯的影響，善於佈局，情節發展看似偶然，其實是埋了伏線，到了最後，真相大白，毫不露痕跡．．．。」

古月人的講話，至今仍留在我耳中迴旋，好一陣子，使我對他的小說更充滿了迷惑。

只是愛玲，在我眼前梘著書本，好似一場兒時惡作劇的夢幻，心中好恨她。過不久她又神經兮兮地告訴我，她手中擁有《中美籃球友誼賽》錄像帶。

「想不想看。」她故帶著神秘挑戰眼神，其實自離開學校後，受生活折磨，籃球與我距離已越來越遠，她出奇地感到我的冷漠。

那次在都城遊蕩，偶然路過一間將清盤書店，正在大拍賣。在人潮擁擠中，在一堆舊黃舊書中，突然我眼睛一亮，眼前放著，不正是澤雨的《河上傳奇》嗎？我屏著呼吸，擠進人群中，剛要伸手，誰知另一支玉手擋著我，搶在先頭。

「對不起，我先取到．．．。」

看她長得亭亭玉立，無意中碰及那冰冷出奇小手，我愕了一陣。一身書卷氣的樣子，有點像小說中充滿秀氣的女孩。

本想擺著論理的心情，立刻消失了。

「我找這本書已經好久了．．．。」我自言自語。

「我也是．．．。」有了迴響，她歉意的眼眸，帶點憂郁，樣子端莊，聲音卻是那麼柔和而毫不作惡。只是這麼一陣子，她付了錢，匆忙地消失在人群。

我愕了一陣，心中突然感到好熟悉的身影，我們不知在那里見過。因為她的言談舉止，她那出奇的冷漠，圍困了我。

過一陣子，就聽見老闆在責怪柜台收錢小姐。

「是誰這麼惡作劇，在錢櫃中塞張冥紙？」那時正值中元節。





在街坊彎角賣香竹的小店，生意正興隆。

我雖然買不到那本《河上傳奇》，心中有點頹喪，但那一股清風似的情影，卻讓我迷惑。只是生活的忙碌，有誰記著那心情的沉殿，過後也就忘了。

然而，在一夜黑風高的黑巷上，那一夜晚歸，只因喝了几杯，又碰上那超齡的老爺車，開了引擎，氣喘了几聲，也莫明地斷氣，癱在那里，動也不動。

只是已超過酒廊打烊時刻，哪兒去叫德士，唯一的辦法只好步行，也好讓疲憊不堪的身子，吹一吹夜的涼風。

在印象中，那是一條令人迷惑充滿詭異小巷。

在萬籟俱寂中，我是否流連在萬福巷，巷雜路小，兩旁均是傾斜相對的樓房，一陣潮濕撲鼻隨風而至，令人感到這裡從前繁華過，只是為何煙消云散。走過宛如一條白鏈在長空向遠方延伸巷子，在空中凝成煙霧，小巷兩旁，盡是人去樓空陳舊漆落的樓房，歪斜地立在小路盡頭，想是貪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但卻成了自然的界限。在深夜里，巷里的人早已寢室而眠，但很多空著樓房，肯定早已沒人住了。

經過一陣嘔吐之後，我站在那里，眼前一切，反而令人酒後清醒，一股冷風吹及，眼眸中突然出現在書局偶見那一熟悉的身影。

「小姐．．．。」我舉手欲招呼，誰知那熟悉的身影早已消失在後巷中。在這麼一個淒清的深夜，一個少女在後巷徘徊，莫非是一個失眠夢遊者，莫非．．．越想越不對勁，這時人已醉醒七分，走著，在尋找一失落身影，一本失落的小說。

在後巷一小窗戶上，仍然亮著微弱的亮光，那是整條巷子，除了星子之外，唯一光芒。我尋到了一絲希望，只是站於門外，猶豫不決，尤其是在這夜沉的一夜，一陌生少女？

「門沒有栓上，請進來吧。」聲音清脆自如，來自屋內。看來她早已知我在門外徘徊。

<呀>的一聲，我隨手推門而進，見她背向著我，坐在一古舊椅子上，在微弱的燭光下，正翻閱那本我尋覓已久的《河上傳奇》。

「你不是一直在找這本小說嗎？」她輕聲地自言，連頭也沒抬起。

「是，是……。」我心中充滿好奇，不禁注視她手中在翻著，正是我在都城與她相爭購那本絕版小說。

「待我看完後就送給你……。」她輕聲地說，也沒經過同意，就這麼果斷。聽到這裡，我對那本小說的尋求欲望，立即降到零點。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人都死了，還提那做什么？……」

突然我感到，好像在什麼小說讀過這樣的對白。

＜呵，打到山豬。有人說。這是那時代的術語＞。在我眼眸突然顯示。在昔舊路一個避雨小亭，不正是也擺著一堆死屍，都是廿來歲的青年男女，擺放了幾天，招來漫天飛翔的蒼蠅，期待大車來載。那些屍體有的還是來自鄉村少年子弟，誰也不敢去認，在那含糊血肉中。

「叫一個不知那時代背景的局外人，來評論一個婆羅洲森林小說，他們真是森林里的幽靈嗎？」。「劉老師，子捷他們？」。這時我心中一愕酒後清醒，她說好像在那里讀過澤雨小說的情節。

「那是小說，在真實中參與虛構……。」我也不知是在為目前評論者洗脫罪名，還是在為蹉跎歲月爭辯。

「其實在那慘痛年代的許多實實非非，只不過為現代小說添寫創作豐采，只是我們的砂華作家太忽略了這一點。」她一面自言一面在翻閱桌上的書本。這時一股冷風吹及，令人毛孔悚然，接著是一股清煙彌漫而至，遂漸使我視線感到模糊。

最後她要我稍等片刻，黎明在即。在黎明前，她要把小說讀完，傳遞給我。

為了那本絕版，幾乎舊黃皮落小說，我只好耐心地等著，等著……自身遂漸莫明感到軟弱，眼皮不覺往下蓋，疲困圍繞著我，本想睜開的眼也不听使喚了。幾時那少女倩影在我眼前消失也不知。突然聽到祖母聲音在空中迴響。

「那深夜的東西，通常是不能看到它的面孔，只能見到它的背



「怎麼，你昨晚醉臥在公司山的小路草叢，早上要不是有人發現，你早已不堪設想。」妻在一旁嘮叨，一旁飲泣，旁邊圍著一群左鄰右舍，在俯視著我，好似我是來自星球的另類，令我感到迷惑，昨晚酒廊打烊後，我是往著家里的方向走。

「要喝酒，也沒人見到喝成這個樣子……。」有人在一旁細心論，想是怕我听之，又在責怪。

而在白天，透過陽光，那些吊蘭指甲狀的小葉一半成了黑影，一半照透，如同碧玉，斑斑駁駁，生意蔥茷，又另當別論了。

「要不是鄰居早起，抄小路到膠林工地，你早就去會閻羅王了。」

那是幾年後的事，愛玲來到我的辦公室，說有事代勞，要我代《澤雨小說選集》四十本。

「書四十本都拿來，你總不能再叫我扛回去。一言為定，扣二日仙，秋後算帳……」

「那時我廿多歲，剛出版了《河上傳奇》，每隔一陣子，總到書店探望，賣了几本，結果一本都沒賣出，好生失望……。」

「我的新書只印三百本，除了一百本寄給州圖書館珍藏外，餘下兩百本自藏，偶遇相知文友才贈送．．．。」

那是十年後，澤雨再度出現在一學生文學講座會的發言。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他已是一位資深的小說家了。看他發言，看他一舉手，一投足，不只蒼老，也變得世故，身材的臃腫，也顯示歲月不饒人，也失去昔日夢幻豐采。

出書在當前已是對冷漠社會的挑戰，對澤雨而言卻是一種業餘活動的寄托，他不在乎書的市場，因為他不靠寫作找生活。

望著桌上四十本《澤雨小說選集》，里邊還包括了昔日重版修改過的《河上傳奇》。

想及《河上傳奇》，自然憶起几年前醉酒的一夜。

我真想送一本澤雨小說報答她。只是自那起，我受到妻的宵禁，酒也戒了。老爺車呢？依舊在走，只是自那時起，它卻不拋錨。

有時夜里駕車，經過〈夜總會〉路旁，總是有意無意把車速放緩，期待另一奇蹟出現。

最後四十本小說，只好自己吞下，送的送，給的給，不管你關心砂華文學否，听到對方說聲〈謝謝〉，也就心滿意足了。

秋後算帳，只好是以後的事了。

後記：一

多年後，有人在〈夜總會〉後山發現一具女性屍骨，於是議論紛紛。

有人說，那是一誤入歧途的少女，遭人姦殺，棄於後山。

也有人提及，六十年代剿共戰爭，那里曾駁火三天三夜，殺到滿天通紅，雙方死傷慘重，莫非那女屍骨是飽經風霜砂共一女成員。

我曾向左鄰右舍提及那一夜的奇遇，有誰相信，他們除了嗤之以鼻，還不忘指著我：「你這醉鬼……。」

奇怪有人在那里發現了一本破舊的書，早已被水浸得稀爛，早已不能閱讀了。

(29.5.98)

Sarawak



琴姐

琴姐，在我的印象中，始終是個小婦人，說話聲細，給人一個沁人心脾的感覺，只因她那矮小身裁，母親與家人常在背後總稱她為〈矮亞琴〉，其實那並不含有惡意，只不過大家一時稱呼慣了，而琴姐也是個不在乎的女人。

事實上，我對琴姐的事記得不太多，只是在年少時常聽到表姐她們在議論，她先後嫁過兩個丈夫，一個死在日本南侵的炸彈，一個則成了聯軍光復轟炸冤魂，確是一個命運坎坷的女人，有時街坊的八卦，難免把她當著一把掃把星。

家人對這把〈掃把星〉並沒什麼防範，偶而人家說之且聽之罷了。說及琴姐兩個先後不在人世短命鬼，她卻不在家人面前提及，只有小姨媽，她的心靈之交，偶而提及那兩個男人。一個是憑媒妁之言，毫無感情，另個則是露水過客，那男的本有妻室，卻與琴姐相逢恨晚，非君不嫁，非妾不娶。誰知在一次聯軍大轟炸中，警報過後，在倒塌屋宇中，居然發現躺著正是琴姐心中的白馬王子。

琴姐哭夠也不能傷心一輩子，確也在旁見到暗暗飲泣，先前男人的妻子，大腹便便攜帶兒女在那收屍。琴姐是性情中人，面對情人的妻子，也沒女人忌妒之心，而那女人也在這次事件中，把她當著街坊姐妹。

只有旁人在竊竊自語：阿寬真是命短，無法享受齊人之福。

「這也好，上天有眼，落了鳥屎，否則阿寬家居兩頭怎能夜夜都到岸，再說誰吃夜頭誰啃夜尾……。」

接著傳來吃吃地笑聲，對著眼前閑言閑語，琴姐不是不知，只是擺了抗拒，來一個不以為然的無奈。

為此，母親關切地問及。

「阿寬人品忠厚老實，我只看他可憐，為了一家糊口，在那小

攤位上忙得不可開交，前來小坐幫忙，也不知怎樣認真起來。」

阿寬感激之餘，動了真情，卻忘了家中髮妻，為此阿寬也苦惱在感情與理智之間。

「好了，現在鳥屎由天降之，是上天可憐我們給把事情解決掉。」琴姐說之兩手一攤，好似在講別人的事，那麼瀟灑自如，只是過後眼神又有點失落。

「他太自私了，一走了之，可害慘我們兩個苦命的女人……。」心地善良，一向樂觀我行我素的琴姐也有自我悲切的一面。

過後她也上阿寬前妻子那里，買了一些牛奶雜品之類食品，是向阿寬妻子表示懺悔，是女人同情女人的心地，連她自己也不搞不清。

「有時想及阿寬生前對我那麼真執，想及阿寬逝世，家中柴米斷切，就情不自禁到那里看看……。」那是聯軍光復初時，琴姐前來小坐，與母親聊起昔日。

「看她單靠替人洗衣，在菜館洗碗碟，就是把手洗爛，又怎能擺脫貧困日子。」

擺脫貧困，單憑琴姐每月到訪的那兩罐牛奶，一珍餅乾，在她心靈也未免太單純了。

後來聽及阿寬老婆每當菜館夜晚收工之後，久久也不回家，夜宿那里，引來街坊流言蜚語。

有人見到那年輕寡婦，衣不散蔽地從阿德房里出來。阿德是菜館小開，年剛廿出頭，平時在店里幫老爸看管業務，吊兒郎當，偶而也到廚房後關照，因而認識了阿寬老婆。也有人說阿寬老婆為了生計，委曲求全，也有人說阿德貪婪年輕寡婦美色，一時議論紛陳，鬧到滿城風雨，最後傳進老閻耳中，什至有些無聊顧客，為了一睹小寡婦廬山真面目在那探頭探腦。阿寬老婆只好收拾被蓋。

後來也聽說阿寬老婆被一來自石叻坡水客，年紀幾乎可與她老子相比家伙當黑市夫人，從此深居簡出。有次偶然與阿寬嫂在菜市相遇，只見她低著頭行走，似乎在迴避世俗眼光。

也聽說，當那老傢伙回去石叻坡，阿德就趁著摸黑頂進。

阿寬嫂人越來越顯得珠黃消瘦，好似枯萎的鮮花。



「人家一女二夫那受得了……。」對這些閑言閑語，阿寬嫂也只好充當耳邊風，依舊我行我素。只是許久也不見那石叻坡水客到訪，街坊難免竊竊私語。

「聽說那傢伙老了，不中用……。」

「也聽說老人家早已歸西，有來也是那陰魂不散的阿德。」

「也好，那老傢伙根本把那女人當奴隸使喚，每天還要人家替他沖涼洗滌身子。老貨已不能使用還要逞強。」更有人在阿寬嫂那里檢到大批泰國春藥罐子。

「怪不得，我那次見他已是一搖三擺……。」

「唉，還不自量力，每夜還往那舊井耕什麼田」。

也聽及阿寬老婆被那人收為二奶後，生活也不是一般人想像那麼寫意。那石叻坡水客久了就對阿寬老婆顯得厭倦，有時喝得酩酊大醉，也拳腳交加。阿德雖然同情她，唯有在那水客不在，夜間偷偷摸摸前來安撫。

「女人命苦，卻是自古皆然。」也听一向樂觀琴姐一反常態的感嘆。

不久也傳出流言，阿德為了寡婦肚里那塊肉與寬嫂爭吵。

「好了，搞出人命大家都推卸責任……。」琴姐憤憤不平找阿德論理。

「我那知那孽種是否是我的，經手又不是我一個」。阿德的嘴臉逐漸在顯露出來。其實大家心理自明，那石叻坡水客人早已六十開外，水槍早已不能使用。

「肯定水槍失火是阿德……。」大家憤憤不平。

「算了，算我瞎了眼，做對不起阿寬的事……。」阿寬老婆認命反正人家不認帳，又何苦在那邊爭，不正是丟人現眼。

阿德那老的也許為了息事寧人，叫人拿了五十大塊，算是對阿寬老婆尋求寬恕，這件事被琴姐知道了，就拿這五十塊丟向阿德老子面前。

「就算你未來的小孫子給你孝孩子送終……。」說著就拉著阿寬老婆小手。「走，我們到甘榜找依姆……。」

望著琴姐她們悲憤填膺的身影消失後，老人家突然恍然大悟。

「呵，她不是在謀殺我未來親骨肉。」

提及依姆，大家都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後來就叫人來訪，琴姐與阿寬嫂早已搬到別埠，不久阿德也在忍氣吞聲，家人替他安排了親事，他心中依舊不忘與寬嫂相處的一段光彩奪目日子。只是他一時失去理智而做出咄咄逼人的傻事。每當與妻子嘔氣，情緒低落的時刻，他總會徘徊在寬嫂昔日的舊居，如今人去樓空，人面桃花，再難填補空寂心靈的一輩子。

而琴姐對阿寬的感情也逐漸淡忘，人家常說琴姐嫁兩個丈夫，其中之一也就是阿寬。

「什麼嫁兩個丈夫……」。有人反嘲說：「那只不過顛七倒八」。

02

對了，琴姐怎麼是我家的常客，說來不得不提及小姨媽。小姨媽是外祖母掌上明珠，琴姐是她的室友，由於愛屋及烏，她也常來我家小住幾天。

當時我們的小鎮，街頭巷尾，你我都是一家人。

「那時一天殺一隻豬都售不完。」豬肉榮總愛這麼回憶，可見我們居住市鎮人口究竟有多少。

那時小姨媽正是綠黛年華，人長得不賴，正是學校鋒頭女生。當時正值中國抗日烽火鼓聲，風起云湧，琴姐與小姨媽也受到大時代衝擊，愛國熱潮的影響。

她們成為〈愛華合唱團〉的支柱，到處隨團演唱，大聲疾呼抗日救國，賣花籌賑，救濟祖國。只是日本帝國鐵蹄踏入鄉鎮之際，在漢奸走狗指引之下，沿街逐戶，按著黑名單逮捕不少年青人，拷打私刑引來一陣鴻雁哀鳴，人人自危，小姨媽她們早作鳥獸散，男生早潛入深山組織抗暴游擊隊，或躲進親朋戚友安排的隱居之處，當時就有人三更半夜帶了日本憲兵到外婆那里，持著手中相片，厲



聲問著：

「滿棠跑到那里？．．．」滿棠就是小姨媽的名字。

「認得這個小女孩嗎？」。對方指著相片正是琴姐。

「外婆裝聾作啞，除了挨一巴掌外，還好，二舅懂得馬來語，認識那帶頭大哥。」

那馬來人賊頭鼠眼，在憲兵耳中咕嚕一番，總算沒事。臨走時，那帶頭鼠頭獐目的華人還再三警告二舅。

「這個女孩子回來，馬上到憲兵部報告，知道嗎？」

那時，小姨媽與琴姐正躲在後房的天花板上。那天，小姨媽哭了。只有琴姐卻顯得鎮定異常，安撫著伏在肩上的室友。

「你說要上學堂讀書，就給你讀書好了。你現在又去參加什麼抗日組織，你看，你看．．．。」外祖母在旁一邊氣喘又心痛的指責。

母親提及這件事心中就有氣，當年她本也可有機會像小姨媽一樣上學堂，只是琴姐的姑姑，才在學校唸幾年書，情竇初開，暗戀校中一位英俊男老師，悄悄把情書塞在薄餅中，被人發覺而轟動當時封閉社會，因此大家都在傳言，女孩不可上學堂會學壞，否則會淪為不知恬恥，丟人現眼。

「就這樣，使我失去上學堂的機會」。母親每當回憶至此總是那麼傷感。到小姨媽上學堂，那已是十多年後的事，而小姨媽也不幸唸到初中即將畢業那年，因抗日戰爭爆發，日軍南侵學校關閉而退學。

同時，「她在學堂認識了一位高班男生梁羽生．．．。」說及梁羽生，我小時候就發覺母親對他有些偏見，每逢小姨媽月下相約的時候，總在避開母親耳目，而外祖母那時居於歌樂島，而姨媽為了上學堂而暫住我們那里。

「那男子每次與你姨媽總是鬼鬼祟祟，你見到他告訴我，讓我以掃把把他給趕走．．．！」

母親擔心的是小姨媽走上琴姐姑姑的老路，沒辦法，小妮子面對姐姐威嚴百依百順，背後卻不露聲色照舊與梁羽生來往，而以一

粒小糖果把我們給打發走了。

梁羽生當年血氣方剛，面臨祖國受到日本帝國主義血腥侵略的時候，在學校愛國老師領導之下，走向街頭，向民眾解釋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機的時刻。

他們沿街示威，派發傳單，貼標語．．．。

姨媽與琴姐她們也投入時代洪流，為了反封建，反帝國主義，拯救民族危亡的時刻。而姨媽則是在演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而認識了羽生。當年姨媽演的是關外流落災難的村姑，而羽生則演她的老爺爺，兩人為了劇情，在街頭相擁又抱又哭，引來不少的熱淚，大家都紛紛慷慨解囊。

羽生本是報名回國參加抗日洪流，可是面臨抉擇的時候，他卻猶豫不決，因為他捨不得在熱戀中的戀人，本是趁船到了石叻坡報到，他到了那里卻偷偷地溜回來。起初大家還蒙在鼓里，後來卻紙包不住火。原來他潛回來後，就躲在外祖母山芭老屋，終日與小情人相斯。當時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不久日本鐵蹄就踏進砂拉越河。當年領導青年學子的劉老師早已作鳥獸散，日本憲兵一到，就以血洗城，害得人人自危，謠言滿天飛。

羽生早已不見影蹤，聽說日本人進城到處找姑娘與抗日份子。

「當年云英未嫁的姑娘，都怕被日本鬼子搶走當押寨夫人．．．。」母親後提及還悸驚。「只要是男人，那管他什麼阿貓阿狗，送過去就算了，那有什麼媒妁之言」。

在局勢混亂中，琴姐也在母親半推半就嫁到山芭去了，只剩下小姨媽四處躲藏，日夜盼羽生能帶她遠走高飛。

「那負心漢卻一走了之，走得乾淨俐落．．．。」祖母的外家都在互相指責，只有小姨媽躲在房里暗暗飲泣，這時那不聽話的小肚又開始臃腫，小姨媽肚里真有羽生的孽種。

「呵，不得了，叫拉子把它拿掉．．．。」舅父鐵釘地嚷著，小姨媽死也不肯，外祖母早已六神無主。

最後，還是把那無辜小生命留住了。而羽生呢？有人說他與校長一伙抗日份子早已被打入天牢，生死不明，也有人說他跟校長一



伙翻山越嶺打遊擊，活躍在神山腳下；也有人說他潛回馬來亞到了
云南當抗日後方運輸隊．．．。總之羽生成了傳說中的英雄人物。

羽生雖非紮褲子弟，他能在父親早逝，母親改嫁後上學讀書，
還是依靠了做生意的舅父，只是小伙子，血氣方剛，生性反逆，不
安於室，才流落生死不明的結局。

而小姨媽也躲過一陣漢奸走狗耳目，小妮出世還是在一個遠房
親戚的膠林小茅屋。日治時期，安不忘危，生活清苦，從她冰肌玉
骨之軀，也流落到伊班人族群，學人到芭里採「巴古」至深山河里
檢野螺，到海邊捉蜆蜆。

印象中的小姨媽，本是長得秀麗，卻晒到一身黝黑，形同拉子
婦，而羽生一走了之，杳如黃鶴。有天家中突然來了訪客，正是久
日不見的琴姐，她雖嫁為人婦，與小姨媽情誼仍形同姐妹，問及嫁
人之後。

「唉，別提了，我那短命鬼，人雖忠厚老實，可惜卻家貧如洗，
單靠替人割膠那能過活．．．。那天剛好收好生膠拿到巴刹售賣，
卻一去不回頭了。」說著琴姐雙眼有點紅。晴空突然來了幾隻烏黑
飛鳥放屎，不偏不正，正好落在琴姐老伴欲乘的摩多碼頭，炸得辟
拍花開，在一聲哀叫血漬中，悲劇終於發生在琴姐的頭上。

「那現在生活怎樣？」旁人同情。

「兩老的一聽兒子嗚呼，不堪刺激，不久也走了．．．。」琴
姐好似在訴說旁人的故事，兩手一攤。「我只好又回母親那里，幫
她替人車水貨。」

琴姐與小姨媽在亂世遭遇與不幸，各有同工異曲的結局。而琴
姐卻感到：

「我卻沒有滿棠那麼幸福，自己找到心上人。」

琴姐提及小姨媽的心上人，母親臉色不免一沉。

「要不是那下落不明的衰鬼，滿棠也不用落到這個地步，你看
小妮都快三歲了，孩子的爸爸呢？」

小鎮來了幾次烏黑鐵鳥放了幾粒鳥屎，又飛走了。聽說紅毛兵
空降至上港隱藏起來，也不見首尾，鄉村伊班人則趁火打劫，把華

人人頭砍下剃了光，拿到聯軍那里領功獎賞。那時姨媽也與外祖母家人避難在我們家里多時，這時有人見到羽生身影流落市區，衣著襤褸，也引起小姨媽一家人的一線生機，只是盼歸盼，始終見不到羽生的影子。

有一天，琴姐突然前來報訊，是喜是憂，大家心中一沉。

「我真的見到羽生了。」琴姐見大家疑惑的神情，頓腳地說。

「他說沒臉再見滿棠，在最困苦的時候，別她而去，就把他當著死了，算了。」琴姐氣喘，恨不得一五一十把全盤經過說出來。

「人平安就好，還說這些不吉利的話幹什麼．．．。」外祖母，也陪著小姨媽一旁在哭泣。

最後終於叫人說服羽生，而羽生也感到在外浪跡的疲憊，反正米飯已煮成米，就寄人籬下居於外祖母家，不久聯軍登陸之後，在祖母外家的壓力下，終選一個良辰吉日，小姨媽終於穿起婚紗，與羽生共結連理。羽生也算得了家人的認同，那時小妮已是四歲能言善道的小女孩。

只是羽生為人吊兒郎當，自認樂天，不務正業，整天在公館樓上聚賭，三更半夜才帶著疲憊身子夜歸，而小姨媽依舊幫助外祖母過著田園生涯，除了種植老葉外，還到深山溪旁採野蕨，與小妮，母女相依為命，有時羽生手風不順也向著小姨媽伸手。只是小姨媽經過生活折磨，早已不成人形，對羽生也只好認命，感到無奈異常。

「就不知滿棠看上他那一點．．．。」琴姐來到我家，問及室友近況，也感到不平。「若是我早已甩掉他，那沒骨氣的男人。」

待我入中學時，無意中揭開姨丈羽生早年失蹤之謎。原來姨丈並不如街坊所言傳，從緬甸深入中國云南當抗日戰爭後方運輸軍餉司機。當時他到了K埠，由於去緬甸之路早在戰爭烽火中杜絕，只好倒回頭，與昔日一群抗日青年欲參加深山游擊隊，在半途中他又猶豫不決，留在途中替一鄉村小店看管店鋪，說是當線外人。

「線外連絡人？是他自個兒說的．．．。」琴姐在外昔日戰後口中聽及羽生行蹤跟我們提及，也替她的室友滿棠一片痴情深感不值。「那時游擊隊早已轉移陣線，這個線人其實早已喝得爛醉，那



有提供敵人的情報，還聽說……。」琴姐說到這裡聲調顯得特別低。

「聽說最後還搞上店里黑寡婦……。」結局如何，連琴姐本身也糊塗了，只好問當事人了。

婚後羽生，後來當上鄉村小學董事部執行秘書，那是戰後的事，後來又因學校帳目常到學校而認識該校徐娘半老的黃老師，兩人先是媚來眼去，接著乾柴烈火，打得火熱，他也以校務藉口常到學校宿舍，三更半夜才回來。那時外祖母早去世，只有小姨媽跟幾個小瓜相守在膠林茅屋，對丈夫在外一舉一動不是不知，只在裝聾作啞，默默地容忍。

「聽說那女的身邊存有一大筆私房錢，阿生不是真心的。」有人提及這麼地議論。

「那女的子宮有毛病，不會生育，他們在一起，只是彼此感心靈有需要……。」

有次我在咖啡店突然與姨丈相遇，見他身邊正帶著「那個女人」，竊竊私語，嚴如一對熱戀中的情侶。

我們彼此見之也相當尷尬，不過自此我知道那女人是誰了。也聽說她後來調職到外埠，也在外埠認了新的「赤子」，為此姨丈感到失落異常，除了白天到鬧市閒遊，夜間則喝得爛醉才回家。

有次在銀行外面，突見那「女人」容貌枯瘠，坐於三輪車內，好似雙腳癱瘓，行動不便，也在耳中聽到她那「赤子」在替她辦理關閉戶口手續。

「她雙腳不良於行……。」在職員陪同下，就在三輪車內提筆簽名提款。據悉在一次交通意外中，失去雙腳成為殘障人士。

羽生也逐漸年老，依舊回到小姨媽身邊，不過，他的那些寶貝兒子，從小就輟學，幫母親賺錢貼補家用，長大後卻形同父親一樣吊兒郎當，真是那隻蛇孵那粒蛋呵。

小姨媽為青春譜下了夢幻之曲，也為它付出巨大的代價。

03

我們提及小姨媽，總是想及她的室友琴姐。因為小姨媽關係，琴姐也常來我家走動，也不為什麼，只是大家心交已久，形同家人。大家雖在背後稱她為「矮亞琴」，實事上那是隨口叫叫，後來卻習慣成自然，她對這個稱號，也瞞不在乎，什至自嘲：

「矮子不害人，天下不太平，小心呵．．．。」說著引來大家一陣哄笑，也因她是我家中熱衷「咖啡客」，久不見她前來，母親自有不自在的失落：「那矮阿琴，不知死到那里去。」

「我不是就在你背後嗎？」琴姐人長得矮小，幾時出現在大家眼前，使大家嚇了一跳。

「真是呵，說人人到，說鬼鬼至。」不知是誰在旁插了一句。

那時生活簡樸，人際之間也顯得單純。

左鄰右舍一到悶熱午后閑著，總在大廳上鋪下草蓆，蓆地面坐，若遇打「四色」，「十河」紙牌少了一「角」，大家總是想到琴姐。叫人去催，不及半個時辰，便見她掌著火傘匆匆趕來。也不是說她是紙牌的發燒老友，而是呼之則來那種隨和個性，也使她與大家融洽得來。

那是琴姐先後兩次失敗婚姻，返回娘家的一段休閒時刻。她的到來，只不過充當洗牌小角色，志不在輸贏，只在消磨時間。有時牌友之間，贏時難免笑口常開，輸時則另張嘴臉，什至大吵起來，過後也風平浪靜，和好如初，再戰沙場。這些情景卻從不發生在琴姐身上，說來我家上下，大大小小都喜歡琴姐，有時不見她影蹤，心靈不免感到失落。

「咖啡都冷了，怎麼還不見亞琴的身影」。母親不時探窗自言。

「我見窗外停著一隻黑白蝴蝶，你說琴姐今天穿什麼顏色衣服，黑白，雜花，單色．．．。」大家心里一直在猜測。

只是這麼一猜，就遙見琴姐的身影在路尾，隱隱約約，手持還是那把紅傘，衣著黑白唐衫。

「不是嗎？說人人到．．．。」有人興奮的呼喊。



有段時期，真不見琴姐出現，派人去打聽也沒下文。初時大家確是悶悶不樂，後來也習慣以然。家中依舊鬧哄哄，那幾個牌友吵了又相聚，相聚後又爭吵，總是有完沒完。

「矮阿琴嫁人囉．．．。」那是天大新聞，大家驚惶地嚷著，矮阿琴三度披嫁衣。

「世界第三次大戰爆發了．．．。」有人聽之難忍大呼，大家隨心關切，也有人在指責琴姐的不是。這樣匆匆一嫁，也該發張紅帖給我們這些老友記，在替我們省紅包錢？

「你還以為人家是黃花閨女？早已老店新張囉。」

「而且嫁給那個和尚．．．。」聽到這句話，母親與家人不禁驚嘆起來。和尚正是祖父再娶帶回油瓶子叔叔的名字。他隨母親改嫁後，也改了姓氏。

「還不是看在祖父將來的祖產，憑著改姓分得一杯羹。」媽有點看透和尚母子的心機，可惜的是祖父一向一貧如洗，南來後在海口伊港與兄長經營一雜貨小店及「日落冬」生意，由於伯公膝下無兒，早把手中的田園房產過給父親，為之和尚母子把父親恨之入骨，但礙於情面卻沒表態，不過他們依然居於椰園內那間大木屋，繼承祖父打下的江山。只是和尚好吃懶做的個性，不但把海口生意打得一團糟，最後也把那間木屋當著木料買掉。那時我們早已移居S埠。

「反正海口也沒生意做，唐人都溜光了，馬來人又天天來賒賬。」和尚母親在替兒子打圓場，也找個藉口移居外埠。

在我印象中，小叔本娶有一馬拉諾妻子，西金。

「好一個別緻的華人名字。」有次提及那女人，我驚嘆地喊著。母親就在旁順口說：

「還不是隨你伊港海口嬤嬤過門娶的。」

心想嬤嬤平時衣著打扮，口嚼老葉，思想卻力求唐化，也聽之叔叔也在埠中中學唸至初中。

「只是初中還沒畢業，日本人就來了」。

多年後，我在K埠與一攝影老耆閑聊，突然他提及「和尚」這熟悉的名字，我驚訝地告訴他。

「和尚是我叔叔，不過早已不在人世。」

原來他與和尚早年在一學堂讀過書，提及老同學不在人世時，那老耆不禁感嘆人生苦短。

西金也來過我家幾次，都是前來看病，暫宿我家。因為那時海口小鎮沒有醫療設備，大小病症得往市區走一趟。

西金為人寡言，長得瘦小，似林黛玉型的小女人，悵縮在牆角，前來醫病全憑家婆安排，來回盤川則由父親承擔。叔伯之間，雖是異父異母，卻也在情面上保持維妙的關係。

過了不久，也見西金來了幾次，只是她那天生的氣喘病，最後由小叔來告知面金歸西了。家中並沒異樣的感受，因為她每次抱病到訪，好似一個似有虛幻的過客。

從此和尚與母親帶著一雙兒女也搬到S埠，尋找另條生活管道。

有天琴姐突然到訪，在家人面前雙眼哭得通紅，我們預測，琴姐那建於沙灘的婚姻亮起紅燈。

有次和尚母親於我家小坐茶敘，提及琴姐與她那寶貝兒子。

那滿口留下老葉右灰紅漬的老婦，本是謎縫雙眼，立即瞪著血紅般眼球，慢條斯理地。

「不．．．知．．．道．．．。」

「她是你兒媳婦，你這個家婆怎麼當？」有人在旁敲擊。

「她那當我是她＜是大人＞．．．。」別看老嫗平日一身加峇雅裝扮，看去似有氣沒力，提及琴姐，她卻是咄咄逼人。

「早就捲起舖蓋跑了．．．。」最後她也輕嘆了一口氣，憫然所失。長久以來，婆媳之間總是圍困在家庭和諧的人際關係，而和尚一家人也跳不過這圈圈。

不過令人感到興趣，著為夾心人的叔叔怎麼會和琴姐來電，拉埋天窗。那和尚為人本滑頭，又沒固定職業，自從老妻逝世後帶著一雙兒女與老姆相依為命，做散工打發日子，而那一向聰明伶俐的琴姐也不知看上他那一點。

「唉，都怪我一時意亂情迷，看他為人瞞老實忠厚，雖沒什麼固定工作，但女人總不能一生守寡，嫁個丈夫也討個名份。」每當



提及她那失敗的姻緣，她總是望風親懷地感嘆。

「什麼名份，呸！．．．。」嬾嬾反擊的聲音仍在我耳中繞著。「根本是顛來倒去，說來就來，說走就走。」看來小叔和琴姐感情，倒像古時書生小姐之戀，只是經不起老母的喚使，兒女在旁的從中作梗，加上小叔生性懦弱，沒主見，最後眼巴巴見老婆收拾舖蓋跑了。

記得琴姐也曾為此事，來向父親投訴，討回清白，但老爸也不能主持大局，因為在他老人家眼里，小叔與琴姐共結連理，也應照應親朋戚友，不計繁文褥節習俗，也該擺酒宴，讓族人認同。

「他們結婚時就沒把我這大伯放在眼里．．．。」父親不免有點埋怨，再說琴姐跟我們向來是世交。

「唉，琴姐與和尚只是同居罷了。又沒去頭人那里註冊，來去自如又何妨，誰也管不了誰。」母親在感嘆，那只不過是一雙露水鴛鴦的恩恩怨怨。最後琴姐得不償失，也不了了之。只是在這段時間內再也沒見她來訪。

「聽說阿琴早另嫁給山芭興佬，生了一堆孩子．．．。」又流言蜚傳至，琴姐遠嫁星加坡人當二奶，居於K埠。由於久不見琴姐行蹤，母親有時也不禁偶有怨言，那小婦人怎麼這樣絕，嫁人也不來相告。

不過以琴姐一向我行我素個性來講。

「有一天，她總會出現在大家眼前。」四色牌友中不知誰這麼地嚷著。大家只好拭目以待。

那是六年後的一個悶熱午後，琴姐突然出現，引起一陣嘩然。她背後還跟隨一位衣著打扮樸素，看似歷盡風霜的中年婦女。

一問之下，即是阿寬生前老婆。

大家牌也不打，靜看事態演變。

「我知道英姐與議員邱太素有交情，所以前來祈求，看在死去阿寬的臉上。」

英姐是琴姐對母親的暱稱，而那議員老婆其實與母親只不過是泛泛之交，為人卻趾高氣揚，有時旁人也不禁問道：

「這種人怎麼你跟她合得來……。」只是母親性格隨和，人家多說一句，你少說一句，也不就行了嗎？

這也難怪，人家是議員夫人，平時養尊處優，丈夫先是殖民地委任官員，受封名銜，退休後又任職某大酒廠董事經理，後又在某政黨推舉下出任民選議員。小鎮有條小巷以他姓名命名，以表揚他對本鎮的貢獻，這樣大粒人，誰見了不恭敬三分。

琴姐帶阿寬妻子前來，正是六十年代反殖高潮風湧云起的時刻。阿寬的孩子，也在那夜黑風高在街上張貼反殖反大馬標語，遭到警察逮捕關進牢里，記得那時店屋後的泥沼地段發現了一警察浮屍，市區隨即戒嚴，來了大隊馬來勦黑軍人，到處搜捕，而阿寬的獨子阿亮也隨著一夥人，於漆黑夜晚不幸被捕了。

「以你與議員夫人交情，求邱議員幫忙，放阿寬孩子一馬吧，她母親只有這麼一條命根子。」

母親是答應了，也顧不了許多，帶著琴姐與阿寬妻子前往議員住宅。

到了那里，邱太正與一般雀友打得興高采烈，見到來了一批啼哭面孔，心境不禁冷了半截。

「就跟你們說，不在不在，你們這些山芭佬怎麼不會聽。」邱太不耐煩顯得無奈在門口惡言惡語，後來一見母親也夾在人群，隨即招呼，琴姐與阿寬老婆也跟著母親進到屋內。

倒茶之後，就見邱太進到房內，過了一陣才出來。

「邱生說叫你把孩子名字，登記號碼給他，他幫你查問。」原來邱生躲在房內假寐，而邱太卻打圓場。

「就是這幾天，邱先生為了這些事鬧得天昏地暗，人都病了。」邱太無奈地說，喝過茶後，邱太也心不在焉，因為桌旁幾個雀友在等著她，母親也知趣地告退，回家中等待消息。

過了幾個禮拜，仍然音訊全無。琴姐再度走訪母親，母親也帶了阿寬老婆再上邱議員家里，回覆依然在調查中，邱太似乎並不把母親所託的事放在心上。

那天再去的時候，原來邱太屋前集了大堆人群，因為他們得知

那些被捕的人都已被扣上手銬，欲趁婆羅其昌船隻載到 K 埠七里集中營，為此家長們為了子女相擁哭成一團。

「唉，唉，唉，每天到我家門口哭哭啼啼，怪不得我這幾天手風不順……」邱太在咆哮，也顧不了母親的情面。於是琴姐與阿寬老婆只好認命，罔然所失，步行回家。那些鬧著不走的家長，也在一聲電話，警車駕到驅趕了事。

那時，我再也不見琴姐到訪，阿寬老婆也消失在煙塵中，還有那關在集中營，年剛二十的阿亮命運，誰也顧不了這麼多。

15.99 脫稿

17.5.99 重修



南陽街的傳說

江水滾滾，日益濁黃，昔日木頭泊船處早已不見，代替它卻是浮漂洋灰碼頭，以供快艇舢舨停泊，面對則是福德正神廟宇及觀音寶塔，其旁則是古舊漆落的老街了。老街也有它繁華的昔日，亦留下一段風雨，令人耳濡目染，扑朔迷離的傳說。

老街面對，從前是一草地兒童遊樂場，也曾改為小販落戶中心，後來小販遷移，至今白天已改為汽車停泊場，夜間則淪為流鶯出沒不道德交易的人肉市場。從前這裡，靠了江的上游下游船隻停泊渡頭，不管賣菜，看病求醫，上街場都少不了這裡歇腳，偶遇游神盛會，這裡也曾是萬人空巷，可惜老街的火樹銀花，昔日繁榮景象不長，跟著歲月悠悠也就煙消云散，曾幾何時，這裡的店戶門口添油站搬走，曾幾何時這一間銀鋪和中藥行也跟著搬走了，剩餘之下，只是那搬不走的光餅店。後來街的邊緣不知怎樣又開了一間咖啡店，要死不活的。也有些舊店戶看不破的重新裝修，在此重新落戶，不做門面生意的辦公樓，人人都說，老街風水好，這裡出現了不少英雄豪傑，也出現了玩世不恭的紈袴子弟，當然老街的蹉跎歲月，它各種令人聽之瞠目結舌，顛倒黑白的傳說。

由於各行各業的遷移，致使老街顯得一蹶不振，只是近日，每逢夜黑風高，隱隱約約地傳來一陣哀怨的二胡聲。夜貓就憑著一股好奇，在醉意中往那聲音幽暗深處細心一瞧，幾乎不相信自己醉醺醺的眼睛，見一老邁，穿一身洁白綢緞唐衫，坐於椅子上，顯得黯然消魂地拉著手中的二胡，再前往一瞧，卻化為烏有，頓時不寒而慄。

朋友聽之，都說夜貓每晚喝得酩酊大醉，醉人說醉話，有誰相信，而他卻不驕不躁地，「不信，今晚夜黑兩點過後，酒吧打烊後，我帶你到那里瞧瞧。」



幾個年輕的丹絨馬尼木柴工友，也曾趁著醉意，於打烊時刻到了那里，卻是沉寂一片；偶而傳來夜間打情罵俏，吃吃地笑聲時，那有二胡聲，那有穿白衣的老耆，大家一哄而散，都感到被耍的感覺。只留下夜貓單獨一人在那里。

那夜，夜貓在迷糊中，似乎又聽到那熟悉的二胡聲響，情不自禁往那陰暗的街坊走去，又在那個地方，那個角落，見到那熟悉白衣老耆的背影，遠坐在老街的五腳基，憂郁的胡聲斷斷續續自他手中的樂器。

「老伯，為什麼只有你一人在這深夜里拉胡琴，你住在那里？你的家人呢？．．。」那老耆不發一言繼續拉他手中的胡琴，待了良久，他才慢條斯里地。「我住在那里？何處是兒家？」老耆在自言，又像在回覆夜貓的問話。

這時，夜貓彷彿感到老街並不寂寞，它幾時已在不知不覺中，塗上了昔日繁華。

來往的車輛聲，夾著碼頭上下落貨的船隻聲，還有吵雜叫賣聲，菜樓傳出哀怨歌女的歌聲。

他看到了，早年擺於廟旁賣豆腐水福州佬，還有旁邊置放咖啡小店，不時飄來豆腐釀魷魚的香味令人垂涎三尺的香味。廟前榕樹下的「拿督公」神像，依然留著幾片老葉。小船一到，湧出來自山芭的人群，一哄而散，他們之間有的來到廟里燒香還願，有的帶來才烘乾的膠片，拿到老街的土產老店，賣了點小錢，不是到中藥店抓把藥，就是到後街百貨洋雜小店，買點生活日常用品。

一串才烘熟以鹹草串之的光餅，拿在手上，燙在嘴邊，就在廟宇牆邊叫了一杯豆腐水下肚充饑。

瞧在夜貓眼里，那不是昔日老街的舊照片，在想著，突見及夜間穿著白衣拉二胡的老耆，夜貓想及前往打招呼，人家卻不認得你呢？問及旁人。

「你不知道嗎？他是這條街大財主，喏，那間「發達銀莊」便是他開的。」旁人經夜貓一問，這麼地望著他。而夜貓一時也忘了身在何處。突然感到肚里饑腸翻滾，就索性走進一乾拌攤內，叫盤

無肉乾拌麵。

前邊坐著一不認識中年人，似乎看透了他心思。

「那老頭視錢如牛車輪，而他卻聰明得很，不像後街那些廣東佬，只知＜橋碼＞，開＜當碼＞，而他卻以一塊錢注冊，開了這間銀莊，聽說銀錢滾滾，賺得他笑．．．。」

「開銀莊真的這麼好賺？」聽到夜貓羨慕異常，停止了欲吞的麵條。

那中年人經他這麼一問，一時也不知如何回應。

這時熱鬧的碼頭，人聲吵雜中，突然有人驚喊起來。

「有人墮江了，救命呵，快來人呵．．．」人群一窩湧到那里。

夜貓也顧不了盤中剩下渣滓油膩。

卻見那身穿白衣老耆在那緊乾著急，雙手放在背後，不停地踱來踱去，不知如何是好，家人也嘮叨一片，拿不出主意。有人見到女傭沈大娘一大清早就攜著銀莊大少到江邊碼頭洗衣，沖涼，小孩在回程路過橫木不留神，哄地一聲掉進滾滾江水之中。

女傭一時嚇得魂不附體，不知如何是好？

還好，旁人見之立即呼喊：不好了，少爺掉下水，少爺掉下水啦．．．也有人立即越過大馬路跑到銀莊相告。

「不好了，少爺掉下水去．．．．」。在南陽街是一樁大事，不及半茶時分，立即傳遍了全鎮。

那老耆立即隨著家人，趕到江邊，早已不見小孩身影，見之只是滾滾流水。

有人找來伊班潛水能手。

「那拉子欲討兩塊錢才肯下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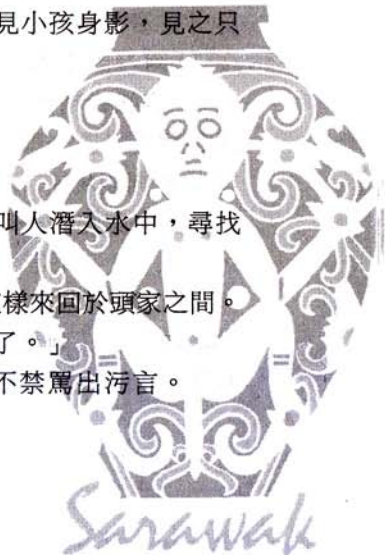
「這麼貴，給他一塊就好了．．．。」

老耆在一片混亂中固執地肯定，以一塊錢叫人潛入水中，尋找失蹤的孩兒。

那跑腿的立即跑去跟那伊班人咕咕唧唧，這樣來回於頭家之間。

「他說水太急，潛水很危險，就一塊八好了。」

「幹伊老姆．．．」老耆急得發瘋，口中不禁罵出污言。





「給他一塊五好了……。」這樣又來回幾趟，家人也為那落水小孩早已捏了一把汗，說不出話來。

最後以一塊五角講好決定，早已浪費不少時日，大家心中七上八下，只見那伊班青年，脫下膀中唯一的‘斯拉’，脫個精光，露出強壯黝黑的裸袒，潛入水中。潛這潛那，不久終拉到小孩的腳，大家一呼，但那可憐的小孩早已斷氣，無法還魂。老耆家人七腳八手地把那毫無聲色屍體抱回家去。

「唉，救來救去，還不是撈到一個斷氣的死體，給他一塊錢好了。」說畢老耆雙手擺於背後，憂傷地走開。剩下那伊班人與跑腿在那兒爭執。

「一塊錢拿不拿，頭家非常生氣，你撈來撈去只是頭家仔的屍體，那有什么用」。

最後那伊班人也顯得無奈，再多說幾句，也許一塊錢也沒有了。在旁的人見之也在搖頭嘆氣。轟動一陣的上午，碼頭又開始恢復了以往的清靜。

只有那銀莊樓上，時不時引來一陣嘶喊號哭聲。聽說陳家孩子跌落水中的時刻，他娘正於後街，富貴人家家中賭‘四色’牌。

她娘有一個臭脾氣，每當她賭牌正在燒熱時刻，就是天塌下來，可千萬別從中打叉，掃她的興，家中發生了重大的事，婢女阿花早已立於門口通報，只是頭家娘卻當著耳邊風，至到老奴又再度傳訊：她才如夢初醒。

「阿發跌下水中已被撈起……。」

「這妖壽精阿花，怎么站於門口發呆也不吭一聲」。說著也順手往阿花身上一捏，痛得婢女流下眼淚，又不敢吭聲，於是一家人匆匆離開現場。

到了家里，一切都顯得太遲，家中混亂一場，只見頭家呆坐那木椅上，隻字不言，只聽那掛於他頭上的吊扇，在那吹得嗖嗖著響。

「你這苦命的阿發呵，阿娘才出街不到半個鐘頭，你就這樣捨得離娘而去，阿發呵！……。」哭歸哭，一切都成為定局，再也挽不回頭了。

據說，在陳家當了三十年奶媽沈大娘，也因這場家變而遭到頭家毒打，關於後房木柴間，最後抱著遍體鱗傷，收拾包袱，忍辱地離開陳家。

「頭家，行行好事，給我一塊錢，我已三天沒吃飯了，祝你好運，頭家，行行好事……」十年後沈大娘浪跡街頭，手中提著一包身邊唯一的衣服，伸出發抖手，再度與頭家狹路相逢。

那時頭家在〈北華俱樂部〉與來自石叻坡友人共飲暢敘回來途中。

「去，去，去，沒錢，那來的乞婦，竟敢擋著我去路！」

「我是你家的沈大娘呵……」

「什麼大娘，小娘，你……我不認得你，你認錯了人……」說著大娘面對面，見她衣不敬體，一身髒兮兮，令人噁心。

聽說，大娘，還是隨著頭家娘陪嫁而來，護持小姐與大爺，有了小少爺後，才轉而照顧小少爺。阿發平時就視大娘為他娘親，面當父母，稱她為娘姊，雙親不在即「娘呵娘」親暱地稱呼。

遍是命運作弄人，阿發卻在七歲那年，不幸欲橫過馬頭那塊木樑而跌入水中。

「阿發若在的話，現在也該十七歲了。」陳頭家於小巷偶遇大娘，卻無端端地想起逝去的孩子，心中感到內疚異常。十年後，他才如夢初醒。

「為什麼，那時候，為了兩塊錢，眾目睽睽之下，使我失去孩兒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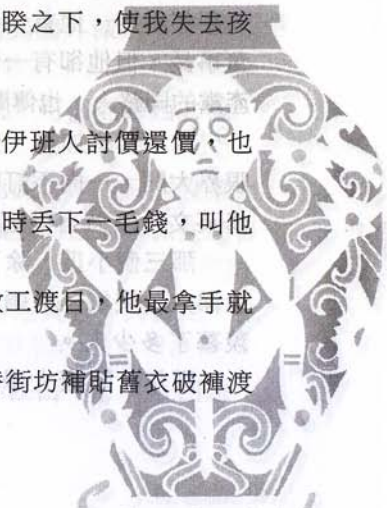
過後街坊議論紛陳。

「若是當家的，當時當機立斷，不再跟那伊班人討價還價，也許孩子的命也撿得回來。」

「就是嘛，那拉子，別說一條人命，你平時丟下一毛錢，叫他潛到水中撈都撈得到，別說一個人。」

就聽說，那伊班人平時好吃懶做，做些散工渡日，他最拿手就是潛到水中撈銀角，從中悅人開心。

再說被驅出沈大娘，舉目無親，也只好替街坊補貼舊衣破褲渡





日，只是心中念念不忘跌入水中頭家之後，魂飛魄散的一剎那，久而久之，語無倫次。

那年陪嫁過來的大娘，不只手腳勤快，人也長得白皙亮麗，為之頭家也起邪念，想納為小的，讓阿發有人照顧，不過那只是藉口，為此夫妻吵過幾次。這次正好阿發墮江，正中下懷把她驅出家門。

就在地與陳頭家後巷相逢幾天之後，有人在碼頭江邊見一老婦臃腫浮屍，岸上群集團觀人群，大家心里有數，那是沈大娘不放心小少爺，照顧他去了。這些流言蜚語傳到陳家上下，大娘也託夢給老頭，深感欠意不能照顧阿發成人，為之老頭也托人於黃昏夜晚，到江邊燒些冥紙，以了心願。

自從大娘走後，阿發逝世，陳家一時變得寂寞異常，在陳老頭默許之下，便託人到上港抱了一個男孩，以續煙火。當日陳家上下隆重異常，宰豬宰羊，拜神還願。陳老頭更為小兒取名安生，據他說，那是來自安然生活，安身，安逸之意。

家中自從來了安生之後，錢莊生意更是蒸蒸日上，老蚌生珠，一連給家中帶來三弟妹，從此陳家對安生疼愛有加。

安生長後，繼承父業，理所當然。錢莊上下，大小事務都由他一手包辦，當時三弟還年幼，什至到他們長大負笈英倫留學，錢莊業務都由他一手執理，所以安生對陳家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陳老頭每當與殖民地官員交談，難以溝通，因此在三弟妹長到入學年齡時，他首先考慮他們進英校，他雖然是市鎮的華校中小學董事長，但他卻有一個偏見，凡是華文的師生都是共產黨，或是共產黨的同路人。也傳聞共黨到來，掠取他人財產，辱人妻女的厄言。

當年女皇加冕，殖民地官府還特別派他出國觀禮，回來之後，眼界大開，一向不訂報紙的錢莊，也訂起一份英文時報，讓自家進修英文，平時言談起居也以英式生活為準則。

那三個小瓜，除了會塗自個兒中文名字外，講起英語，並不輸給洋人，樂壞了老頭，在他們修完中學後，便負笈英倫深造，不知羨慕了多少人。

那年，陳康大學畢業，滿口論理經文，他告訴老的。

世上最有利可圖的商業，就是戲院和金店，酒莊不用說，現在英國人都不發營業執照，以維護其宗祖國的酒業。金店的金器賣出後，便宜收回，而且一向不賒賬，賺錢是肯定！老頭一聽瞞是有道理。

「再說戲院，票價不二，也不賒賬，好戲當前，人山人海，為了一張戲票什至大打出手，世間那有再好的生意……」

老頭樂了，笑得見牙不見眼。

當年剛好有一空地，欲建戲院，投標售賣，於是在二少安排之下前往，對手是一來自鄰國跨國集團，對峙當兒，贏家是老頭，輸家也是老頭。

高價叫買之後，陳老頭才驚悸，人家是跨國影業鉅子，其業務包括影片制作發行，控制大半星馬一帶市場，而陳家呢？空握一戲院，至多只能上映二輪片子，錢讓別人先進口袋才輪到你。為此陳老頭一度悶悶不樂，隨之一病不起。在他逝世不久後，錄像帶開始登陸橫掃，把戲院業務搞得一蹶不振。二少當年令人欣賞的〈戲院論〉，也隨之再度碰壁。

再說那三弟妹再也不是當年小瓜，陳佬病逝之後，也在陳家業務上各懷鬼胎，難免產生歧見，矛盾日益加深。這時有人為安生做人不值而感嘆，當時身為長子的他，不但為陳家產業打理，井井有條，還眼看弟妹出洋，喝過洋水。

「那是我老爸有錢，養得起我們，讓我們到國外深造，店里的業務又不是只有他一人掌管，他算老幾……」

兄弟之爭在障於老頭顏面，只是一股暗流，可借老歸西之後，矛盾遂漸走入白熱化，什至對簿公堂。

最後安生在退休之後，業務幾乎落在三弟妹之中，只有股東大會才見安生身影，其他時間，他幾乎隨著老頭生前欲望，做些慈善活動，積公積德。

這時街坊流著惡毒蜚語傳言，當年頭家所抱養子，其實是一拉子棄婦所生。

「拉子棄婦所生，人家也為陳家打了大半江山。」有人回應，



但那是人家家里閒事，至多只能當茶餘飯後的閒聊。

安生也有他的一套人生，年輕時，他懷著一股熱忱，參加過當年的激進團體，推動文藝活動，他也在舞台上扮演〈馬車夫之戀〉民間舞劇。新中國成立之際，發動了慶祝國慶節大遊行，舉辦大型街頭舞會，大跳扭秧舞，他是帶頭大哥，後來於舞台演出，認識了銀花，擦出了火花。

不過銀花在老頭心目中只是普通人家女兒，不能門當戶對當陳家媳婦。安生在心灰意冷之際，只好打回原形，回到銀號當他的小開。

這時在親朋戚友介紹下，認識了露絲，露絲家人當然不能與陳氏產業相比，但老頭卻有一個不定形原則。

娶兒媳婦，娘家財勢一定不能強過自家，也不能太過窮困潦倒，以免被拖下水，有人言，娶露絲是得到自家老的默許，那是女方家庭背景與殖民地官員有一定關係，尤其露絲家人那滿口宗祖國傳統正音英語對白，卻令陳老頭羨慕死了。

而又有人言及，陳黃聯婚，主要是陳老頭看上露絲老爸工地那地段，別看它現在堆滿廢鐵，雜亂無章，毫不起眼，可借有遠見的人都讚它「地理位置」，離市區僅有五分鐘路程。

嘿，嘿，將來城市發展，它還不是一塊黃金地帶，為之，陳老頭想到心中不禁暗喜。

陳黃成婚，在當時封閉社會並沒大擺宴席，而黃家是基督教徒，婚禮一定要在教堂舉行，這點陳老頭都一一答應了。

安生婚後心中不一定感到幸福，因為他對心中初戀銀花，始終不能忘懷。露絲又是虔誠基督教徒，家里不免擺設掛了主的塑像，這與老太婆心靈中的求神拜佛，難免引起一陣磨擦。

只是令老頭感到欣慰，媳婦也算性情中人，她嫁來陳家，早晚忙著，還要扶持老人家身邊瑣事，如安排那些牌友留宿問題，平時祭拜祖先，這些媳婦都盡了本分，只是週日她卻一定保持上禮拜堂作彌撒，偶而也參與教友，帶小孩前往參加聖誕節日慶祝儀式。

著為夾心人的安生，在妻子與母親之間，總有一個抉擇，由於

母親日常醉心於賭牌，而露絲闖進他的心房，填補了心中的空寂，尤其他的初戀情人銀花，早與一夥年輕朋友，投奔遙遠的北方，參與社會主義建設，音訊全無，更令他心中感到空寂異常。

他雖沒跟隨妻子洗禮入教，但卻與教會長老相處不錯。有人言及安生，都在起哄。

「安生那小子，跟天下的烏鴉一樣黑，結婚後都是妻子所生，那還記得娘。」

這些流言誹語偶而也傳進他耳中，令他心中一震。

「我的親生的娘，究竟在那里？她是否人家所言傳的拉子婦。」沒人告訴他，誰也不知道。

只是看母親那一副整天沉醉紙牌中，心中也有感觸，只是妻子卻在一旁言勸。

「她老人家不玩紙牌，你叫她整天閑在那里做些什么？」

那年，老頭措手不及，亂了陣腳，聽及英倫學成歸來老二所言。

「現在世間就最賺錢的行業便是金舖與戲院，都是 CASH TERM。」

究竟人家喝過洋水，帶著名銜回歸，在老頭心目中，他說的話，他放的屁都是叫好，叫香，為之，老頭策劃老二前往叫價。

誰知對手並非池中物。在叫價中故弄玄虛，呼三喝四。最終的贏家，接著問題跟著而來。

「叫價太高了，不值這麼多錢……。」過後旁人在議論。

「蓋戲院，人家控制市場，你拿什么片子上映。」

老頭打擊之下，一病不起，最使安生感到痛心，老爸再也看不到那塊地段的戲院興建。

在二少的專業政策之下，安生是領乾薪的掛名職位，而他最感到實際的是每逢週日，隨著老頭走過的足跡，隨著教堂慈善機構，到菜市場，搖著小鈴，叮叮著響，心懷虔誠，沿途捐集青菜，以供老人院。

說是人類愛心，問及安生，他也顯得惘然。錢財只是身外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只求心情平靜，這時也不能不想老爸辛苦了



半輩子，走盡人生盡頭也看不開人間世道紅塵。

是那地段叫價太高，是二少過份自負，害死老人家，有時安生想及心中不由燃起一陣內疚，為什麼當時他不盡大哥本份，阻止了這些交易，若不是為了那塊地段，也許老頭還活到現在。

活到現在？白衣老耆心中不免感嘆，而遠方偶而傳來斷續雞啼聲，顯示子夜時分已過。第二天早上，有人發現醉貓，臥在一廢墟後巷溝中。這廢墟則是人稱熱鬧的南陽街，在城市重建計劃中，已納入〈城市廣場〉的範圍內。

那一夜的醉臥溝中，確是使夜貓病了一陣子。過後他跟人家提及那夜在那條老街五腳基見到了老耆，讓他走進老街場過去湮沒傳奇。

大家都說夜貓病後，腦袋出了問題。他不信邪，也到過菜市場，問及是否有安生其人，每於週日，搖著鈴子來到這裡收集青菜給孤兒院，老人院。

大家都以驚異的眼光看著他，不知所云。

他也跑去看看夢中的戲院地段，那有什麼戲院。

「有，從前這裡確是有一間富麗堂皇的戲院，後來改建為一抬球中心，不過在一場焚火災劫之後，早已改建全市最高辦公大樓」。一賣水果小攤老人這麼告訴他。

「那時電影早已沒落，夜間家家戶戶都躲在家中看電視錄像帶，還有誰會到戲院買票看戲。」

而夜貓走過那條老街地段，實際上只是城市重建計劃留下的廢墟，那年在反殖高潮，夜間張貼標語大逮捕中，這裡也曾發現警察浮屍，而引來全市大戒嚴。那年經濟大風暴，一切龐大工程都停頓下來，南陽街也是首當其衝地段。

經過此番奇遇夜貓也改了性子，也少上酒吧買醉。朋友見到他那異樣神情，只有背後竊竊私語。

那天午后，夜貓經過南陽街一廟宇前，見一相命招呼，說能看君前生後世。

反正閑著無聊，就索性坐下，讓那看相瞧瞧他的前生來世。

「呵！．．．」看相驚嘆：「你的前生本有富貴命，就是逃不過一場劫數，改變了你的命運。」

「什麼？說來聽聽．．．。」本是昏昏欲睡的夜貓，聽之突然精神一振。

「喏，你看那條橋．．．就是生前你跌落水中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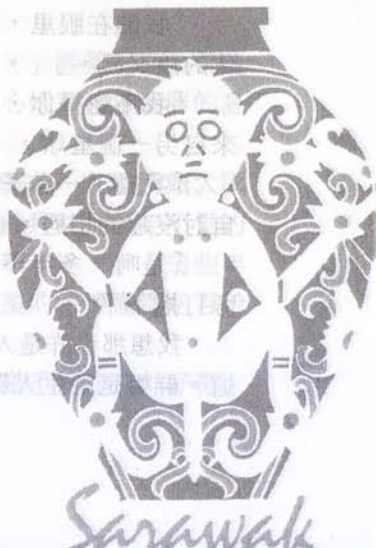
「呵．．．」夜貓聽之，雖是炎熱午後，卻全身感到冰冷，也就丟下五塊，匆匆地走了。

「唉，你的後世我還沒講完，等一等．．．。」只聽看命在背後呼喊。



23.6.99 脱稿

4.7.99 凌晨四時重修



Sarawak



折翼鳥

我們的省長夫人，是你們那邊的歸僑．．．！

＜那邊＞指的正是處於南中國海之濱，犀鳥鄉的砂羅越。在晚宴上，陪訓指導嚴先生這麼對大家一提，引起了我們的興趣。那是多年以前，我們組團赴中國大陸尋根問祖，在行程結束前，於x市餞別晚宴，席間包括有關團體負責人外，還包括了政協重要人物。在閒聊中提及的話題，並沒引起多大的激盪，因為我們之間距離太遠了。

「我們算什么？只不過一個普通大陸訪客而已，這號人物在中國每天出入何止幾十萬人次．．．。」想不到坐於我旁邊的群姐也這麼說。

「那年我們在星加坡酒店相遇，我前去打招呼，卻碰上了一鼻子灰」說著群姐不禁摸起自身的鼻子，顯得有點委曲。

「那時她是中國什麼機械代表團成員，我在名單上明明瞧的是她的名字。」群姐說及呷了桌上一杯冷凍飲品。那時還沒對外開放，對來自封閉異國友人，大家何止好奇，而且又失散幾十年的老同學。

「我瞧在眼里，她的談吐，一舉一動，明顯的就是我們中學時代的蕭又鳳。」

「我不認得你，想來你是認錯人了。」對方冷漠出奇，彷彿是來自另一個星球。

「我碰了一鼻子灰，只好說聲對不起．．．。」群姐提及那次自討沒趣的相遇，心中仍然有氣。

「是呵，多年不見的老同學，見面打個招呼也無妨。」有人在旁打抱不平。

我想那也許是人家團里的「紀律」吧，到國外勿跟陌生人打交道。群姐是陌生人嗎？我心中不禁打起問號。

群姐早年負笈南洋大學，在校成績優越，畢業後本想當人類靈魂工程師，在英殖民時期，申請不到教師準証，不過也好，命運改變使她成為工商界女強人，群姐在我們之中，她年紀雖不大，只是平時性格豪放，為人念舊，每遇好友相聚敘舊，她總是帶頭大姐，叫久也習慣，隨口而出。

嚴先生在熱心掛個電話，對方回覆不在，也只好作罷。但他還不罷休，留話相約明天在酒店相見，我們這些來自砂羅越的老同學。

隔天，大家且抱隨意而安的心態，為了不想掃中國友人的興。只是蕭又鳳始終沒出現最後也不了了之。

「唉，別提那個蕭又鳳．．．」那是胖瑩的感嘆。盼瑩在我們班中生得矮小肥胖，因此大家總愛把＜盼＞讀成＜胖＞。中學時代她是鐵餅好手，在運動場上出過不少鋒頭，為人健談，隨和活潑，平時談吐總愛帶幾分誇張。早年唸完中學，負笈台灣，修的是數學，可惜唸回來文憑又不管用，只好在一間私立英文中學教中文渡日，領取可恥的待遇。最後經不起眾多的打擊，只好嫁人，找張長期飯票，打回廚房當煮飯婆，閑來無事，打幾圈衛生麻將，透透氣。

提及蕭又鳳，她有一肚子氣。

那年，我們為移居香港多年的舊同學陳鴻，為了逃避香港＜九七＞大限，隨著女兒搬到星加坡，路經此地，在群姐號召之下，各路英雄紛紛出馬相聚。當然宴席之間難免懷舊，不知講的，講的，又扯到了＜蕭又鳳＞這名字。

像一陣風地掃過大家眼前。「說來真氣人。」胖瑩提及咱們這位昔日同窗舊友，顯得有點氣喘，大家有點擔心她那體重過胖的身子。

「那年我到大陸旅遊，就聽說咱們的老同學在一家規模頗大國家機械公司任職，即然路過，我就興致勃勃前往拜訪那多年不見的＜老同志＞」胖瑩幽默地更正。「不，是老同學．．．」這些年連＜老同志＞與＜老同學＞都有點搞不清，胖瑩的懵懵懂懂是否帶了幾分醉意在自我諷刺。

大家暫時把別的話題擱下，洗耳恭聽，只是不知是八卦好奇，



還是基於對老同學的關懷。

可惜等了老半天，卻不見人影，最後秘書來傳話。

「經理在開會，沒時間會客。」

「不要緊，我反正是有時間，我在這裡等。」

胖瑩不知趣地，還沒體會對方已在下逐客令，可惜一等，幾乎花了整個上午時間，開會總不能這麼沒完沒了。再經過打聽，引來了冷眼，對方依然是那句冷漠的回應。

「會議還沒結束……」看遍了辦公室所有報紙，口卻渴得發慌，已超過中午，唯有呆在那兒。最後實在等到無奈，一看時間不多，啊！下午班就要起飛，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經理室一衝。

呵！大家驚嘆輕聲一叫，打起了十分精神，所謂〈衝〉是沒有經過允許獨闖門關的無禮舉動。

「唉，唉……」管不了秘書小姐的阻攔，辦公室大門已被打開，卻見蕭又鳳風姿綽約的坐在空調舒適的辦公室，正在無聊翻閱報紙，對於胖瑩的突發行動，所處的局面，彼此都感到愕然萬分。

「你？……。」

「你！……。」

大家面面相覷，誰都感到非常意外，居然，獨特會面的結局，怎麼會處於如此的開始？

「我是潔瑩呵，我是盼望……」胖瑩伸手想握對手，也一時顯得拙于辭令。

「我不認得你呵。」對方不苟言笑地回應，一本正經，使人尷尬不已。

「喏，我們中學都同坐在一張桌椅……。」簡陋校舍，兩人同坐一長桌椅同窗就讀的時光。

看到對方仍舊置於不信的表情。

「喏，有一次我們為了爭執一小事，你哭了，你記得嗎？」胖瑩一時著急，苦想昔日回憶，也只有記得為了這一芝麻小事，到底為了什麼，她一時也忘了。

對方依然冷漠地注視胖瑩的誇張神情。最後看在胖瑩眼中，再

也沒什麼喚起她的記憶。盼瑩怎麼衝進去，又怎樣退出來，在急懷中一時也忘了，只聽背後引來無奈的感嘆，無聊。

胖瑩這時心中才醒悟，我真的是這麼無聊嗎？真是白天活見鬼。

大家聽至胖瑩那一陣有驚無喜的獨特相見，報以雷似笑聲。

陳鴻是六十年代，懷著在於建設社會主義浪潮北歸學子之一。不過在歸國後，他與蕭又鳳被分配到不全的地區，聽說蕭被配到北京華僑補習中學，一年後直接上大學，而陳鴻卻在廣州考不上大學，失望之餘只好南下香港居留。又回不了砂羅越與老父相聚，甚至老父逝世也不能奔喪，因為在殖民地時期，歸國華人都成變相自我流放，永遠踏不上自生的土地。在港期間，他當過船員，商行文員，不過留港期間，幾位海外歸來寂寞人也常借酒消愁閑聊。

「那時文革期間，聽說蕭又鳳在北京大學受到批評」。陳鴻的回憶，使我心中不禁湧起千萬紅旗飄揚的天安門廣場，千萬走過的人潮，千萬歇斯底里的叫喊。人群中夾著頭戴尖帽人鬼蛇神的怪詭，至於怎麼批斗下放，陳鴻也說不上來。不過在她最艱難最無助槁木死灰的時刻，只有夏的一雙眼眸，浮沉地注視她，夏又是當年的頭頭，為了挨不起批斗。

「蕭又鳳只好嫁給他，也正是四人幫倒台的時期……」經陳鴻這麼一提，大家似乎又在同情她的不幸與遭遇。

「也許她的冷酷怪詭性格就從那時開始。」陳鴻的結論是否正確，大家也顧不了許多。不過也為蕭又鳳製造失憶症空間的藉口。

開放幾年後，夏也以首長身份前來訪問，也來過這裡，問題是他怎麼刻意找到昔日蕭的同學孫又富。

孫當年是商業鉅子，華社領袖，在經濟領域頗有影響力，欲打開商業來往，夏帶來夫人親切的問候，還提及其夫人正是砂羅越歸僑。

因為當年蕭佬先生退休曾任職於孫的家族酒廠，而夏取得孫的資料肯定是來自其夫人。說及蕭又鳳為人健談，卻又對當時陳年舊事記憶顯得心思精細，又是難使人信服。

只是蕭為人太過現實，當然那些泛泛之輩在她心目中，又是什

么？想敘舊昔日情可能嗎？老娘可沒這種心情，卻有一個人例外。

「那又是誰？」

那是她昔日初戀情人，李亞平。其實李亞平只是寂寂無聞，搵光養晦年輕小子。六十年代他曾一度當過某報經理兼編輯，也因報社被殖民地政府封閉，遭到限制居留法令扣留，後又被關進集中營一段時日。出獄後也當過生意人，只是自身認為非經營生意管道能手，在老父逝世後，索性關起店門，靠老的留下一些遺產，當起私人信貸，過幾年也隨妻兒移居澳洲。那年他不知從那里打聽蕭的蹤跡，路過星加坡，靠了一張自印的機械財團董事經理名片，與蕭會晤。

「也許人家看在名片上的名銜，敷衍應酬一番。」

「也有人說他倆見面相擁痛哭，共敘一宵。」總之那各執一詞的油醬。蕭在學生時代緋聞已多，想不到幾十年後依舊在我們之中被翻炒。本來人生如戲，逢場相遇又怎樣。那年蕭的母親病逝醫院，夜夜前去慰問卻只有李亞平。而她的父親也在老妻傷逝後把兒女送回國內深造，說蕭是因時代號召歸國也不是，那時她才十六歲黃毛丫頭，在父親安排下，踏上征途，而其父親後也移居外地續室，生了另一批子女。因此蕭也在我們印象中逐漸消失。

那天在星航班機上，突於聯合報讀及一則與蕭有關新聞。據悉蕭涉及一宗走私案件正受調查，而有關方面則下令蕭與其丈夫離婚，怕被涉及在內，影響前途，因此蕭一下又被打入冷宮，浮雲朝露，搖身一變成為夏某〈前夫人〉只是也沒人關切她是砂羅越的歸僑。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臨各自飛，不知怎樣又無端端想起這隻來自犀鳥鄉的折翼鳥。

「我們的省長夫人，是你們那邊的歸僑……。」陪訓指導嚴先生的話又在我耳中響起，或更正他說：「我們的市長夫人，來自砂羅越。」我真想告訴嚴先生，我們那邊早已不用「歸僑」這字眼

了。

18.1.2000 凌晨

27 日重抄

太陽雨

01

是夜黑風高？不，是午后太陽雨，在秋山背後，那片蔭暗深沉膠林，常出現一白髮蒼蒼老婦，駝背背影，在那翻土耕種，或頭戴草笠，在那坐於樹頭歇息。不過仔細一瞧，卻像煙似溶在雨後膠林潮濕煙霧中。

就聽說，林家媳婦，那天在收割膠汁踏上回家途中，正巧下著毛毛細雨，在強烈的陽下，突見一老婦背影，在那拿把陳舊鋤頭，輕快地在翻土，並不把那場細雨紛飛放在眼里。唉，那不是逝世多年的〈玉堂夫人〉嗎？再細心瞪眼，那什么人影也沒有。突想及膠林那塊雜草叢生玉堂夫人古墳，便兩步加三步，稍不留心，在轉彎處，與一路中的橫木，連人帶馬地撞了一跤，跌破了頭，傷了外皮，到巴剎敷了藥，於是事情傳開了，在這寂寞的鄉區。自從那時期，路過那個膠林地段，大人加快了腳步，更嚇壞了在後跟著，帶著哭聲的小孩。

「我在芭里割草，突感到悶熱口渴，眼看已接近中午時分，就坐在蔭涼樹頭底下小歇喝水，誰知坐著就迷迷糊糊入睡……。」阿薯伯，人背後都稱他禿翁，這老頭這麼回憶。「玉堂嫂像往常一樣，看我路過招呼，還倒了杯熱茶給我解渴，我們就這樣天南地北閒聊，苦嘆樹膠價慘跌落，改種胡椒欲收成時，也傳來椒價大跌，一蹶不振，唯有改番薯青菜，補貼家用。」

年輕時，禿翁也曾一度到木山工作，可惜卻在山里得病，唯有失落回鄉割膠。

「就在我們聊得起勁，突然下了一場日頭雨，我正欲拔步飛跑卻驚醒過來，原來是南柯一夢，這時頭上洒的正是日頭雨，好似陷



入無人之境的陰霾。」

阿薯伯的奇遇，在村里先引來一陣目瞪口呆的引述，再成為人們茶館的話題。也有人說番薯仔人老說話也糊塗，語無倫次地憑空想像，但對那場日頭雨後的魑魅之說，也在加油加醬中，令人感到秋山膠林背後詭異感受。

水心伯是來自村外的流動小販，偶而一月也來坡上一次。平時路過秋山膠林，偶而也遇上一白髮蒼蒼老婦，向他賣了兩塊乾餅，話也不多說買了就走，只是每次回家點算荷包，總是多了張冥紙，他就不知情地臭罵那名喪盡天良的，欺侮我這老頭眼花，硬塞銀紙，開什麼玩笑。

聽見的人心中默然一沉，也不說什麼，水心伯卻像中邪似在那發酒後牢騷。後來有個好心人暗示他，以後再遇上那樣情景，就索性不收錢，也算給她老人家著一點心意，自此也沒聽見水心伯再上咱們村子，也有村民在玉堂夫人墳前，見到一些散落餅干。

當然，過後也在深沉夜里，有膠民在夜間遙見秋山背後，樹林草叢中，見到燐火閃爍，點點飄曳，是否是鄉民所傳的鬼火，那就不得而知。

其實在那風起云湧的年代，謠言滿天飛，風聲鶴唳鬧到大家不敢夜間出門，有一撮人為了不引人注目，卻選對了時間，選中了地點在這裡幕天席地相聚，探討家園未來的命運，難免火光外洩，而玉堂夫人墳地則是他們臨時的營地，而墓地上的餅干則是他們臨走留下。過不久，鄉村的年輕人則不告而別，跨過邊界接受軍訓或另尋征途，這是一齣時代悲劇的開端，接著而來鄉村動亂，經濟破產，民不聊生，許多人再也不敢往秋山背後而移居他鄉，讓膠林荒蕪了。而有關秋山背後那段離奇，也逐漸隨著局勢動盪於膠林日頭雨中讓人忘卻。

穿著綠衣人也在直升機聲響，入山巡邏，進出自如，而那不平凡地段也無形中熱鬧起來。

有次秋妹來相告，說外祖母托夢她的〈大厝〉最近受到外人的干擾。秋妹是外祖母掌上明珠，一向與外祖母相依為命，在那段槍

林彈雨的時日，也曾跑到城里避風，暫宿舅父屋簷下，聽說舅父後來也叫人到＜那里＞看看。

那是外祖母去世多年，墓木已供安眠之地，來人告知，那地段已給保安部隊封守，不能前往，因為上星期那場秋山駁火。

「聽說死了好多人，許多發臭屍體堆集在那里，都沒見有人前來收拾……。」來人領了五十塊大洋，匆匆地走了。

舅父仍舊不放心，通過內線找到了虎子。看在虎子與舅父的昔日同窗友好，他是否真的到＜那里＞關照了一陣，沒人知。因為經過那地帶，要持有特別通行証，而要虎子這號人物，到一座荒蕪的古墳去看看，是否在掩人耳目，給山里人送糧通風報訊。

那年虎子卻是跟山里人一樣披堅執銳，在一場劇烈戰鬥中，失手被捕，經過一番冗長的考問監禁之後，迫不得已，最後只好當了馬前走卒。

「那次駁火就發生在秋山背後，玉堂奶奶山墓中……。」過後虎子來訪，呷了一口茶。

「至今還能看到當時留下血跡……。」虎子把口附在舅父耳中，深怕旁人聽到。舅父心中一震，怪不得老人家托夢給秋妹。

經過一番耳語之後，舅父塞遞一紅包給虎子，說是給他保平安，虎子卻推辭不收，自小他都把玉堂夫人當奶奶呼叫，那敢有收錢道理，結果打哈哈之後只收下紅紙留下五十大洋。

當年五十皮是個大數目，人家虎子卻看不上眼，拍拍屁股走了。

「是否嫌少……。」秋妹在一旁質疑。

「不，人家都說賣友求榮瞧不起他，我卻知阿虎有他的苦衷，這小兄弟從來就有點義氣。」

舅父的這位兄弟，卻在一次鬧市中，遭人開槍暗算，據說兇手是穿學生制服青年，混在放學人群中，虎子開車接兒子放學，遭到開槍。不過那時舅父過世已久，而我們一向與虎子家人少有來往，虎子被殺還是在隔日報上讀之。



報上只刊動機不明，至於虎子一生所作所為，我們也知不多，只記得那年他老姆著八十大壽，殺豬宰羊地好不熱鬧，在他家院里開席十桌，村里鄉親父老到賀不少，賓主盡歡，因為虎子他爺當年南來，在這裡娶了虎子他媽，落地生根，也算秋莊的父老之一，只是好景不常在年輕時就得病去世，唯有靠著年輕守寡的母親把虎子兄弟給帶大。

那天舅父也與村民買了賀禮祝壽，誰知他興致沖沖地去，不及一茶時刻，卻敗壞地跑回，告訴家人。

「不得了，天塌了，發生了大事……。」舅父上氣接不到下氣地喘著，語無倫次，沒待他把事情說完，村里早亂成一片，大伙像逃難似攜老帶小往家里跑地把大門關緊。

那天正值中午，壽星正受兒孫眾人跪拜時刻。

「呵，人群中突然出現一批氣勢猛烈凌厲惡漢，亮出傢伙……。」舅父仍舊在氣喘。

「他們舉槍，不由分說就朝壽堂亂射，嚇得在場親朋戚友，雞飛狗跳，互相推擠逃命，釀成一片悽愴哭聲。」

這不尋常的事兒，發生在這寂寞村落，嚇得村民目瞪口呆，惶恐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幸得虎子眼明手快，趁著紊亂逃脫，而比他小一歲的豹子，卻在眾目昭彰之下被射殺成血人。

「冤魂呵！以血祭壽堂。」在紛亂中，大家心中想的是逃命。

「唉！虎子的爸，生前做了什麼孽，白髮祭送黑髮人。」外祖母聽之，也隨著村人悲痛地感嘆。豹子在家是個孝順的孩子，從家里挑水到椒園工作都是由他一個人挑，如今家中無故失去這麼一個親人，現實確是使人難於接受。

最後來了村上保安的，也沒說什麼，作了一番細問調查也就走了，因為山里人誰也不想得罪。

「瞧，那次在秋山港尾大火拼，聽說還是虎子帶路當線人。」

有人偶而提及那次祭血拜壽，還惊魂未定地說。

那次帶頭大哥就言明，這是衝著大虎而來，同時也給村里人顯點顏色，豹子卻做了哥哥的替身。由於外祖母與他們兩家子的膠園只隔一條水溝，因此打起童年兩家就像親兄弟似的，那時鄉區小孩午時也沒什麼消遣，只到水溝抓魚或山里打鳥取樂。那年父親為了打理店中小本生意，舉家搬到城里，而虎子他們依舊留在鄉下，而虎子兄弟也學我們小孩把外祖母當奶奶直呼，尤其虎子自小聰明伶俐，深受外祖母疼愛。

大家心知肚明，山里游擊是由黃校長所領導的革命地下組織，提及黃校長村里的人都感到他是一個和藹可親，隨和的怪人，為了表現他的激進形象，以一個堂堂大學碩士，卻當了一陣巴士司機。哇！大學生駕巴士，在當時是一件駭人新聞，不久就在村里一間公立中學當校長。由於性格剛直，使他在校中不易呆下去，不過在校期間，以其平易接近年輕人，完全沒有道貌岸然的學者形象，早已打好群眾基礎。

後來也聽說他在家中房後，自設了化學室，搞起化學工作。

「他家中的肥皂還是他自身試驗製成」。村里年輕人每次提及總是帶點羨慕心情，黃校長的獨特生活方式，引來村里年輕人的言傳。其實黃校長的〈化學室〉只是一種掩飾手段，這裡原本就是大家傳達訊息中心，思想教育的學習小組。

黃校長年青時，思想左傾，在抗日前回國就讀大學，抗日救亡時，他與其他激進學生投入保衛民族滅亡洪流，後在太行山上參加游擊隊打鬼子。抗日勝利後，國共內戰時期，受到國民政府通緝而透過云南昆明乘火車經泰國到馬來半島，又因當地風聲吃緊，只好潛回薩拉瓦克。

來自外坡的學子，也慕名而來，提出了諸多有關革命的問題。當然，黃校長也與大家分享當年打鬼子，與國民黨特務如何周旋，他也教導他們如何組織群眾，如何掩護自己。在純樸的村里，上了黃校長不凡的一課，聽過他驚險的經歷，彷彿讀了一本不簡單的驚險戰鬥小說。

Sarawak



當年正是風聲鶴唳的改朝換代時刻，黃校長無形中成了當代風云人物，不久就聽說他帶領了一伙人到山里邊界，從此消失，過著餐風露宿生涯。在外村就聽說出現了〈紅軍〉扛槍而過，消失在山林的消息。

就因黃校長一伙經常在鄉區散發傳單，要群眾支持他們，曾引來半島綠衣部隊的降臨，從此秋山莊就與其他城鎮一樣，永無安寧日子好過。來了山里人，如面臨大敵，到處貼滿標語，什至樹上也掛了紅布條，村民似懂非懂接受許多從未聽過的詭言，什至將村里搞得雞狗不寧，最後令人驚駭莫於虎子那家人的悲劇。

也聽說為了避風險，虎子逃到半島從此銷聲匿跡，而山里人也就煙消云散，村里沉靜了一段漫長的時日，是否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更言傳，虎子帶了一批伊班人到半島剿共而去。

都說，那些白種人受不了芭里炎熱潮濕地帶，來婆羅洲招募那些拉子，除了能扛槍外，個個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兇神惡煞。有人言及當年血祭壽堂之事，總忘不了提及虎子的蹤影跡像。

大家心里明白，在豹子被殺，虎子失蹤那段時日，老人家在痛失愛兒之後，也不久病逝。也有人在鄉間小路撿到山里人散發傳單，與天上直升機散發的天書，成一強烈對照，大家擔心，鄉里日子越來越難過了。

「來了日本人家都盼望紅毛人能解救大家，現在又出現了反對什麼帝國主義，反殖民鬥爭，又把大夥往火坑里推，唉……。」

茶餘之間，鄉親不免互訴心中苦言，往日太平日子恐難再有。

只是那次為了外祖母托夢之事，舅舅不知怎樣找來他昔日童年伙伴，他們事後在廳上喝茶敘舊，虎子風采依然，似乎忘卻了當年悲痛之事。

鄉里來了古克保安僱傭兵，他們分散在學堂，鄉間政府建築物，因為當年這裡根本沒有一所什麼軍營，好供他們露宿。夜間巡邏，或入山，士兵們在槍頭上都插入雪亮尖刀，不論白天黑夜都發出閃爍煞殺雪光，若不是有重要大事大家也不想出外。當局早已在小路插上木牌，嚴厲警告小路村民七時一過便是戒嚴，過了一年半載才

開放到九時，只是九時一過，這一帶便成了死城，偶而聽到狗吠聲外，什麼也沒有，弄得村民神經兮兮，夜夜面臨漆黑大地。

也有人見到虎子，他似乎被調回到鄉鎮，當然村里人對他依然保持戒心，當著另類，不過看在我們眼里，並不感到怎樣，虎子一家的遭遇與不幸，聳人聽聞，也是令人同情，只是他與山里人的那段恩怨，旁人也無法理解。

有次提及半島剿共之事，虎子卻斷然否認，想是誤聽誤傳。

「那年我為了避風頭逃到北海，投靠一遠親，在他的船務當雜工，苟且偷生，賺點糊口。」

「後來憑我任勞任怨工作，船務又開了幾家分行，都由我前去打理，避開戰亂，只想圖得偷安過活，安祥渡過下半輩子算了。」

虎子那次在舅舅客廳敘舊，提及當年舊事，眼眸不禁往下一瞟，好似是走過千山萬水，應是歇息的時刻。後來也聽說他與友人合伙開了一運輸公司，過後再也沒聽到他的消息，他是否像秋山的太陽雨，落了一陣又消失在山村？

直到虎子被殺見報，人們才驚訝我們這一號硬朗的人物，有人質疑是否信息誤傳，引來殺身之禍，與那年秋山恩怨是否有關。只是殺人兇手逍遙法外，在死無對証下，虎子在槍口下，步上豹子之路，並不怎麼引人注目，因為當年來自秋山莊，隨著歲月流逝，再也沒剩下幾人。再說當年的動亂，在人口流動中，對年輕一輩，秋山只是印象中的太陽雨。

依稀記得，山里人走了，來了部隊，不言而喻，不只帶走了村民雞鴨，也帶走了一些人，安定生活遭到空前破壞。

「當時欲害人容易得很，只要通風報訊，說那家人與山里有染，肯定第二天就發生事故……」有人憶當年，就有一個叫跛子的，在他串通下，不知害了多少人，跛子本是黃校長的學生，追隨黃校長多年，後來當了線人，因為當局從不會注目這號生理缺陷人物，後來聽說他又拿了對方的酬勞，暗中謀了雙重關係。

「最後還不是被人殺死，棄屍在後山山溝……」說及亂世人都不如太平犬，人類的劣根性真的可怕。



也聽說，在那次秋山背後的劇烈剷山運動，先是山里人內訌引來保安部隊攻擊，與跛子這號人物有密切關係。多年以後才揭開血祭壽堂是山里人內訌的自身殘殺。虎子只是代罪的羔羊，那時虎子、豹子早已不在人世，揭開內情是否可靠，也只是另一種版本，而在那次軍事衝突中，山里人幾乎全軍覆沒，不止多人被捕，連黃校長也戰死沙場。有人見到黃的屍體，奔走相告，而黃的老婆及母親始終不敢前去認屍，也不想去相認。

「人都死了還認什麼，黃鴨仔生前從不把我這老姆放在眼里．．．」這烈性剛強女流，嘴里堅硬，看似無動于衷，心中卻在悲泣。

「反正我這條心是死定了，黃校長在不在人世都一樣，我仍舊可以撐下去，一樣生活。」妻是黃家童養媳，沒有什麼學歷，只在家里做家務，一向沉默寡言，聽到黃校長犧牲後，在敵人的威迫利誘下，毫不動搖。

不過這兩個女人卻在數十年後，為了黃家一塊臨近市區地皮利潤，婆媳之間鬧得水火不相容，反目成仇，躺在九泉之下的黃校長，若有知，也會感到死不瞑目。

說來令人不解，黃校長本是紈褲子弟，早年負笈上海交通大學，怎能走上革命艱苦道路，在他的人生觀中，生命是短暫，能搞出一翻天覆地生涯，擦出生命火花，結果命運與他違約，他沒像其他同志一樣，為了理想而被打進牢獄，卻長眠在秋山膠林內。

事隔多年，當年與黃校長一伙入山，共赴生死之約，在那風云激盪歲月，燃燒了青春歲月來描繪春之美景，如今已老老垂矣，都有時不予我的感嘆，不免有昨日之怒，激不起今日的浪花，年輕一代早已忘了躺在秋山背後的黃校長。

03

秋山，葬的是先人的屍骨，埋的是過去歷史，只是這一帶總不能引人注目，它永遠是活在一派蕉風椰雨中。當年外祖父一家子，

飄洋過海在石崗山當礦工，後娶親生兒，就在檢吃省穿當兒，意外在自設的陷坑，見到不是山豬，而是一具腐臭屍體，一時感到恐懼，就披星戴月，一路翻山越嶺由石崗山往內陸山林跑，歷經千辛萬苦到了秋山，就在那里開拓山林，翻土耕種。秋山的開發始祖就是外祖父。只是當年事蹟一直被人誤傳，說他們在石崗山殺人，畏罪逃亡。有關歷史風雨，在外祖父家族人中不當一回事，總是偶而外祖母跟母親提及，說說也就算了。

我出世時，外祖父已不在人世，依稀記得外祖母滿頭蒼白，高高的前額上，深刻著幾道皺紋，清瘦的臉上，除了一副旁若無人的，銅鐵似的眼神外，厚厚的嘴唇微閉著，闊大的嘴角上，帶上一絲冷淡的嘲笑，這就是人稱的「玉堂夫人」。

外祖父逝世後，家中嗷嗷待哺的孩兒，就由她一手帶大。‘玉堂夫人’在世時曾向兒孫交代來日她百老歸西，一定要葬於秋山自家膠林，而不埋於張氏墓園，舅父在她年老百歲時，也成全了老人家的遺願。

「也許玉堂夫人不知自己已不在人世，還在膠林那片空地翻土耕種……」那是多年後留給村人諸多的私下議論，也難怪有人經過那地帶總是加快腳步，說來大家都有點毛髮豎起，不寒而慄。

在我印象中，外祖母去世，我只是根本不懂事的七歲小童，只感到大人奔走相告，忙得團團轉，而小孩卻難得相聚一堂，樂得開懷，只是跪拜一番敷衍，接著是大人在一旁惻愴啜泣，請來和尚口中唸唸有詞，在一場號啕之後，等會兒又得應酬到訪奔喪親朋戚友，而臨時搭起的廚房後邊又雇了專職大廚，在那里大煮特煮，氣味芬芳，確是令人垂涎三尺。

說是辦喪事，似乎一點悲哀氣氛也沒有，都說外祖母都已九十高齡，喪客到此除了吃喝外，還開桌打三圈麻將，在我稚幼心靈，不禁打了啞謎。

到了出葬時刻，送殯陣容長達三里長，繞市一周，然後再包租〈摩多〉船隻，越江運載棺木，孝男孝女，直送葬於秋山膠林。



在我年幼印象中，舅父早已託風水先生，選好地段，就在膠林辟一空地，在孝子孝孫泥土一撒，祖母就一人寂寞躺在那里，當然修墓是後事。幾年後也曾於清明時節，隨母親到秋山掃墓，前去一伙人，間中包括舅父一家大小，還有秋娥。母親牽著我小手祭拜的時刻，在幼小心靈，不知怎樣引起無端的恐懼，那是四周寂靜一片，除了偶而鳥叫聲外，什麼也沒有了，卻是有點山空鳥語的感受。

隨著時間的消逝，清明掃墓人群也沒以前那麼熱烈，而舅父年老感到年老不方便，走那曲折艱難膠林小路，交給兒子媳婦孫子，再過幾年，兒子媳婦前往油城工作，也曾特選清明回鄉掃墓，一來路途遙遠，來去總是行色匆匆，到老的不在時，人間陰陽相隔，墳地再也沒人過問。

聽他媳婦怎麼說。

「活人都顧不了，那能管到死人，說來道去，還不是做給人家看。」

這也難怪，兒媳婦過門時，外祖母早已不在人間，要她盡孝心，那只不過年年照章行事而已，而且孩子長大為了生活各散一方，要找幫手也難，即然大家對祭祖顯得那麼冷淡。誰也不想挑起火頭，因為舅父家族中，凡事欲想帶頭就得由自身開始。

不過有人發覺，每當清明時節，外祖母墳上總是留下不明祭品，是誰前來祭拜，也沒人見之，人們總愛憑揣測，卻始終找不到一個所以然。

不過虎子被戮殺第二年後，再也沒見到外祖母墳上留著香燭酒杯之類丟棄那里。於是村民就把虎子與玉堂夫人墳前事蹟互相牽引，不過誰也沒見過自從那次〈血祭壽堂〉虎子失去的蹤影。

那年正是戒嚴非常時刻，夜間誰也不敢探頭出外，尤其是秋山背後那一段漆黑鄉間小路。村里林家少婦突然中邪，時而昏迷，醒來又講了一大堆人們聽不懂的話，請來跳神的，鬧了半天，按神的指示，最後欲扛〈病人〉，深夜往山里繞一圈，誰也不想。

萬一碰上了山虎怎麼辦？子彈是沒長眼睛。有人不表贊同。

說了半天，神的啟示，誰哪敢反對，結果雇了兩個不知死活的

拉子，在深夜舉著火炬，把病人往山里扛，一路還敲敲打打的，隨著跳神的口中唸唸有詞，往山里送，好不驚人。

結果在秋山什麼也沒遇著，別說山虎，連什麼保安部隊鬼影也不見影蹤。

結果病人卻果然好了，當然過後家人不敢輕心，還帶她到城里看西醫，醫生卻診不出什麼病症，也照舊給她打針配藥，只是大夥卻死要面子地說：也得神，也得人……。

在膠價好的時刻，秋山背後還有人顧用拉子割膠，膠價跌落時則是雜草叢生，人煙消失，偶而也有人見到遠處煙火升起，於是有人總愛說玉堂夫人又在那里翻土耕種了。

04

那年大選，在大嘴的穿針引線下，未來的代議士也曾來過秋山地帶。

「若鄉村父老投我一票，我將承諾，在這裡建一條大路，通向後山，方便坡民……。」引來一陣掌聲夾著嗚嗚的喝倒采。

「秋山的發展一向被高官老爺忽視，眾兄弟姐妹們，我們要保持秋山的革命精神，給敵人迎頭一擊……。」那是反對黨的頭頭在那胡扯。

「什麼是秋山的革命精神？」坡民好久都沒聽到這刺人的話題。探聽之下，領導這次秋山反動勢力，正是當年黃校長的孽種，當年他與山里女全志所播的野種，後來寄養給當地農民。

「秋山什麼也沒有，秋山後的伐木，我們這裡的河水都被污染，村民喝的都是濁黃的弄溝水……。」村民的心聲，是否傳達到代議士耳中，沒人知。大選過後，也沒有人關切秋山的命運，隨人口的流動，秋山幾乎已變成一個死寂的鄉村。那年秋山後卻是開了一條大路，那是伐木留下的痕跡，後來世道不景，還是樹木已被砍盡，那里早已停工，本是一條爛泥山路，現已雜草叢生，留下幾輛可當廢鐵的山大王。



幾十年後，來了一撮〈文化考察小組〉，往秋山古墳考察，那時才聊起我們對當地福建幫墳坊的記憶，後來在那里有十多個古墳，始自十八世紀，這麼一說在十八世紀已有人來到這裡，怪不得每當清明時分，總見福建會館那幫人往那里殺豬宰羊，彩旗飄揚，鑼鼓聲響好不熱鬧，只是清明一過，又是山靜風停。

「不，十八世紀，那里還沒開拓，是一片荊棘沼澤，毒蚊猛獸出沒地帶，到了外祖父一家抵達那里才有人煙。」

有次我們閑聊，不知怎樣提及秋山背後那片古墳。

「說也奇怪，我們組員中小秋，從那里考察歸來後做了不可思議怪夢。」

「這是什么年代，還活在怪夢中……」。有人嘲笑，莫非小秋看多了衛斯理的科幻小說。

「他說在夢中遇上一白髮蒼蒼的慈祥老婦，在膠林後耕種，他前去招呼，還跟她……。」

「對方說了什麼？」

「小秋也說忘了，反正那只是一個夢，不過依然記得她還自稱為玉堂夫人……。」

〈玉堂夫人〉，不經之談，好熟悉的名字，我心中突然一震，禁不住往小秋迷惑臉上一瞧，見他臉上蒼白，有點仙風道骨的樣子。

「說是夜間夢魘，夢醒時卻像發生在眼前，那麼真實，根本不是一場夢。」小秋真執地說著，呷了一口茶。

要不是幾年前來了個文化考察小組，隨著時光流逝，歲月早已使人忘了秋山，還有秋山的煙野傳聞。

小秋所言的〈玉堂夫人〉正是在下逝世多年的外祖母，心中想及不禁毛骨悚然，不過至今我們仍然保持玉堂夫人與我關係的秘密。在他們那份考察備忘錄中，當然並不包括小秋的夢魘，他們的古墳名單內並也不包括外祖母的墳地，在那煙沒的膠林中。

小秋那一伙人在那次深山考察古墳，確是下了一場午間太陽雨。過後也來了一批環保份子，調查那里的水源污染。大選過後，代議士已出爐，秋山景觀依然不變。

「唉，大人先生講的話都是空雷無雨，就像秋山後一陣太陽雨……。」有人感嘆，有人抱怨，那些代議士，反動派，顛覆份子，只選在適當時機，曇花一現，承諾只是空中樓閣，就像山後太陽雨，一樣消失在雨林中。

7.3.2000

(歷史，除了人名與年代是真的外，其他都是假的。小說，除了人名與年代是假外，其他都是真的。)





在青海湖，我見到了王洛賓

到了西寧，被告知去青海湖的行程被取消，心中感到好納悶，這麼辛苦到達海拔 3500 米的青藏高原，卻不能如願去青海湖，我夢寐以求的草原璀璨明珠。不過地陪張小姐表示將盡量想辦法。下午先到湟中塔爾寺再說，正迎合陳教授的意見，因他是專門研究東南亞古廟建築風格，對酥油茶展覽讚個不停。

夜宿穆斯林大酒店，張小姐來了電話，說明天去青海湖的行程有眉目，大家心里不禁歡呼。

張小姐在電話中說：「雖然青海湖一段路在維修，不好走……。」
「沒關係，沒關係……。」陳教授在電話中興奮的回應。

第二天，在酒店餐廳用餐時，張小姐前來告知：「我已替你們找到一輛吉普車，四人坐剛好。到日月山有人接應你們到青海湖。」就這麼說定，來回行程八百元人民幣，心中一想，哎，還算合理，來回行程要六百多公里，費時六個鐘頭。

開車的師父是一回族青年，他雖年輕，不過其車子卻陳舊不堪，有點老氣橫秋的樣子，時不時在屁股吐出白煙，行不及廿分鐘，便死火，動也不動，還要叫路人幫忙推車。

「想這麼多干啥？」說話的是陳校長，一個退休的小學教員，曾當過鄉間某校長，此次來西寧卻是與當地書法朋友相會，想不到卻被我們拉上車，當了「賊船」一員。另一位也是姓陳名叫小康的年輕小伙子，只是跟著校長屁股走，什麼都沒帶，只是簡單背包，一身單薄外衣，就匆匆走上行程，也不管這裡高原的氣候特徵，低溫，乾燥，多風，缺氧，而他卻手腳靈敏，一點不適應的感覺都沒有。

從西寧沿著青藏公路西行約 90 公里，沿途山路崎嶇，盤旋不停，司機大哥知道我們前去青海湖區，他比我們知道王洛賓的事跡還多，

什至提及王與三毛的愛情八卦。不過我們的興趣只是青海湖區自然景觀，當然「在那遙遠的地方」這首美麗民歌的經典，也是促使我前來青海湖的主要原因。

在顛簸山路不知盤旋繞路行了多久，終於來到了日月山山口，駕車大哥喊著：到了休息站，休息十分鐘，讓大家唱山歌。那里確有收錢公廁，不過衛生情況讓人受不了，因為西北高原缺水，于是大家就地解決，為大地滋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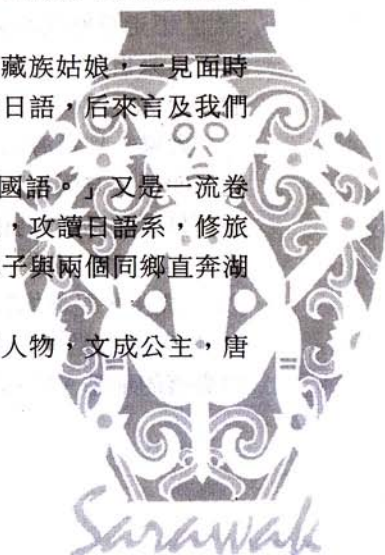
在這海拔 3520 米高的土地，登亭遠眺，萬里江山風光無限。日月山為祁連山支脈，其頂部因第三紀紫紅色岩組成而呈紅色，故稱赤岭，藏語稱“尼瑪達娃”，蒙語稱“納喇薩喇”，即太陽和月亮之意，這還是史地系出生的陳博士告訴我。當然眼見眼前景色，我還會捨得自己的膠片嗎？而陳小康卻冒著逆風登上山道旁，為的是一看那塊石碑刻著日月山遒勁大字。校長走到斜邊為自然風光所吸引，忘了腳下的奇石，踢之整個人滾下山坡，大家緊張地喊著：「沒事吧」，卻見他飛快爬起，立展一幅飛鷹落地的姿勢，只是手上擦了皮外傷。

日月山旁有一古玩市場，吸引了我，只是不敢多問，你一開口，這些藏民便一窩蜂擠上搖著各類玩意兒，讓你看到眼花撩亂，我只混在人群中，向一西藏小女孩，以六十塊人民幣買了一塊毫不起眼的小羊皮，也不知為了什麼，是同情她那乞求的眼眸？這時我們的青海湖區的導游出現了。

她名叫卓瑪，是個廿歲出頭，明瞳大眼的藏族姑娘，一見面時她誤把我們當日本人看，咕嚕咕嚕說了一大堆日語，後來言及我們是馬來西亞的華人。

「馬來西亞的華人，怎能說這一口漂亮的國語。」又是一流卷舌頭，地道京片子。原來她來自北京民族學院，攻讀日語系，修旅遊專業，我想我們找對了人。接著她隨我們車子與兩個同鄉直奔湖區。

離開了日月山，向東行，沉醉于山的傳說人物，文成公主，唐蕃分界碑的夢幻。





突然傳來高呼大叫，原來校長在日月山滾下坡，掉了戴于手上的珍貴名錶，是否打回頭找？

「找」卓瑪立即叫師父帥哥停車，與車上同鄉咕嚕幾句藏語，只見那藏族青年下車步行而去，我們的車子仍舊行走。對卓瑪指揮若定的神情，我彷彿見到，她眉毛一挑，輕鞭一揚，就像陰暗的天空忽而划下一道燦麗的惊雷。

只是校長還在那邊嘰哩咕嚕地回應：「我那隻錶已戴在手上三十八年，人家出價兩千八百塊馬幣我都不賣，誰知這次卻葬身在這草原……。」

我深信，他的情緒一定非常低落，大家也沉默得出奇。倒是卓瑪卻在車上輕輕地哼起，“在那遙遠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們走過她的帳房，都要回頭留戀地張望……。”

看她的神情，我說：「你長得很像黎莉莉……」（時光在倒流）

「黎莉莉是誰？」她睜著亮盈盈的大眼睛望我。

「她是一個很紅的電影明星……」。我的意思說她是個美麗的姑娘。

（車子突然搖曳，讓我回到現實）

車內依舊很悶，而且前邊修路，車子不能走，熟悉地形的回族帥哥嘆了口氣。

「不走正路走小道。」就繞山而走，我們還得多花一小時的時間，本來自日月山繼續西行，行程大約半個多小時就到達中國最大的咸水湖。

大家一到青海湖，眼前湖青水綠，呈現一如藍寶石鑲嵌于高原處，四面八方河水匯集湖中。湖面環山圍繞，雪山倒影，我們都為眼前景致在感嘆，就在我們扎營的帳房前，我們見到先前落車的藏族青年，拉著“青海驄”駿馬，手中拿著校長失落的金錶。

「先生，是你的嗎？」校長惊駭說不出話來，大家也為之一震。

「王洛賓是草原的千里眼，草原上的一針一線失落，你只要告知失落的地點，他都能找到。」卓瑪在旁說，也有點為這杰出草原

之子感到驕傲。

「謝謝，謝謝……。」校長立即把手錶戴上，生怕再次失落。

「王洛賓？」我聽之隨即說：「幾年前我們在新加坡見過面，那時你沒現在年輕。」我半開玩笑，其實那次我們在新加坡某旅館見面，在一新加坡詩人引見，目的是商討安排他到砂拉越演唱，那時王洛賓年逾七旬，身上有病，他正為當地佛教協會譜曲，讓那些佛友在輕唱。後來因他開價每場演唱收費美金一萬元計算，就是我們叫人贊助演出也要虧本，為此我們打退堂鼓，不久也聽到說他逝世于新疆。在他逝世前，我到了烏魯木齊，剛好他赴北京開會，無緣相會。那一次的相見，成了訣別。

「不，我因善唱王洛賓的歌曲，因此來到草原的客人給了我這個榮譽，我也欣然接受。」據我所知，王是藏漢混血兒，長年在草原奔馳，因此他熟悉草原一草一木，更善唱藏族民歌，目前在西寧民族舞蹈學院進修。校長因感激他尋回舊愛（錶），包了紅包以示謝意，他死都不接受。

「你今晚唱一首民歌給我聽吧……。」因此校長與王洛賓成為真正的朋友。

到了青海湖區，我們的帳房就在美麗的青海湖畔，在卓瑪的安排下，還叫了幾個年輕藏族青年小伙子和姑娘前來幫忙，為我們準備豐盛的晚餐，讓我們品嚐到草原風味的手扒羊肉，火燒烤羊，喝奶茶。更妙的是讓我們欣賞到草原舞蹈和歌曲，沒有舞台，熊熊野火就是燈光，草原黃昏晚霞景色就是舞台背景。王洛賓，不但是出色的廚師，還是歌唱好手。他們不但歌頌草原，還歌唱生活。我問卓瑪你愛毛主席嗎？

「愛，他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卓瑪說。接著她以宏亮的歌聲唱起了「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那是六十年代砂拉越殖時期風采，我們熟悉的歌曲。

那一夜，我們真的鬧得很兇，大家喝了多碗的青稞酒，隨之跳起「鍋花」舞，生命對我們多年輕，那是草原給予的魅力，美麗神秘青海湖蕩漾著甜甜的青草味，放牧的藏族姑娘，亮亢嘹亮歌聲，



伴著縱橫馳騁驃悍小伙子，在這片豐饒的土地上，讓歌聲和馬蹄聲一直傳到天際。

陳博士一到草原湖區，立即拿起畫本，我立即打開鏡頭，他素描雪山倒影，我拍煙波浩淼，他畫湖上飛鳥翔隼，我拍碧波連天。而校長則被藏族姑娘圍著，傾聽他一生不凡的經歷。只有小康一人到湖邊小店，在那里選購湖邊的土產。

夜半有人來告知，我們所趁的吉普車在湖泊另一邊拋錨，機器怎樣修也無法行走。

「怎麼辦？看來我們明天走不動了。」有人泄氣。

只見卓瑪不發一言與來人奔了出去，騎著那匹龍駒，消失在黑夜中。

幾時我們迷糊醉倒在帳房，幾時那些能歌善舞姑娘離去，我們真的一點感覺也沒有。

幾時我迷糊地走進環湖如畫的農田，麥浪翻滾，葉花飄香，點點帳蓬，群群牛羊。

卓瑪趕羊英姿煥發模樣，正是一個叱吒風雲的塞外英雄，那畫面不正是一九三九年，鄭君里青海二角城拍抗日電影「祖國萬歲」的畫面嗎？還有來了許多藏民在高原聚精會神看露天電影，人人都坐在馬上，我在人群中正尋找千戶長的三千金卓瑪。在青海浩瀚的草原，不時飄來感人的歌聲。在日落的草原，騎著雙峰駱駝，在顛簸的山道行走，我真想再見到這大草原灼灼發光的眼珠，多看她一眼，在草原上哼著：「我願做一隻小羊，跟她身邊，我願每天她拿著皮鞭，不斷輕輕打在我身……。」

「起來，起來……。」似乎有人用鞭子輕輕在我身邊輕抽，在夢里我好似栽了個大筋斗，定眼一看，眼前站著是采姿依然的卓瑪，也不知是夢，還是真實。

「起來，起來，大家盡快準備，我已備了馬車，載各位到日月山口，再接唯一開往西寧的巴士。」聽之大家立即起來，隨卓瑪收拾背包行李，一看手錶，正是凌晨四點左右，馬車已在帳外等候。一路上我們迎著青海湖區的晨風，在卓瑪、王洛賓的護送下，向黎

明的草原進發。

抵達日月山口，已是黎明時分，正是有一輛開著機器、蓋滿塵沙的巴士車等候，擠進藏民群中，正是話別，擁抱互說再見的時刻。

卓瑪突然往我腰間塞進一支西藏刀給我，說給我留念，看到西藏小刀別忘了草原和她，而王洛賓卻在旁真摯微笑。

「若是我年輕二十年，一定娶你為妻，浪跡在這草原。」握著那把小小西藏刀，我突然俏皮地說。

「你年輕廿歲，我還沒出世……。」俏皮地回應，很像我夢中狠狠一抽的鞭子。接著大家眼中都充滿依依不捨的眼眸。車子開了，卓瑪與王洛賓的駿馬嘶嚎叫了一聲，看他們揚鞭而去，在黎明晨光中，頓時我心中感到有點悵然，遠方似乎傳來「在那遙遠的地方」旋律。

到了西寧，接車的是張小姐，大家都七嘴八舌在描繪草原的風光與情誼，只有我感到格外失落，握著卓瑪的西藏小刀，明知不能帶上飛機，但為了不傷卓瑪單純心靈，她心靈是否也在閃爍，我確是看到那西藏小刀，眼前不禁涌出青海湖邊那雙明媚的眼眸。最後我把小刀轉交給小張郵寄，再赴飛往北京班機，其他伙伴則乘夜班火車遠赴銀川轉西安。

在機上，我仍然沉思在那廣闊浩翰的草原，那民歌的飄揚，突然發覺外套口袋卓瑪給予的地址：青海省，青海湖區，卓瑪。

「這怎麼簡單的地址收得到信嗎？」我問及。

「收到，一有信到青海鄉公署都有人通知。」那悅耳的聲音，仿佛在昨天。還有我于日月山口向小藏民購買小羊皮，更使我想及日月山的風沙，冷冽的寒風，文成公主的足跡。看著那塊陳舊的羊皮，突然發覺有人在皮上留著「在那遙遠的地方」的曲譜，莫非是王洛賓早年在青海留下的遺跡。

「王洛賓早年在青海只是短暫停留，后落戶到新疆……。」那是司機師父告訴我的。王洛賓對我們而言是一個陌生的名字，可是沒有一個中國人未曾唱過他的歌，獨立蒼茫人不識。〈青春舞曲〉，〈在那遙遠的地方〉，〈達板城〉，〈馬車夫之戀〉……誰不在這

些曲子傾聽過他的聲音，誰不知情歌背後有動人的故事。

青海湖區，我見到王洛賓，令我想及他心里有一部鋼琴，無日無夜不在演奏樂曲，手斷了，心還在彈……。

(后記：到了北京夜宿永安酒店，不知怎樣整夜輾轉不眠，索性打開手提電腦。E-MAIL到青海：MESSAGE:QING HAI I Love U。第二天清早退房：柜台小姐說：「先生，你有電郵。」一看正是卓瑪從青海Fax來的字句：「I Love You Too」。)



附錄 1

抓住歷史轉折的關鍵一

黑岩小說集《荒山月冷》的一些考察

李瑞騰

在詩巫華文作家群中，寫小說的不多，知名的更少，文壇上曾被視為「小說家」的大概只有李一文（蔡存堆，一九三五～）、黑岩（宋志明，一九三九～）。六十歲以下在小說方面有意願經營的，依詩巫中華文藝社常年文學獎作品集顯示，則大約在十七人之譜。

李一文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青春在歡笑》（古晉，砂拉越華文作家協會「犀鳥叢書」），其實是六〇年代的舊作，新編出版頗有向歷史交代的用意。而黑岩在同年出版《荒山月冷》（詩巫中華文藝社「拉讓盆地叢書」），呈現一位現役小說家的風采，書出版後仍有作品發表，且開始有涉外文學活動，值得觀察。

六〇年代即開始寫作的黑岩，當年的筆名是「于寧」，田農《砂華文學史初稿》（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叢書，一九九五）曾點過他的名字，說他是「詩歌寫作者」；他另有筆名「桑木」，我在其他資料上也曾見過「詩巫詩人桑木」的指稱；此外，也曾見他以筆名「曳陽」、「田紀行」寫文學述評的文章，以本名編輯了幾本書刊。

根據黑岩的自述（《荒山月冷·序》），他在六〇年代嘗試寫作之後停筆，一直到一九八八年才又重燃文學情焰。遠離文學的這一段漫長歲月，個體生命的成長、大社會的變遷，二者必然會不斷互動，最終則形成一個豐富的記憶庫。一旦再度援筆寫作，重要的庫

藏都將擇為種苗，尤其是小說這種敘事文類，特別需要宏觀社會、微視人性。小說家黑岩的創作內涵，終將建立在這樣的人生歷練之基礎上面。

《荒山月冷》包含十個短篇，較長的已近兩萬字，前有序後有記，做為書名的〈荒山月冷〉之後並附有一篇千餘字的〈關於《荒山月冷》〉，這些創作自述對於讀者要了解作者的文學觀及小說寫作的態度有很大的幫助。大體來說，黑岩曾有過文學與社會的熱情，但是社會發展之路崎嶇，而文學的歷程亦極坎坷，重新執筆的日子亦非晴空萬里，但是「豪情」猶在，有益讓「砂州十年動亂」在文學上留下一點歷史的痕跡，以免「被年輕一代遺忘」，這當然一種使命感，但回到比較自我的層次，「發洩情感，寄寓抒懷」亦極自然。在態度上，黑岩算是相當低調，首先他誠懇交代復出的因緣，歸功於朋友的「鼓勵」，並一再強調自己作品的「不熟」，「幾乎篇篇都有缺點存在」，承認要把小說寫好，於他而言是「一樁頗為艱苦費時的工作」。但黑岩在寫作上其實已經有很深刻的體會，他說文藝不能「投機取巧」。誠然，文藝靠的是紮實工夫，而且要有積累，他所蓄積的小說能量已足，爆發的時機與方式還有其他的一些可能，但或許還需要有一些讀者和他對話，產生一些激盪，才能有更燦爛的花果。我這篇文章的寫作目的即在於此。

二、

這十篇作品約略可以分成兩組，一組較輕，屬小品性質，主要是生活上的點滴成文，包括〈心頭與豆豆〉〈田老〉、〈投票那一天，唏……〉、〈新春三部曲〉，後者其實是三個各自獨立的短篇，所以這一組六篇；第二組包括〈室鳥已死〉、〈最後一次的演出〉、〈荒山月冷〉、〈瀟瀟雨〉、〈瞿塘峽〉、〈紅柴港上的黃昏〉，份量較重，有歷史背景，其中或多或少都涉及到砂拉越現代史上重要的反殖運動、森林鬥爭及詩里阿曼和談等，今昔對比、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中透顯出生命之無奈及小人物面對時代變遷的滄桑。

這些小說以砂拉越為主場景，中心點應該是詩巫，擴及於加帛、加拿逸、美里、古晉、石隆門、桑坡等地，沒有名字的漁村、小鎮、州府、森林等。往外，到西馬的吉隆坡、新加坡、西加里曼丹、印尼小港漁村、香港、台灣（台北）、長江三峽、澳洲等。

這些地理鋪設了一個極廣的活動空間，從一村一鎮到異域他邦，展現了作者結實、濃厚的砂拉越情懷，〈心頭與豆豆〉中李心頭漂流到印尼小港漁村二十年後又回到「日夜思念昔日住過的漁村」，在拜完德關之墓後，醉死街頭；〈新春三部曲之三·回鄉〉從新加坡回砂過年的阿文夫妻，「無論如何都要回家過年」；

〈室鳥已死〉中的老頭隨兒子國堅在澳洲，心繫砂拉越，連夢裡都是「赤熱山林家鄉，山明水秀，清寧一片」；〈最後一次的演出〉中「我」遠赴香港深造，懷鄉時說：「砂拉越的春天究竟在哪裡？」香港籍的妻為了避九七，「天天嚷著移民到加拿大」，而「我」呢，我的心卻多年不變早已飛往犀鳥鄉之土，那青翠的熱帶膠林，赤道的海灣綠浪，每晚幾乎都在我夢中呈現於眼前」，沈亦蘭對著老友說：「離開砂拉越多年，早已適應異鄉生活，不過每當深夜，夢醒時，我彷彿聽到窗外椰風蕉雨的呼喚！」〈瞿塘峽〉中來自砂拉越的于寧，在中國長江之旅中如此向異國友人介紹砂拉越：

它位於赤道婆羅洲與印尼西加里曼丹、汶萊相接，它也有美麗的山川……

我們那裡有聞名於世的尼亞石洞，砂拉越博物院及青翠山林，熱帶雨林，有犀鳥鄉之稱的人間樂土……

當他在國外提起家鄉，「心中有點親切得意的感受」，而當別人表示沒聽說過砂拉越時，他「有點洩氣」。這樣的情感，在遠離砂拉越時特別強烈，「鄉情」可貴之處即在於此。

從小說的立場來看，這裡面存在著出走／回歸的普遍性主題，一定是情節發展的重要部分，作者有意通過人物異地心境的變化來突顯他對於家鄉深刻的愛，這些人物，他（她）們的先祖從唐山移民來此，落地生根，先祖的他鄉已成後代的家鄉，一旦空間有所異動，不管基於什麼樣的理由而離去，也不管離去以後是輝煌騰達，

還是苟且偷生，家鄉就是砂拉越，所思所念當然也就是砂拉越了。

三、

當我們把焦點轉回砂拉越，過去這裡究竟曾發生過什麼樣的重
大事件？以致於形成今日的風貌？〈室鳥已死〉中的老頭之所以受
困異域，原始的導因是大兒子國清參加反殖鬥爭而失蹤，小說中有
「後山響起砲聲，死屍遍地的慘狀」。在〈最後一次的演出〉中，
導致江炳才犧牲的是森林軍事衝突；在〈荒山月冷〉中，司機阿旺
口述的野戰部隊在深山裡追蹤；在〈瞿塘峽〉中于寧在銀行工作之
際，反殖反帝運動曾引發群眾火拼的騷亂。

熟悉砂拉越史的人都知道，戰後砂拉越國讓渡給英國成為殖民地
（一九四五），從反讓渡到一九五〇年以後的反殖反帝，乃至因
馬來西亞計劃的提出（一九六一）引發的十年動亂（一九六三～一
九七三），對於砂拉越人民來說，實在是一個悲慘至極的苦痛歲月，
華人當然也不能免於這場苦難。黑岩有意反映砂州的五十年代到七
十年代，在〈關於《荒山月冷》〉中他說：

小說中的主角人物是虛構，而故事情節卻是那段時代青年不幸
的縮影，故事並不批判他們所走的道路，批判只有交給歷史，只是
那個時代歷史的特殊情況所造成。他們有理想，有抱負，對這土地
有著熾熱的人。但他們走過的道路卻又那麼崎嶇不平，命運的造化
對他們也許太不公平。

反映而不批判，可能嗎？一個社會能否進步，就看一代人的集
體智慧表現在歷史經驗的反省和總結上面，問題是小說能做到怎樣？
小說家主觀的意願如何以及他的能力如何？對於那已消逝的革命激
情，將其置放在歷史脈絡裡頭，知道它為什麼出現？為什麼是這樣的
際遇？對時局產生何種程度的影響？經歷過的人，不管有沒有直
接參與，他們不可能沒有感受；後來者通過聽聞與閱讀，不可能沒
有意見。有感受，有意見，如何表達？是直接，或者迂迴？表現到
什麼程度？是強烈，還是婉轉？都不可能停留在「反映」的層次上，

所謂的「批判」，不論方式和程度，最終是一種價值的判斷，但必須通過事實的呈現或事理的分析，小說不是論文，其手段是擬事實以呈現，也就是黑岩所說的「虛構」、「縮影」。

我覺得黑岩已經抓住了歷史轉折的關鍵，把具理想的市鎮小知識分子和一般市井小民的際遇，擺進時代情境之中，前者顯然是一種主動性的追求，像〈室鳥已死〉中的國清，〈最後一次的演出〉中的「我」、黑老蔡、校友會主席、江炳才和陳澈，〈荒山月冷〉中的銀湖、黃紀華等，他們在時代的潮流中，不論是領袖（校友會主席）、啟蒙者（黃紀華），或者是一般的參與者，在當時投入的情況各有不同，下場亦有所差異，死亡、失蹤或成功逃離風暴，他們都不是孤絕的人，至少在小空間（家庭、社團、學校）產生影響。事過境遷之後，有人突然間又出現了，搖身一變，角色已換，有人則永遠只留在朋友相見時的談話之中，而當老友重逢，究竟理想依舊、豪情猶在，還是相視無言，唯有淚千行？〈最後一次的演出〉通過「我」和黑老蔡在三十年後的對話所呈現出來的，只是昔日情景，還是有所反省？「人類的確是現實的動物，那時天真的我們意氣用事，單憑一股熱忱還想改造世界，結果呢，只是夢想，不用還房租，把金字招牌永遠掛在別人的灰牆，可能嗎？」「政治，政治是什麼，只不過當時昏了腦的叫喊，過份低估了對方，以為他們不敢斷然採取鐵腕行動。」當年領導農民抗暴的黑老蔡，稍後就曾被視為反動，看做「現實的逃兵」，而今呢？至於當年「反殖雙料紅辣椒」的主席，三十年後退休以後進旅行社工作，「感慨」、「消沈」，今昔之間對比何其強烈！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森林裡的鬥爭，許多篇都一筆帶過，唯有〈荒山月冷〉的最後透過司機阿旺的憶述，卻以「去山裡鬼混」定性，談及那種奔波、苦楚，再配合前面曾從山裡出來返家一次的銀湖的狀況，似乎那只是逃亡，但其實那是所謂的「砂共」，砂共部隊並非烏合之眾，過去學者曾有過不少論述，可以參考。在黑岩筆下，影響銀湖走向「新的戰鬥生涯」的鎮上小學老師黃紀華，失蹤多年後又偶然出現，但一閃即逝。這個人是知識和理想的化身，但強烈

的左傾思想與行動能力，應該是左翼領袖的典型性人物，稭之現實，在砂共鬥爭史上不難找到可對照的人物。

看來，黑岩是有意描述砂州的變貌，小說中出現過二次「詩里阿曼和談的成功」（〈荒山月冷〉、〈瀟瀟雨〉），接著寫的是「局勢立即呈現和平曙光」、「砂拉越的土地剛露曙光」，重建的過程展現出新貌，一方面是容易看得見的硬體景觀，包括公路、房舍等，另一方面是人文社會及心靈結構的調整，前者像〈最後一次的演出〉最後提到「詩巫面貌雖改變了不少」，〈荒山月冷〉第九節所述，以及〈紅柴港上的黃昏〉中從詩巫到加那逸途中之所聞見及對話內容；後者像〈最後一次的演出〉中是否重組「校友會」的提出，以及〈瀟瀟雨〉中的「長河音樂劇社」又告復活。從心靈層面來看，新貌並沒有帶來新的氣息，反而有一種蒼老與滄桑之感，這很可能和作者的性情和年齡有關，寫這些作品的時候作者已經年過半百，歷經傷痛，他之所記憶發展而成的文學極可能會帶有許多的憾憾。

小品性質的〈田老〉、〈投票的那一天，唏……〉以及〈新春三部曲〉的背後沒有大時間，主要是當代現實生活中的切片，描寫小地方小人物，像田老可以說是資深小流氓，行徑和思維皆可笑，〈投票那一天，唏……〉是選舉怪現狀，李嫂、家婆皆俗世婦女，而〈新春三部曲〉中的池守口、老祖母及肥龍、阿文阿翠夫妻等皆市井小民。這些作品雖語含譏諷，但有親切性，人物皆不可厭，可以說是為砂拉越的浮世繪圖。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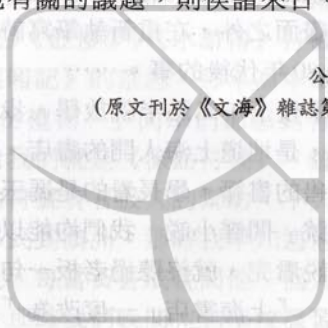
作為一種敘事文類，小說之所重在於「事」，如上所述皆「事」之內涵及其屬性，但小說的價值還得進一步看這些事的「敘」法，以及在敘事過程中所透顯出的「情」與「理」。大體來說，黑岩的小說寫的很用心，作品中有完全順敘故事的（如〈投票那一天，唏……〉、〈新春三部曲之一・拜年記〉等），有完全倒敘（如〈田老〉、〈室鳥已死〉），先出現結局，再回溯事件始末，最後再回到現實

場景。此外，亦常見時間自在跳接，像〈瞿塘峽〉、〈紅柴港上的黃昏〉都在現在式中不斷憶述過去，當下的情節動作和歷歷往事之間存有一定程度的對應關係。〈荒山月冷〉以一到十的標號分節，前後銜接，是現在式，但中間較不規則，採取大塊剪接，故事交代得很清楚。這裡面最複雜是〈瞿塘峽〉，現在式比較清楚，過去部分雙線發展：竹君（即張玉玦）于寧，由於視點轉移，再加上時間跳接、夢與現實交替，讀的時候要看清楚，而且要耐心。

作者就是在這樣的寫作中彰顯人情（國家、鄉土、朋友、男女情愛關係等）、分析事理，或頌贊，或諷諭，充分反映他的歷史反思、社會批評及面對人生的探索。本文比較傾向於文本與外在客觀環境的相互觀察，其他有關的議題，則俟諸來日。

公元兩千年二月於台北

（原文刊於《文海》雜誌第3期2000年5月號）



附錄2

風雨華年

桑木

60年代正是我情緒低落的時刻，曾背著相機遨遊砂州的天然內陸雨林畫帘。我與三五同好什至遠涉印尼邊境村落，見到我國一片瑰麗山水，人間樂土，我心的詩情不禁在沖擊，當然沿途拍下不少天然景緻，人文畫面之外，在重新執筆寫詩之後，還是相遇中華文藝社文友，那是80年代後的事。……

小五時代，學校下午二點半就放學，步行回家路上，經過打鐵街「上海書店」，是地道上海人開的書店，老板還算有人情味，讓我們站著翻閱待售的書籍，學長看的是馮玉奇言情小說，我看的是仇章「天字第一號」間諜小說，我們均能以三天放學時間，以飛快的速度把整本小說看完，就沒聽過老板一句怨言，也沒見他那不悅的神情。離校後，「上海書店」一度改為「上海布店」從賣書到賣布料，雖然經過一段漫長時光，後布庄也關門大吉，只是每當路經打鐵街，總習慣往舊店內一望，想拾回舊日童年閱讀的時光。

從小對文學就特別敏感，小學時代就學人看小說了，那時整個大環境還沒有開放，能看到只不過一些大哥大姐留下五四運動新文學的讀本罷了。那年風姐到新加坡念高中，進的是當時左傾名校，課餘之閑，她也郵寄一些適合兒童閱讀的文學作品，如冰心的《寄小讀者》，張樂平的《三毛流浪記》等。那時我早已擺脫閱讀「兒童樂園」的時期。後來南洋女中鬧學潮，風姐也與一般激進份子返回中國大陸，參加「祖國社會主義建設」。她的回國影響了其他弟妹，後來他們也追隨姐姐的蹤跡北歸。她們留下的文學讀物，如巴金的《家春秋》，魯迅的《彷徨》及朱自清的散文等，則成為我的

課餘的讀物，這也就是我的文學啟蒙時期。當年學校的華文課本都是來自上海開明書局出版的文選，後來才改為中華文選，讓我們有機會讀到中國古典文學節錄及五四運動後的文學作品，印象最深是巴金《海上旅行雜記》及蕭紅《火燒雲》及翻譯作品《最後一課》。當年語文宋老師有著深厚的文學基礎，抗戰時期他曾在星加坡參加過救亡運動，日軍鐵蹄踏進新加坡後，他也曾隨流亡學生逃到印尼棉蘭。抗日勝利後回到母校執教，同時與三五文壇前輩創辦報業，撰寫社論，他的文學涵養，他的形象給同學們有著重大的影響。

五十年代末回中國于北京《光明日報》任記者，于文革期間遭受迫害，現已離開人間。他是我的文學啟蒙老師。在高中時代有另一位教數學陳老師，閒暇課餘他偶而也會提及中國古典文學精華，從唐詩宋詞到《西游記》《紅樓夢》《水滸傳》打破了男生不看《三國演義》女生不讀《西廂記》的禁忌，那年高中畢業在即，他說：「今天我要送給你們一份禮物。」同學們都感到有點神秘兮兮，後來他在黑板上寫著送給我們就是《標點符號》。這對往後寫作同學在文詞造句，應用標點符號有著極大的幫助，不久他便離校到西馬及新加坡執教，後又移民到澳洲。那時我早知道他有多本小說在香港出版，但他卻不提及。每當黃昏或晚間他一個人獨在寧靜的辦公廳進行他的小說創作，那時我們晚間也到學校溫習功課，也好奇地跑到辦公室房門外，偷看他的寫作〈動態〉，只見他一筆成文從不打草稿，引起大家的佩服。他是東北人，人高馬大。山河變色唯有跑到南洋，第一站落腳就是母校。在澳期間他的《澳洲之行》曾在西馬出版《小讀者》刊載，小兒在閱讀時，我還告知作者正是老爸的昔日師長。

在中學時期，同學們還停頓在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和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改寫本時代，我已在圖書館閱讀原裝版本，由于接近國外文學作品讓我展開西方世界的視野，朗費羅的《海華沙之歌》，惠特曼的《草葉集》，及霍普金斯的熱情自然詩篇自然而然闖進我的心堂，那是我與繆斯的約會開始。那時學校還有級聯會的組織，辟有〈壁報〉讓愛好寫作同學投稿，有一次在



作者交流會中，大家都以奇異眼光瞧著我，因為我是全校最低班年紀最小的作者。有一次老師批下我的作文“恐非作者手筆”讓我傷心了一陣子。後來學校受到諸多的限制，級聯會被解散，我無意中發現學長們在一同學家中偷偷油印地下刊物《逆流》，那時我開始接觸美國名記者史諾的奇書《二萬五千里長征》大家都說那是馬共必讀的〈聖經〉。從那里讓我解讀到另一世界的戰鬥生活。接著在同學之間也暗中流傳著地下書本，于是讓我在深夜極短時間內讀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絞刑架下的報告》，《劉胡蘭》，《暴風驟雨》，這正是我接受蘇聯東歐思潮的時期，當然間中我忘不了田間，艾青等人的詩篇，普希金，馬耶可夫斯基詩篇雖然使人如痴如醉，但田間，艾青等人富有土地氣息，充滿愛國主義激情，何嘗不在我們血液流傳著。

60年代開始文藝創作，開始投稿當年南洋商報《文風》，新聞報《拉讓文藝》，寫的多是散文與詩，後也嘗試把稿件寄到當年香港文藝刊物《文藝世紀》，寫的都是一些激情不成熟的作品，只是當年寫詩的激情，也埋伏著小說寫作的沖擊。八十年代開始接觸到藍星詩社及台灣後現代詩篇和小說，然我的寫作技巧創作也受到了巨大的影響而改變，那時馬華文藝已處於低谷，現實主義文藝思潮已逐漸退出年輕一代思維。……

自小喜愛山水，也許跟童年時代生活有關，那時我們這裡還沒破壞自然生態的伐木者，沒有違反自然的商業大廈，待到這些熱帶雨林逐漸消失時刻，當然對當年走過熱帶雨林，獨特的天然畫卷懷念特別多，最好的辦法就是把這些抒情抒發在文藝作品中。國外之行並不意味放棄國內山水自然，反而到美國西岸，友人說，美國沒有山水，要看山水最好到中國大陸，使我想及在一篇山水文字中，依稀記得山中若沒有廟宇，好似失去什麼似的，看了不知什麼味道，因為此次西部之行，我再三強調，必須到大峽谷走一趟，因為我想與沉睡二百億多年的山水對話，雖然時間那麼短促，卻讓我深切體會于自然山水的形式中，把自己與山水的距離拉近，以獨特的觀點來欣賞和表現山水，而我早年婆羅洲熱雨林山水之行，卻讓地方發

展破壞而逐漸消失。在心靈上，這片山水自然未開墾前的熱帶雨林，唯有在我詩篇，攝影作品再度升華，有人說美必須有內涵，尤其是哲理的內涵，我卻想以說玄悟道的哲理來表現空寂中的山水，完全摒棄演義性，分析性的言語，讓理性完全消融在景物中，這時候真的像人所說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這便是我在詩中表現山水內涵的經驗。

謝冕先生曾說過：「一百年來文學為社會進步而前仆後繼的情景極為動人。即使是在文學的廢墟上我們依然辨認出那丰盈的激情。我們希望通過冷靜的反思去掉那種即食愈的膚淺而保留那份世紀的憂患和歡愉」，文學若不能寄托一些前進的理想給社會人以心引導，文學最終剩下的只能是消遣和塗沫，即真的意味著淪陷。」

謝冕先生的一段話觸及了社會對文學的冷漠，確是令人感到非常無奈，但「作為 20 世紀的送行人，我們感到有必要把這一代的醒悟予以表達，這種表達只能通過文學方式。我們期待著放置于百年憂患背景之一而又將文學剝離其他羈絆文學自身的思考。」我想謝佬的最後談話，是否我們這些文學寂寞人帶來一丁點的慰藉和勉勵，有時想及在人生的旅途上，有幸認識了一些肝膽相照的師（文）友，聆聽人生的歷練坦誠交心，也是人生一大樂事，有時想及沒有理想的社會也要社會的理想，著為一個有良知的社會一份子，背負包裹是何其沉重，我們的明天究竟將往哪個方面，我們像有底卻又沒底，不過一個民族如果有太多的〈英雄〉和〈烈士〉那又何其不幸，只有不被他人確定的生命才有屬於自己的綠葉，黃葉與紅葉，才有屬於自己生長，漂落以及再生的故事。在生活中繼續經歷了許多降臨春夏秋冬的一刹那，既然能見到瞬間的萌動和瞬間的甦醒，雖然我們非能預知未來，但卻俱有信心相信它。

「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這是我們對文學的期待和欣望。

(17/2/2002)

(原文刊於 27.2.2002 詩筆日報〈本土寫作人〉)

作者沈麗興與小女兒（左一）合影於新加坡

Sarawak



跋：祖母的老故事

由於各種客觀因素，小說一直延到現在才出版，心中不禁放下大石，鬆了一口氣，同時也要感激在籌印中，朋友的關切和詢問。

除了『在青海湖，我見到了王洛賓』一文外，其他作品都曾發表於報章文藝副刊，從1990年至2000年，前後歷經十年，在創作道路上，我感到小說的作品，經過風雨時日，讓我深切體會到自身的小說風格一直在轉變。同時在『風雨華年』一文中，正是我的文學感受，也是我與讀者的心靈交流。籌印期間，我亦尋找到一些昔日年輕時代的生活與風景照片，不只讓我回味當年小鎮風彩，其中一些人物，也曾在我的小說中擦身而過，但卻不是我的小說創作藍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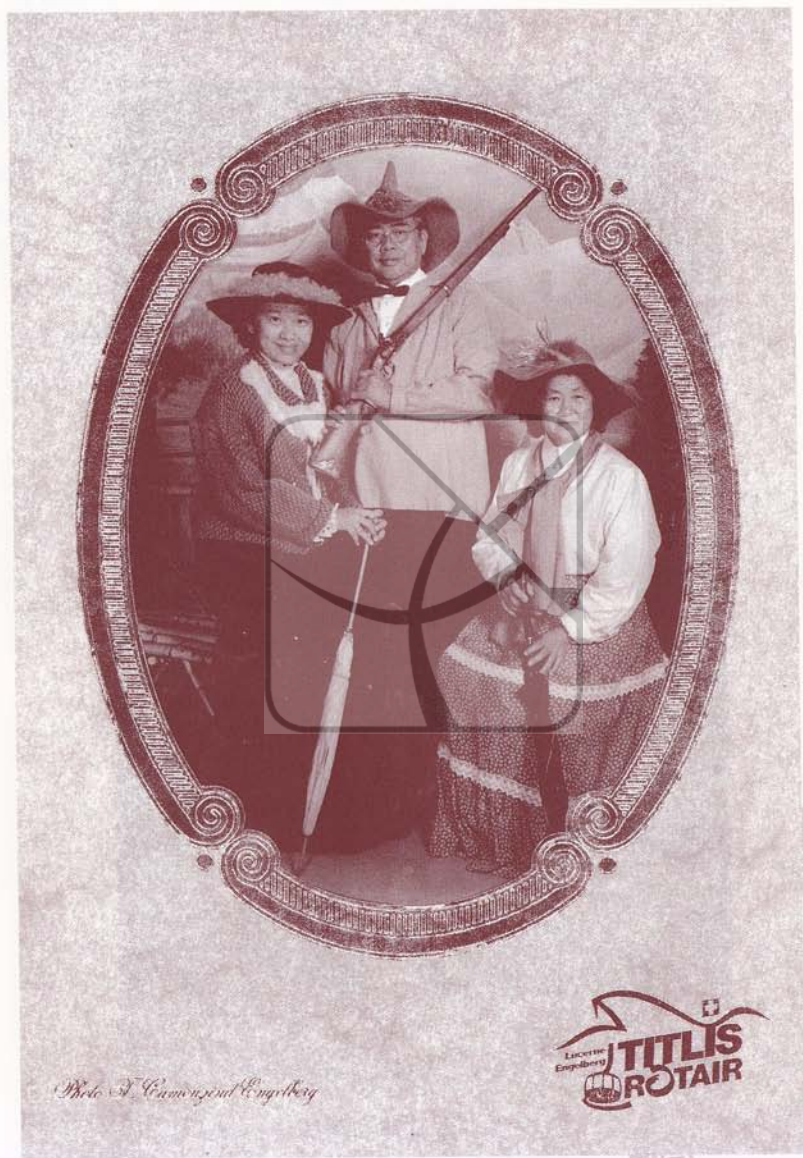
有人說本地小說創作就像老祖母的綁腳布，又長又臭，不幸我的小說情節很多都是來自外祖母，不過我懂事時她已不在人世，她那又長又臭的故事，都是來自母親平時言談中，也是我創作的生活泉源。母親出生於拉者時代，她經歷了日治時期，英殖民統治時代，直到砂拉越邁進獨立年代，她的經歷啟示了那一代人的思潮蛻變，所以母親在我的小說創作中佔了不可磨滅的位置。

小說能順利出版要感激的是：台灣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李瑞騰博士寫序，我們在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所舉辦的「巍萌，黑岩小說討論會」（2000年）見面，而他所呈現的論文正是「抓住歷史轉折的關鍵～黑岩小說集《荒山月冷》的一些考察」。同時新加坡的楊昌泰提字，楊必善從旁協助，也在此一一致謝。

作者謹誌

於癸未年正月十七

清晨 望星樓



作者伉儷與小女兒（左一）合影於瑞士 TITLIS

國文小學教科書

第一冊

第一冊

第一冊

第一冊

第一冊

第一冊

第一冊

第一冊

第一冊

第一冊

第一冊

第一冊

第一冊

第一冊

第一冊

第一冊

第一冊

第一冊

第一冊

第一冊

第一冊

第一冊

第一冊

第一冊

第一冊

第一冊



國文小學教科書 (一) 國文小學教科書



在母親的舊相簿



母親與我（赤腳大仙）

年谱新篇出版



《年谱新篇》出版留念



母親和她的姐妹，其中蓮香姨（小圖）卻是她的閨中好友，也是當年毓英女校精英。



林氏姐妹花，她們於五十年代先後北歸，留下「五四」運動文學作品，影響我走上文學之路。



圖 10-1-1 展示了
圖書的出版流程。
從圖中可以看出，
圖書的出版流程
包括：編稿、校稿、
設計、印刷、發行、
銷售等環節。



圖書出版流程圖
圖書出版流程圖

昔日風雨情……



中學時代相聚里，其中數位好友，在六十年代確是成為歷史上的重要人物。



閱讀《詩華日報》新年特輯（1950年）

昔日情留



《手书》(1) 周有平撰《诗自集》(1) 徐国

昔日風雨情

中學時代和軍運，其中數位好友，在初中年代，遂成為歷史上的重要人物。

閱讀《時空旅人》初平駐情（1992年）



是·读大三的初中
·一省」读初二
及升平十五六(二
·教



參加戲劇演出：「新加坡屋簷下」（1953年）



其他……



長橋昔日風雨，標誌著時代的蛻變……也成為我小說中的景點。



我的小說初稿「星子落在西加里曼丹」就是在這條婆羅洲長河，西加里曼丹布加河完成。（1992年）





小說得獎時刻，頒獎者為拿督斯里劉會幹（右一）中間為過前任中華文藝社會長侯越英先生。



1994年9月走訪星馬史學家：方修，交換文學意見。



图 1-1-1 素描头像创作：静物：身体表现与线条的对比（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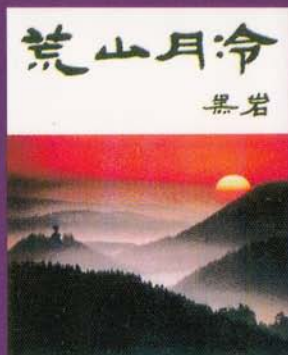
龍山月令
卷一



題字：楊昌泰（星洲）

封面設計：黃長鋒

內頁設計：黃方英



作者另一本小說集

本書為作者繼『荒山月冷』後第二本小說集。間中收集了自1990年到2000年曾發表於報刊作品。其中數篇亦曾獲得詩巫中華文藝社常年文學獎。內容包括遺失的煙沒傳奇，熱帶雨林悲歌，蛻變時代蓬勃氣象發自內心的覺醒，不但豐富多姿，而且有著深刻的人間關懷，不故作政治上的謳歌或控訴，更具饒有風味。作者以豐富的生活經驗，創新技巧來挖掘「人」性，也間接豐潤了光彩的「人」的文學。



拉讓盆地叢書



ISBN 983-9508-04-0



9 789839 508048